东瀛美文之旅·叶渭渠 主编



永井荷风

断肠亭记

汪正球 译

出版社

东瀛美文之旅·叶渭渠 主编

断肠亭记

永井荷风

◎汪正球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断肠亭记/（日）永井荷风著;汪正球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5
（东瀛美文之旅）
ISBN 7-5434-4640-5

Ⅰ.断...　Ⅱ.①永...　②汪...　Ⅲ.散文-作品集-日本-现代　Ⅳ.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25425号

丛书名	东瀛美文之旅
主编	叶渭渠
书名	断肠亭记
作者	永井荷风
译者	汪正球
责任编辑	孟保青
装帧设计	张志伟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375
字数	173千字
版次	2002年6月第1版
印次	200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5434-4640-5/I·747
定价	15.80元

一缕缕香语（代总序）

叶渭渠

自古以来，日本有散文之国的美称。多年来，我主编了不少日本作家文集，其中不乏收入散文随笔卷，但总希望有机会系统地编一套散文文学集，以飨读者，否则将是我终生的憾事。

初秋时分，国岚同志受王亚民同志之托前来寒舍，面约我为河北教育出版社主编一套日本散文随笔集。我们不谋而合，终于实现了我多年的愿望。于是为了主编这套书，促使怠惰的我再一次遨游日本散文随笔的艺术世界，相闻一缕缕从书卷中散发出来的香语。这是一般所说命运的邂逅，也就是我的幸福夙愿得尝吧。

这时候，我脑海里首先浮现出来的，是可称得上日本随笔鼻祖的《枕草子》的影子。重读它，使我又一次感受到上千年前女作家清少纳言笔下四季自然瞬间微妙变化之美，以及体味那个斑驳的风俗世相、那个复杂的人情世界、那个春夏秋冬的

四时情趣、山川草木的自然风情和花鸟虫鱼的千姿百态，还有作者开心的事、苦恼的事、喜欢的事、讨厌的事，偶感而发的中日文化异同之事……。正如作者戏言，凡事必录，“笔也写秃了”。

谈到古代散文随笔自然联想到与《枕草子》相隔二三百年后问世的《方丈记》和《徒然草》，两书是近古文学的双璧。前书的作者鸭长明和后书的作者吉田兼好曾仕于朝廷，后来失意而出家，在山中闲居草庵或隐于古刹，在他们的作品里自然不同程度地流露出佛家的厌世、无常和虚空的思想，所以也有“隐者文学”之称。他们又都有和歌和汉学的修养，可以自由使用和文与汉文，其文字表现简洁，内涵深邃，颇具东方哲理性的诗情。尽管如此，他们俩的人生体验不同，他们写作出发点和构思自然不可能一致，《方丈记》以“露落花残”展开人生无常的主题，通过当时五大灾难的经历，细细地咀嚼着人生的苦涩，不时或多或少坦露出激越的情怀。《徒然草》则涉足广而深的世界，从自然、人事、恋爱、青春、衰老、出世、求道，到对无常的“哀”和对美与传统的憧憬，可谓如作者所言，“竟日无聊，对砚枯坐，心镜之中，琐事纷现，漫然书之，有不甚可理解者，亦可怪也”。

这三部随笔集堪称日本古代随笔的最高峰，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作者们都是兴之所至，漫然写就，笔致却精确简洁，朦胧、幽玄而闲寂地展现事物的瞬间美，确确实实是一篇篇异彩纷呈的艺术随笔，将会给人丰富的艺术享受。这当然是我首选的，我对此没有迟疑过。

日本散文形式之丰富，体裁之多样，可以说是世界之最，随笔、杂文、小品、日记，漫记、游记、随想录、讲演词，凡此种种，尽列其中。平安时代的女性日记文学，就是古代散文随笔文学的瑰宝，自不容忽视。其中当然首推最早的藤原道纲母的《蜻蛉日记》，以及《紫式部日记》、《和泉式部日记》，还有稍后菅原孝标女的 《更级日记》等。这些日记都是笔录了自己的身边小事，但它们纪录的，既有爱也有恨和怨，既有欢乐也有苦恼与悲哀，既有对现实的抗争也有面向虚幻的现实，寻求灵魂的宁静。不管怎样，她们流露出来的都是人间的真情，没有半点的虚假与伪善，读来仿佛耳边可闻作者的轻轻絮语，她们砰然跳动的心也不时地撞击着你的心房。作者与读者心灵相通，达到灵魂的交流，此乃读这类随笔文学的一大乐趣也。所以编这套书系时，我必选其代表之作。古代女性日记文学的传承，加上后世自然主义的影响、产生了纯日本式的“ 私小说 ”模式，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继日记文学之发达，恐怕要算是纪行文。其中以俳圣芭蕉为最具代表性。芭蕉一生几乎是在旅行中度过，他的纪行文与俳句是齐名于世的，同样也都传达了闲寂的风雅情趣。我之至爱者，他的俳句是《古池》，随笔则是《奥州小道》。芭蕉在旅次“ 顺随造化，以四时为友 ”，通过自然观照，自觉四季自然之无常流转，“ 山川草木悉无常 ”，进而感受到“ 诸行无常 ”。因此他竭力摆脱身边一切物质的诱惑，“ 以脑中无一物为贵 ”，“ 以旅为道 ”，以及以大自然作为自己的“ 精神修练场 ”，培植“ 不易流行 ”的文艺思想和宗教哲学思想。

我记得有这样一个故事：他旅行奥州小道，来到山形藩领地的立石寺，置身于景色佳丽而沉寂的意境，顿觉心神清净，于是作句“寺院一片寂／蝉声透岩石”，以慰藉他的悲凉的旅心。他在《奥州小道》中就慨叹：“早已抛却红尘，怀道人生无常的观念，在偏僻之地旅行，若死于路上，也是天命。”他在旅次病倒，于是写下辞世句：“旅中罹病忽入梦／孤寂飘零荒野行。”可以看出芭蕉在旅行中感到寂寞与悲凄，不时吐露出无常之心，极力超越世俗，将自己寄托于自然，与自然合为一体，在艺术上达到了“风雅之诚”。编入书系的《奥州小道》，以及《野曝纪行》、《更科纪行》等，文、句兼书，相益得彰，且无论是文或句，都集中反映了芭蕉所创造的这种闲寂风雅之美。

近古散文体的著作更为盛行，一些有汉文学素养的作者在自己的书名中使用了“随笔”这两个汉字，比如一条兼良著《东斋随笔》、黑川道右著《远碧随笔》等，从此，将散文体的著作作为文学的一种重要形态，正式称作“随笔文学”。它们一方面继承传统的文学性的随笔，一方面又拓展其内涵，发展为学问式、考证式、见闻录式等的随笔，几成杂说类。所以编选这一时代的作品带来一定的难度，迄今还是块未开垦的处女地。我编选了以游记文学而著称的江户时代随笔家铃木牧之的《北越雪谱》。我开始关注铃木牧之的随笔，是始于七十年代研究川端康成文学之初。当时研究川端的《雪国》，了解到川端写《雪国》，初稿前后“呼应不好”，他便多次到越后汤泽旅行采访，收集资料，还阅读了铃木牧之的《北越雪谱》一书，得

益于《北越雪谱》的启迪，从中获得更多创作素材，进一步将北国的“雪中缫丝”场面加了进去，最后使《雪国》前后连贯，艺术结构趋于完整。我为了考证这个问题，读了《北越雪谱》，进而又读了写实的纪行文《秋山纪行》、《西游纪行》等，并为它们那细致描绘的风物人情所倾倒。

我想，选取以上各名家的不同形式和不同风格的文章，大概从中也可以了解古代日本散文文学发展的一斑了吧。近代以来，日本散文随笔文学发扬了古代随笔文学对自然风物观察细微、心理分析犀利、表现精细准确的传统，同时又注意吸取西方散文文学的人文精神和知性思索，与现实社会更紧密联系，加强了批判力，而且内容更加多姿，形式更加多样，为我们编选提供更大的余地。然而，要编选精当，有如大海里捞针，实非易事。于是我从把握自然的灵魂与人生的灵魂入手，在宽广的宇宙空间里选了岛崎藤村的《千曲川速写》、德富芦花的《自然与人生》、井上靖的《穗高的月亮》、永井荷风的《断肠亭记》，有的再现大自然之美，有的尽展人生的情怀；选了谷崎润一郎的《阴翳礼赞》、川端康成的《我在美丽的日本》、三岛由纪夫的《艺术断想》，从不同视角自由地畅谈了古今艺术之美，抒发了各自对美的探索的甘苦，或对艺术进行理性的思考；还选了加藤周一的《世界漫游记》、大江健三郎的《广岛·冲绳札记》，畅谈海内外的所见所闻，在抒情中带上更多的理性思考，达到情与理的浑然统一；还有的随笔与其他文学形态交叉和交融，比如芥川龙之介的《侏儒的话》是写所思所言，形式虽是随笔，但它又以侏儒代言，似带上几分小说的性格，

故也有的编者将它归作小说类。凡此种种，构建起一个斑驳的散文艺术世界。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古人的一句话：散文是要“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如果这套丛书能够达此于一二，并得到读者的认同，乃是主编者之大幸也。

丛书编选完毕，那一篇篇美文、那一缕缕的香语，仿佛已经深深地、深深地涌入我的心田，让人心旷神怡。撰写此文时，虽已是深秋，寒士斋里已有几分寒意，但心里是暖融融的，因为我从中发现了美，拥抱了美，享受了美。人世间恐怕没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吧。

1999年深秋写于北京团结湖寒士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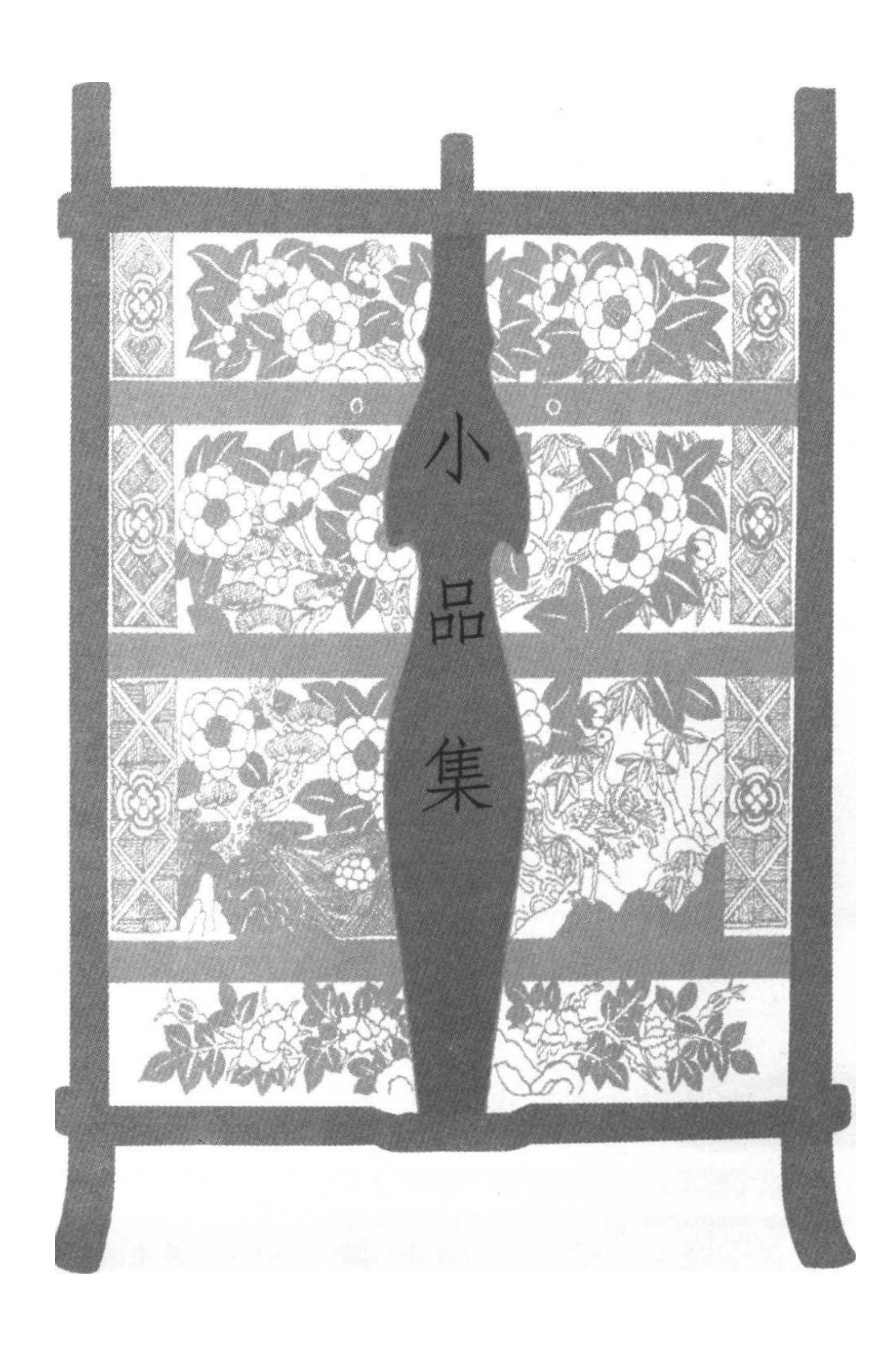
目　　录

矮　木　屐

麻布杂记

断肠亭杂稿

断肠亭日记


小品集

春日芳踪

在整体上气候偏冷的西欧，一俟望见每天撕下的历书中出现三四月的字样，人们便引颈翘首，期盼春天的来临。与此相反，日本的春天总是没有任何先兆地不期而至，令未做好任何迎候准备、依然一如去岁般闭门越冬的我等猝不及防、狼狈周章。

自外国回到日本的翌年，在我出生的国土上，头一遭产生一种冬日难以承载的特别感觉，是在二月三号的夜晚。那一天暮色四合时，我去歌舞伎剧院的后台访晤过故友相知，顺便聆听了红极一时的《十六夜清主》的白浪调伴清元调的说唱式的表演，并随之遥忆起与今日东京情趣迥异的江户时代的往日情怀，不由得骤然萌生了一睹眼前舞台布景所描画的河畔风景的渴望，便衣装未改地离开剧场，朝着不通电车的筑地的尽头逶迤而去。

天气已经阴沉了三天之久，加上昨晚通宵暴雨骤风肆虐，直到今天午前仍淫威不减。三点过后好不容易停歇了一会儿，然而仍旧阴沉一片，不见日光，就这样天色渐暮。

此故，当我穿上后台值班人员摆放齐整的高跟木屐外出时，还是撑开了雨伞。我抬首仰望苍穹，雨丝是停了，然而浓云依然弥漫了天空，如同洒泼着薄墨一般。我穿过灯火通明的戏院前的大街，来到转眼间即无一盏灯火的凄冷的河畔，跨过桥面。不止如此，周遭仍略显微明，两岸人家在静谧夜晚的河面上洒下了倒影，那倒影仍鲜明得令人惊诧。道路的泥泞、桥板与石级，举凡在雨中濡湿的一切的表层，都仿佛银器消褪了光泽般迟钝凝重，深沉地发着幽光。极目望去，包笼着夜晚的水气，或许是因为平时在显现“夜色”的苍茫色调当中带有不少的红色吧，竟呈现出跟混浊不清怪里怪气的绀紫色相近的颜色，衬得河岸的垂柳、房舍尖尖的屋顶，举凡闯入眼帘的物体皆柔意绵绵，使它们锋芒毕现的轮廓悉皆变幻成雅致动人的曲线。木屐声跟汽车的声音直灌耳鼓，可是较之近响，远处不明所以的天籁闻之反而愈发澄明。没有一丝儿风，未套手套的指尖虽不太冷，但我还是体察到一种跟令人阴郁的冬夜全然异趣的心绪。我收住脚步，不经意地翘首望天时，这之前竟未曾察觉真倒也是奇怪得很了。就在我头顶的正上方，在那频频游弋的乱云之间，一轮圆圆的小巧的月亮浮悬在空中。

然而它并不是光亮四射的苍茫的月魄，而是一轮仅只如同一圈白色的圆环的月盘，亦可清晰望见盘面之上乱云竞渡。云朵较之先前越发亢奋，眼下正畅游在整个夜空，云层深处却已经开始翻江倒海搅扰不休，因而不时出现将整个月轮全部吞没的情景。不可思议的是，低洼处的水面跟濡湿的砾石，它们银灰色的光辉依然不变。不仅如此，四周竟越发显得幽明，仿佛

连远处都显得透明似的。这是我头一次知晓这就是朦胧的春夜，在此良宵，不只是月光，几乎是夜晚本身蒙上了一层光泽。

我边驱驰着难以排解的怀古之幽思，在这朦胧月夜蕴涵的微光中，遥望本愿寺古色古香的土墙的姿影。怀着难以自抑而放纵的兴头，静聆着透过松枝飘来的板墙内小楼深处的弦歌声。河岸跟桥头自有男女站着聊天，明知不关我事，我却忍不住停往脚步窃窃回首顾盼。

可是一旦过新富街乘上电车，街灯跟车内的灯光，便使那朦胧月色中的幽暗景色消匿无踪。在漫长的电车途中，我一如往时读起书来，一直到回到市谷监狱署院内的家中。那一夜，我觉得将刚翻阅过的书杂置一旁就倒头大睡未免太过可惜，遂伏案夜读直至午夜一点过后。许是此故，我睡意酣畅，翌晨睁眼醒来听到的已是九点的敲钟声。我在心中思忖着要立马起床，可是寝室内暖融融的，犹觉这边风光独好，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妙处，遂将整个身子的筋骨毫无保留地徐缓地伸了一轮，恰似跟一位心爱的人儿拥卧一起，伊人仿佛还对我倾诉说，再过五分钟、十分钟也没关系嘛，你就再躺一会儿吧。心情果真美妙如此。我好不容易挺起半截身子探望，直感到冬意确乎就是在昨天夜晚消弥弭远去了。薄薄的睡衣肩部也不像往时那么冷了。把暖和得沁汗的脚尖痒丝丝地从被褥中踩出来，榻榻米表面的清冷与硬度竟然恰到好处，其滋味简直难以成言。

取来枕畔的烟嘴，慢慢吸上一支，幽蓝烟圈的飘失历历在目。六折屏风虽仍如冬日环侍而立，整个房间却连一隅一角都

通明透亮。那种光亮并不仅只是因为天气晴好，而是令人想像起相隔着纸门透过檐廊的庭院，整个庭院洒满了阳光，在太阳的光线里楚楚动人的情景。我迫不及待地想尽早看到艳丽的阳光，却又想如此这般闲适地一直安卧榻中，所以我美美地痴想，要是有人打开枕边的纸门，边依偎着我边让我凝望杲天丽日的景色该何等惬意。

如此大梦一场，但见隔着院子的邻居，仿佛今天早晨也是晚起的光景，眼下才忽然吧嗒吧嗒地把纸门拉开。它是那样不可思议，跟往时所听到的启门声是如此不同，显得说不出的轻松、道不白的愉快。冬日彤云笼罩的薄暮时分，外面是摧枯拉朽的风声，与此同时还有豆腐店的叫卖声不时传来，在此时分，当我从幽明的房中听到邻家启门时的声响，我总是在脑海中描绘出如此这般的生活图景：业已成为生活奴隶的租借房屋住的一家之主、歇斯底里的女主人、风湿症缠身的老母亲的面貌。这是何等差别殊异。如今传入耳鼓的春日早晨的启门声，令无比虚无抱着怀疑论的我，联想到一种没有任何拖累的欢乐家庭场景，衣柜是崭新锃亮的，没有一丝灰尘的化妆镜子闪着辉光。当门外往来行驶的垃圾车声音徐缓沉稳地远去时，我聆听着檐轩间鸣啾的雀语。骤然一声鸣啭，口哨般的无比圆润毫不刺耳的声音顿时充满耳际。

是黄莺。是阔别经年忘却已久的黄莺。我一跃而起，离开了无比依恋的床榻，披着睡衣打开格子门跑到走廊上。一如想象中的情形，但见明媚的阳光辉映着檐廊，一片灿烂；映照在洗手盆里的清水跟南天竹黑油油叶面间的色泽，并非仅仅因为

心绪的缘故，总觉得确实有一处蕴涵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黄金的光泽。然则我希冀聆听的莺啭竟一度消隐无踪，等待了许久终究一无所获。

我并不仅只是听不到莺啼，仿佛再过一刻那亮丽的阳光也会见不到了。晴好如许的天空，到了正吃午饭的时分，竟完全阴沉下来，伴随着掠过庭院树木跟纸门的风声，昨日的冬意又再度而至。天色黑得很早，四点过后，就黑到必须亮灯的光景。第二天，再过一天，我再也没感觉到与那天清晨相仿佛的美妙宜人的晨睡时床榻间的暖意，也无从交会那般明媚的春阳了。许是这乍阴乍晴的天气作怪，我竟然不经意间将乍听到鸟语那一刻的欢欣也丢到忘川里了。

料峭的午后、飘雨的黄昏、风冷的夜晚，日子一天天过去，二月转眼间已走到尽头。一天夜晚，我在灯下细听着几乎每个夜晚相依为伴的熟稔的凄清的檐滴，跟外国的相知们写回信，竟然格外地花费时间，直至夜深两点才爬进床褥。第二天早晨，一如往时迟迟地睡醒睁眼时，这次虽说不见洒滤过屏风的阳光的明丽，我竟然听见三两声间断的莺啼。

为了洗面漱口，我来到廊下，首先感觉到的便是给平日的绵绵淫雨完全濡透了的庭院的泥土的色泽。此前第一次聆听到莺啼的那个早晨，只是阳光春意十足地闪烁着，庭院的地面满眼疮痍，满是裂缝，却并非冬天的冷霜中所见到的情景，而是一如大火焚烧后一片狼藉时皲裂的焦痕般。眼下呢，它知足地吸收了数夜的雨水，恰似新锹翻拨过一般，柔软、平展、沉静，若是人行走其上兴许会把人的脚面湮埋其中。鸟儿仅寥寥

数只，飞降而下，频频地啐啄着什么，因而，在我的脑海里，又开始浮现出他人眼中所不见的、百草萌芽、虫卵孵化的情景，它们是如此不可计数，在这片温和的地底下苏醒着。

作为万物之母的土壤，便是如此安然地静事休养，栖息在它上面的树木终于一改对冬天的寒气反抗般的姿态，不再担心会被暴风吹折吹倒似的，纷纷轻快地伸展起枝梢。个中尤其令我中意，跃入我眼帘的，是一棵笔立于庭院中央的魁梧的枫树。

鼠灰色的树皮上，有着白色的斑点，这些粗大的枝干还是湿溜溜的，并未晾干，发出如同龟甲一般的光泽。仿佛或左或右或往地上匍匐着，伸展着长长的枝条。那种无法比拟的自由自在、恣意放纵的曲线美，令我联想到出浴后的少女妙体亭亭玉立的情景。经微温的水淋湿过的肌肤的色泽，在充分循环着的年轻的血液的装点下可谓光彩鉴人，丰腴的手与脚部的肌肉无比放松，柔软得令人怜惜，心境又疏懒无比，她在不知不觉间陷入回忆的梦境里，梦境转深转浓，恍恍惚惚地迷醉于映照在镜中的自己的身影，她边举起一只手掠过蓬松如云的发际，看情形，仿佛连梳妆的气力也没有了。这种美艳冶惑的形姿，自然而然地在我的心间描绘了出来。

在枫树的根部，去年种植的野菊跟纤弱的残茬仿佛用绢丝缝合在一起似的，特别惹人注目，他们在黝黑的土地上冒出了绿意盈盈的嫩芽。椿树硬朗而厚实的叶子一如陶器的表面般熠熠闪光。梅树呢，在它那如针芒般尖峭的枝头，已经挂上了色泽、大小恰如红豆粒般的花蕾。

尽目力所及，我仔细打量着在朝雨中点染过的院落中的树木。天空依然是层云遍布，灰沉沉的，却有不知漏自何处的稀薄的阳光蓦然闪射出来。要是在隆冬，在如此稀薄的阳光下，房舍的影子无法尽行辉照，可是庭院中的树木甚至将它如同游丝般细小的枝条，清晰无余地横斜在无处不濡湿发黑的平整整的土地上。

看着看着，随着阳光越发强烈、愈加明亮，潮湿的土地一如柴薪之类的自动地生起火苗一般，开始生出白亮的水气，开始干爽起来。我对这难得一见的现象越来越有兴趣，没进早餐，就坐到檐下，想给卷烟点着火。把火柴划了好几次，竟然让一股不知何处吹来的轻风给难住了，不待我的香烟点着火，就倏地吹灭了。我抬起头讶异地望着庭院，细柔的枫树枝丫纹丝不动，所有的树木都如同早睡起来的我一样，显得慵倦之极，静如止水。过了一阵子，只见在远处的橡树梢头，常青科树木纤细的叶子在阳光中瑟瑟摇颤着。我拢起手掌，再次划着火柴，但见小小的火焰在手掌的背风处颤颤地摇曳着。

我首次留意到，今天早晨的空气固然并不强烈到可以称之为风，并不能吹动枝条，但它却无比宽广、无比宏大，徐缓有致地流动着。

可不是么，万事万物显得如此柔软如荑，显得如此优雅有致，莫不是借助于肉眼见不到、也吹不动什么的、如同娴静谦逊的女子的娇喘般馨香的风之力。日本家庭过冬时，取暖方法还不算先进，只是围在火盆边，把身子紧紧地蜷缩着，双脚紧盘着。今天，我头一遭将双脚结结实实地伸到檐廊间的脱鞋石

上。同时，还将总是插在怀中的手抽出来，一只手靠后支撑住身子。

黄莺停歇在我眼前的枫树上，灵活地振摆着长长的翎尾，如今毫不吝惜嗓音地鸣啭个不休。家雀在庭院的树枝间鸣唱，鸡儿在不知何处的邻家频频地报时。隔着花丛，厨房那边的井旁，女仆们边高声喧哗、边格格发笑的声音清纯自然地传至耳畔。几乎是同时，走家串户的商人推开后门时的铃声，街道上穿梭往来货郎的笛语，在某处敲个不休的遥远的鼓点皆汇至某处，伴着天色的变化，随着晴日的向好，那种冬天无法听到的清澄的强烈声响传到我的耳边。然而对如许简直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纷繁杂沓的喧闹声——鸟的鸣啾、人的话语、街市上的喧哗，竟未感觉到丝毫的别扭。恰似在硕大无朋的音乐厅里管弦乐开始演奏之前，众多的艺人各自随意地调试着琳琅满目、异彩纷陈的乐器时，那嘈杂的乐声，赠予期待着演奏会开场的听众内心，有时甚至是超过演奏的乐曲的更深远的幻想一样。我的心绪大致如此。

春天已经不再欺瞒我了。这一回冬天完全溃不成军。上午晴好的天气大体上过了中午总是时风时雨，若非如此，眼看就要下雨似的沉重的雨云会一直阴沉着直至薄暮时分。而第二天早晨，会有隆冬几乎见不到的霜柱布满庭院，此一情景就发生过一两回。有时还会降雪、下起雪霰，有时阳光成天灿烂，辉照着万象，可迎面的风却如坚冰一般砭人肌肤，冻得手指尖、脸颊生痛。有时又完全相反，从傍晚到静夜，天气燠热异常，简直非穿衬衫不可，打开房间的窗户，邻家的书童抚弄着银笛

吹奏着清音，令人顿觉置身于布满温暖之所，心情有如夏天一样爽朗。在如许良宵，肯定有小地震，第二天很容易下雨。……正因为物候如此不调，感到人心也极易浮躁，随节令的变迁而起伏不定。一旦“春”这个字大写于空中，现代的某位口语诗人所咏唱的心绪，就与日俱增，愈发开朗起来。

可是庭中的梅树到了三月份还是没有绽放。

1909年3月稿



雨胜于花

在静谧的山手的古苑里，春花一如中国诗人历数春风二十四度那样，梅花、连翘、桃花、木兰、紫藤、棣棠、牡丹、芍药顺次绽放继而凋谢。

在明媚的阳光中妍艳盛开又消失逝去，这些纷呈斗艳的色彩的流转，给我沉默且凄冷地凝望的心，传递了轻软如绵的悲哀，仿佛读着令人哀切的恋爱小说极其美妙动人的一个个章节一般。

有人歌咏过，我之悲凉并非因为行将逝去的今年春光，而是为了必将莅临的来年的春天。记不清歌者为谁人了。不过我记得，吟颂春天于我身而言等同于异彩的秋天这一妙句的，便是依循南方人的惯例而尤爱秋天的让·莫勒斯。

天空日渐清澄明静，那种下午赏花归程中突然遭遇一场暴风的天气再也不见了。阳光次第转强，赭红色渐增的橙黄色的夕阳，在人们觉得黄昏已经过去时，格外漫长地停留在高耸的橡树树梢的一边，以及朝低处伸展的枫树的枝头上。时常有光线令人摸不着头脑地不知从哪里照射过来的，竟往花草丛幽深

的土地上洒下零零星星的斑点。在这样的傍晚，远眺天幕，冬天决不可能见得到的淡灰色的鳞云在恋恋不舍的夕阳点染下纹丝不动，弥漫了整个天空，几乎无法令草叶轻微摇颤的风儿引领着饭后散步的人们，朝着远方的郊外信步走去，直至星光点点。

随处望去，嫩叶的绿意有如洪水漫涨，在阳光照射下，绿意的丰盈甚至返照到紧闭客厅的格子门上。如此一来，下午朝着廊檐等处相互交谈的年轻女子的白皙的面庞，被抹染得如同在灯光中起舞的舞姬。在层云密布的日子里，绿色却显得异常鲜明、清澄，在耽于沉思的人们的神经里，从柔软的树木的树叶绿意中，甚至会体悟到从中发散出一种难以言表的幽雅的声响。

我们家的老院子非常幽暗、狭小。

繁茂的树林岂止是呈现出一副苦不堪言、恼羞成怒的样子，仿佛不堪承受遮蔽它们枝干的树叶的重量，受压的困窘感弥漫在肉眼看不见的空气当中。几乎无法判定究竟是来自西边还是东方的还是任何方向的风，蓦然吹拂又倏然消失，枝繁叶茂的幽暗的树木开始摇颤起来，仿佛游蛇鳞动般令人惊悚的律动，在俯向地面的蓊郁枝叶间传递。时而有雨降落，庭院的地面却如冬日般并未即刻淋湿。一俟淋湿，则一如大地吐纳着阳焰般，使周遭的空气变得令人厌烦，溽暑难耐。极力舒展的嫩叶尖细的叶梢上，停留着雨珠，在从依然阴沉却不知某处蓦然漏射的明亮天光照耀下，恰如宝石般晶亮生辉。石砾间溽湿的

苍苔间及树根的杂草丛里，不知名的小花绽开着，花木的背阴处，躲避雨淋的蚊群一如雨丝般纤细地舞着。

流云满天，强烈的阳光普照伊始，莓子就该成熟了。枇杷的果实次第染上颜色，无花果的叶间，已经挂上如同鸽蛋般的果实。日照不足的树丛深处，惟有白里透蓝的绣球花令人厌腻地开始绽放，而起初放眼院落四处，一种花儿都没有。碧绿的树叶如今显得特别黧黑，令人抑郁不堪。老院子越来越沉郁起来。

某日薄暮时分，附近的孩子捅破了内院的墙根，用长长的竹竿敲击梅子的果实后四散而逃。本来就没吃什么特别不易消化的食物，可是半夜突感腹痛，顿时惊醒过来。其时，户外似乎早就下过一场雨，惟有雨滴的响声。夜风在屋顶盘旋，自枝梢拂落的零星的雨声，传入耳鼓。梅雨在如许的风中不知何时始降，也不明何时方休，一个劲地淅沥着……

让家中的格扇门洞开，眺望着天空的青湛与树叶的青碧，在午后的炙热中啖食草莓与樱果，此时，轻风吹拂的树叶清爽的响声，愈发予人以晴朗夏日的愉快感受。眼下正淫雨霏霏的雨天一如夜近阑珊归于静谧，树叶纹丝不动，平素自清早即可闻达的诸多街市的喧闹声、叫买叫卖的吆喝声全部敛迹遁声。上午十点前后，却恰如黄昏时分，天色微明薄暗，总有被其他杂音遮拦听不清晰的、遥远山寺报时的宏钟，将音波的律动传递过来，恍如亲历目睹。于是，寺宇的浩钟因为是冬日下午耳熟能详的熟稔的响声，在我的胸坎里，一种起兴于冬天的冬季的悲哀，不时被唤醒，似乎让人觉得在此红尘里欢乐与异彩洵

属虚无。一种茫然无着的悔意在令人倦怠的世界里，孤独无朋地飞扬跋扈 。

笔芯令人沮丧地变得钝涩，诗集的封面业已变旧发黄。霉湿的气息从墙壁跟壁橱间涌出，无知的虫子已经蚀噬了首饰盒中藏掖在盒底的往日情人的芳笺。在蜛蝓匍匐的走廊里，悲凉孤寂的蟾蜍的鼓噪近可耳闻。已临近日暮时分，内室的拉门潮湿而寒冷，所以一扇也不愿打开。若堪可忍耐渐浓的薄暗，来到廊子边伫立不动，但见雨丝从高渺的天空穿过庭中的树木，一如蛛巢般密密实实地把树木包藏。这是万籁俱寂、阴气逼人、令人厌嫌的苦雨。

Il pleure dans mon coeur
Comme il pleut sur la ville……
恰如陋巷里苦雨洒过，
吾心凄凉，一如雨泼。

显然，它确非贝鲁勒耐所歌唱的音乐般的雨丝。这首诗令人联想到秋天的阵雨。与此相反，誉为当代最悲愤的诗人、贝鲁济科的诗人罗登巴克亦有一诗：

Comme les pleurs muets des choses disparues,
Comme les pleurs tombant de l' oeil ferme des morts.
诚如消亡之物无声无息的眼泪，
诚如驾鹤西行者紧闭的双眼渗出的泪滴。

此诗歌咏他的故园中没有色泽没有声息的冬雨，如今恰当时令、恰如其分地从我的记忆中苏醒。

> Notre ame, elle n'est plus qu'un haillon sans couleurs,
> Comme un drapeau mouille qui pend contre sa hampe.
> 人的心绪随旗竿濡湿而下滑，
> 旗帜色泽灰暗，褴褛不堪。

一如诗中所云，雨既无跃动，也少光泽。人心只是一味地腐朽不堪。

然而，对于这些现代诗人来讲，悲愁苦恼屡屡携来一种任何外物难以替代的快感。我就在梅雨时节里寻觅到一种在其他季节难以究索到的恍惚。濒临绝望的心儿不去追求美好的事物，而是贪婪地谋取丑陋，自己主动地对自己的情感寻求报复。正当此时，一个放晴的天日，我信步由僵，来到无所事事的场末街，游荡于一贫如洗的街头、大马路上与游廊酒肆间。眺望雨中淋湿的污浊不堪的居家灯火，我侧耳静辨着不知从何处传来惨遭好酒贪杯的丈夫痛殴而泣妻子的嘤嘤声，间或是惨遭继母苛责的孤儿的哀鸣。某个夜晚时分，我肩扛笨重的老式布伞，穿过漆黑一片的山手街的小巷归来时，看到一匹被人遗弃的小狗仔悲泣地抽着鼻子，尾随在行人的身后。或许就是那匹小狗吧，我进入家中就寝时，在深夜的远方，饮泣声忽起忽

落，小狗的吠声方止又起，在静夜连绵不绝的雨滴声中间杂可闻。

雨点会不时收起雨脚。于是，天空虽然依旧层云密布，阴沉一片，竟然有一二处放亮，仿佛阳光朗照的情形，庭院中的树木随苍翠程度的增减，阴影的浓淡愈发鲜明，万象万物的色泽一如黄昏时分明明历现，所以敏感易动的心不由得迅即进入漫无边际的幻想当中，一如不由自主地耽溺沉醉于秋天的夕晖一般。在薄阴的天空的光线里，平素发黑的绿叶异样地如秋天一般浅浅地发黄，庭院的四处如同浅池般平滑的水洼，显得异常澄亮、令人惊眩，浅紫转浓的绣球花，在其反衬下何等旖旎动人。虽不见一丝微风，从光叶石楠的篱墙，变成赤铜色的去年的老叶子随同雨珠一齐纷纷坠落。

家雀的鸣啾俄而变得嘈杂不堪。如此一来，成为绵雨初霁时苏醒过来的生活音乐的前奏曲，是这个时令中新近耳闻的、卖树苗的拖着长长的节拍的歌声。继而，是俄国式的卖面的声音。不胜稀奇地模仿这种叫卖声的孩子们的欢腾，从此处流往他方，因而可以依此辨别面包的叫卖声已经从小街拐向远处去了。冬天也好春天也好，平素听到街市喧声一时之间远近皆闻。不一会儿工夫，在我耳畔再度响起雨滴声，那是白铁皮导水管道跟屋顶传来的落雨声。我首次觉察到，细微得肉眼不见的绒毛雨丝一如天空放晴般透亮，即使如此，不知不觉间又会再度轻狂起来。

枇杷果已经熟透了，垂落到地上腐烂成泥。如厕的廊子间，有棵南天木。它的花房总是下垂着，即便是黯淡无光的雨

天，也宛如银雪一般洁白地绽放。于是不由得回想起孩提时乳母说过的话，她说，南天木的花不落尽，天是不会放晴的。

1909 年 6 月稿



夏日街市

一

枇杷果业已烂熟，百合花既已散尽，白昼亦有蚊鸣的花木丛的背阴处，连盛传会变色七次的花期颇长的绣球花，也早已萎谢了。梅雨过后，一俟盂兰盆会戏剧汇演的节目临近闭幕式，城里便万人空巷，外出避暑，或回乡省亲。于是炎炎夏日明晃晃的寂寞便统辖了整个都市。

可是我自孩提时起，每年七八月基本上不去他处旅行而是在东京徒耗时光，竟已成惯例。第一个理由是，东京土生土长的身世，便不存在或可一省的故乡。第二个理由是，父母亲都往逗子、箱根一带去了，几乎把整个家都搬走。从那时开始，对文学也好、音乐也罢，总之从一个中学生的角度，大有耽溺于不得不避开监督者的眼睛的不正当游乐的必要，于是，我在看家这一冠冕堂皇的名义下，主动隐退，并视远离父母为至高无上的幸福。

我确切记得，那是发生在我中学毕业前一年。不知什么缘故，到逗子才半个月经历的事，竟记成了稿纸两帖，如今仍保存在箱箧的深处。故事叙述的是主人公成岛柳北一成不变地模仿、剽窃着半是假名、半是汉字的文体，间或插进汉诗的七言绝句。小说将自述体的主人公取名为游子呀小史之类的，描写一位多愁多病的率尔多才之士，抛弃都市的荣华奢靡，蛰居在海边的茅屋中静听松风。本人将这段虚构的哀愁生活，用无比稚气的调子，极尽装腔作势之能事地敷衍成文。全篇的题目名为《红蓼白苹录》，在所插入的绝句中，便有如是的诗句：

已见秋风上白苹，
青衫又污马蹄尘。
月明今夜消魂客，
昨日红楼烂醉人。

年来多病感前因，
旧恨缠绵梦不真。
今夜水楼先得月，
清光偏照善愁人。

如今打开翻看，不觉令人哂然喷饭。年仅十四五岁的少年，竟然谩说什么“昨日红楼烂醉人”，这种文字上的游戏不是太令人惊诧了么！然而，最近秉读誉为十九世纪最诚实的自白诗人波德莱尔的翔实传记，个中有云：

Les sanglots longs
Des violons
De l' automne……

"秋日竖琴长呜咽"，是他著名的一首《秋歌》的句子。诚如此篇所咏唱，这些都是波德莱尔作为直抒胸臆派的诗人最为幸福安详时期中的杰作，当时他有娇妻作伴、有旧雨新知、有稳定的职业，这些传记的作者均叙述详尽。仔细一看，他所表述的"遥忆往事而怆泣"，以及末章中所叙述的"我们是四处流散的落叶"，依然是诗人的"Jeux d' esprit（心灵游戏）"。当然我并非欲与一代大诗人相比而自我辩解。我只是讲，仅在晚年，这位写出 Sagesse 般忏悔诗章的人有时竟也心生悔意，对此我颇觉不可思议。

每年的暑假期间，我已经习惯在东京度过，如今回想那段往事，仍令人不胜愉悦。其中便有七月八月两个雨月里在大川河畔的游泳池度过的趣事。

哪怕时至今日，若是有人询问我，大川河水哪边最深哪处最浅，涨潮落潮时的水流在哪里湍急如漩涡，我仍能一五一十地告知，这无疑有赖于当时的亲身历验。

雷阵雨过后，雷声仍不胜依恋地在远处轰鸣，依稀可闻，雪白如绵的硕大的云峰矗立天际，一任夕阳映衬、抹染，仿佛浮荡于一望无余的水神森林的远方，此时此刻，你不妨依傍着

吾妻桥的栏杆试看逆着涨潮划向下游的舟楫。舟舨大抵上是沿着石岸的浅草操持着桨橹。这是因为长有浅草的河岸一带河道很浅，涨潮时的水流多少舒缓了几分的缘故。然而若自中洲河岸的二楼俯瞰河面，基本上下行的船只刚好相反，靠近左侧的深川本所的岸边划行游弋。它好像是为了避开从大川河口径直吹来的直抵日本桥区岸边的劲风，如此一来，溺死者的尸身随着疾风与潮汐飘流，肯定会浮到中洲的岸边。

我开始学会游泳，是在神传派系的练习池。神传派系的练习池每年建于靠近本所御舟藏河岸的浮洲上。浮洲里面，芦荻萧瑟，在潮汐退去时，甚至雨天，本所一带贫寒的妇女们都会前来采蚬贝，如今已经变成修筑了石墙的围河造田的陆地，所以滨丁街岸一带，如今仍能一如往昔，每年开辟出游泳池，而只有我从之学艺的神流派被赶往他处，浮洲中茂盛如林的芦苇已无从见到了。

当取得游泳免试证之后，就全然离开了老师的监督，所以一大清早我们就在芦苇的背阴处脱掉衣服，只穿一件像汗衫一般短小的泳衣，在大川的河面上任凭潮起潮落，往上流曾游到过向岛，下流曾游到过佃岛附近。疲倦的时候，就趴在石墙上像猎犬一般。

身着湿透的泳衣前往真砂座站着看戏的事也时有发生。一次在永代桥上遭到了巡警严厉的训斥，其结果是我们抛下一堆气人的坏话，大言不惭地挑衅：要是你抓得到你就来抓呀！我们四五个人一齐从石桥的栏杆上倒栽葱般跳入水中，不一会儿，约摸在十几米远的水面上，“扑扑”地露出头来，一道哇

哇地叫嚷起来。此类淘气事亦时常发生。

即使是无法游泳，再也无法裸泳横泅河川的时节，我还是跟喜欢游泳的好友一道驾舟划楫，消磨中学课堂外的大部分时光。

当然我也划过小艇。可是小艇要求人至少在四五人以上，若一旦摇橹划桨，哪怕是划累了一个人也断然停止不得，所以偷懒耍滑、随意任性的伙伴们，就选择了更加轻松且老式的小货船。当时把小艇说成驳船的人很多。从浅草桥的野田屋、筑地的丁字屋租船，驳船跟小货船一天的租金相差是非常大的。

不论星期六、星期天，在学校回家的路上，我照样抱着书包坐到船上，因此，我们或泛舟放桨于藏前的水门、本所的百本杭、代地料理屋的栈桥、桥场别墅的石墙，或是系舟停楫于小松岛、钟渊、绫濑川等处的芦花丰茂的阴处。在那里用脑思考代数、几何作业的次数也不少。同时，还有几次将藏在教科书里面的报春梅、小三金五郎的写景美文，与眼前一望无尽的河川的实景相对照，令人陶醉其中。

靠着这种少年时代的感化，自己整个一生中哪怕接受了再激烈不过的外来思想的洗礼，还是不可能远离江户文学，而离开了江户文学就无法沉浸在隅田川那样的自然风景里。

钟渊的纺织厂与帝国大学的划艇库，是在我尚未知晓隅田川之前就建造好了的。这些崭新的势力事实上正在不断地逐日将土堤、河岸和丰茂的芦荻挤掉，可是任何感化都触及不到我们的心灵。较之吐着黑烟的砖瓦厂，充满人情味的文章更加风

趣美妙，因为它们给人留下远为强烈的印象。即使在逝去五年十年后的今天，只要耳边掠过诸如竹屋桥场今户一类地名的发音，我就能倏忽间远离眼前，任思绪驰骋于那个远比自己出生代更为久远的时代里去。

不管自然主义如何强调它们的理论，也不可能只对一人说，眼下马上原样不变去看隅田川吧。

自然主义时代的法兰西文学对我而言，无疑大大丰富了我对隅田川的幻想。

莫泊桑通过他的短篇小说描绘泛舟塞纳河的情景，令我们意味深长地回想起业已逝去的学生时代。当时，在我们心目中，龚古尔兄弟在《En 18…》等篇幅中对月夜枫丹美丽的叙述抒情，对偏爱芦花、杨柳丛生的绫濑一带风景的我而言，是何等清新历练，予人以新颖、精巧的艺术感受。左拉通过饶有趣味的题为《田园（Aux champs)》的小品文，对最近巴黎人热爱略略都市往外的塞纳河畔的风景一事的来历，做了一番描述，可谓娓娓道来，极尽其详，偶尔也勉励我试着去比较一番巴黎人跟江户人。

据左拉的高论，过去的巴黎人对郊外的风景，不如今天的巴黎人。今人一到星期天都必然外出郊游，对此保持着特别浓厚的兴趣。其证据即使翻阅被视为时代风俗反映的文学作品，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文学作品中，比如现今的诗人们所赞叹的对“自然”的感想，是无法窥见一斑的。卢梭横空出世后，观念才开始为之一变，通过夏多布里昂、拉马丁、雨果他们的绝妙

赞叹，自然才开始跟人们接近。最初是通过希腊艺术认识了神圣化的自然，通过法兰西古典文学作品认识了被人们忽视的自然，通过浪漫主义的殷殷热忱自然开始人化、人情味起来。可是雨果、拉马丁一次也没有将巴黎郊外的自然风物，直接作为抒情诗的题材来加以歌咏过。这一点那些通俗小说作家们必须看到，它是以如今最易健忘的《Paul de Kock》开始滥觞的。保罗·高更虽然并非以对郊外的景物进行写生为圭臬，距今五六十年前的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王朝巴黎的市民越过狭小拥挤的城堡，在郊外的树荫下散步，在青草上进餐，这一情形，还是在小说中通过诙谐滑稽的夸张笔法进行了描述。从那一时代开始，惯常的习俗次第翻新更张，在保罗·高更之后，画家团体成群结队地开始频繁跋涉于巴黎郊外的风景胜地间。发现如今路人皆知的那处枫丹佳景，便是为对自然进行写生而抛弃古典形式 Francais 一派的画匠们。从那之后，探寻出更为殊胜的芒德风景的是多比尼。从今往前其地名不为人知晓的塞纳河畔，一夜之间，迎来了散步人群的杂沓步履，最初的发现者多比尼最终割舍了塞纳河的主河道，沿支流欧茨河溯流而上，逃往远处的昂贝尔，而科洛特则最终滞留于水池与巨木众多的贝尔德布雷一带。

从这一则记述，比照向岛与江户文学之间的关系，会发现江户人从时代来讲，比巴黎人更为提前着意于郊外的景色。俳谐诗人们悬着瓢箪，探寻于江东的梅花丛中，寻觅“微略的春景”，而藏前的公子哥们则用屋根舟满载着艺人与美酒，不胜喜悦地眺望着“乡间炊烟袅袅的桥场今户”的河上风光。

最初为了防止河水的泛滥而修筑向岛的土堤上，不忘施以樱花装饰的江户人的雅量，跟把都市建成钢筋水泥的森林般的明治人的营运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巴黎的人们如今在星期天仍携家带小在郊外的草地上品尝葡萄酒。然而我们的新时代却一味地奔波忙碌于毁坏我们如绘画一般美丽的传统习俗。

这两三日从各地寄来许多明信片，还寄来谷川横陈于前的温泉旅馆与虬松挺拔的海边景色的写真。友人们照例都外出避暑去了，可我还是找不到要前往哪里的心境。

廊子边的荻叶长长地招展着，温柔如水的叶面，朝露穿珠缀玉。石榴花、百日红在下午的炎日里辉映着如火如荼的强烈色彩，仿佛正在小睡的浅色的合欢花，一任热得发晕的腥红毛刷在花木丛凉阴处傍晚的微风中招摇。满耳是单调乏味的蝉声聒噪，还有断断续续的风铃声——不过我还是无法形成往哪里走一走的冲动。

二

莫泊桑的短篇小说《伦多丽姐妹（Les Soeurs Rondoli）》的开头，记述了一大段旅行的不愉快。

……再也没有比四处辗转更无聊的事了。提起火车上通明的夜晚，那摇动不止的睡眠，对身体对头脑都是惨不

忍睹的灾难。在晃动不已的车厢里，腰酸背痛得令人睁开眼来。感觉皮肤净是污垢。太多的灰尘钻进头发里，直往眼里钻。在车风嘶嘶吹过的餐车里吃了一顿难以下咽的饭菜。而这些照我说，仅可称其为“旅行”这一娱乐生活的令人嫌恶的序幕而已。

在这段高速列车的序曲之后，便是旅馆的凄清寂寞。那是家即使人头攒动也显得空荡荡的宽敞的酒店。陌生而又令人心怵的房间。令人怪讶的床榻的清冷接踵而至。对我而言，其他都在其次，再也没什么比床铺更重要的了。床铺是人生神圣的殿堂。人们把生活赤裸裸地呈露出来，羽绒被褥的温暖与床单的洁净，使静卧其中疲倦的肉体恢复生机，得以安息。

恋爱与睡眠的时间。我们知悉生存最欢乐的时间就是在床上，床榻是神圣的，它是大地上最欢乐最美好的事物，是值得尊敬、爱戴的。

此故，我在打开旅馆床铺的毛毯时，不由得浑身颤栗，总觉得很厌恶。在这里，昨夜是谁做过什么不得而知，或许会是一个特别邋遢、令人作呕的家伙睡在这张床席上吧。我总是想象那些人们时常在其背后指指点点的令人讨厌的丑陋的伛偻、疥疮患者，从他们黢黑的手想到他们的脚部乃至整个身体，煞有其事地猜测一番整个儿都污浊不堪的人们，而且想象那些面对面时发出臭不可闻的大蒜味跟臭汗味的人们，甚至想到残废人、传染病人跟病鬼的虚汗，所有人身上称得上污垢的东西、所有丑陋不堪的

东西。

自己即将就寝的床褥或许会有如此污垢不洁的人躺过吧，每思至此，我连把一只脚踏上去都感到有种难以言表的厌嫌。

当然这是有关西洋酒店的趣话。日本的旅馆里，存在即使不超过它们至少不会低少于它们的同样的被褥的可怖，除此之外还得附加厕所跟每天早晨起来洗漱时洗漱间的不洁这一特别场景。

我且不谈厕所的情况。设若这里是自己的家，是不会对素未谋面的人，睡眼惺松地蓬乱着头发、脸上脏兮兮的抛头露面的。而栖居旅舍的无奈是，你不得不套着满是褶皱的睡衣系着细长的整幅腰带，悄悄摸摸地朝共同的洗漱间走去。

净面处的水流因为流水从不间断，因而青苔滋生，用手一摸，滑溜溜的，闪着幽光。而且那里除了用过即扔的断牙签之外，蓝色抑或浅灰色的痰沫掉不完似的悬挂着。腐烂不久的案板上爬有蛞蝓匍匐的痕迹。四处都飘来厕所的臭味。

因为看重卫生，为了尽可能避开此等不洁，我总是进入本地首脑政要亦愿入住的当地最高档的旅馆，为此不得不花费一笔巨资。若单只是花费昂贵即可万事大吉也就谈不上什么痛苦；大肆挥霍过一番之后，作为礼物，一时乘上火车打道回府时，肯定有不少不要也罢的光为展示的体型特大的土特产，毕竟不能在人家眼皮底下扔掉，于是便成为回家途中必须的累赘。日本旅馆令人不快之事还有每天早晚老板跟老板娘的寒

暄，散步时女仆的送迎，对于喜欢旅馆清寂的人来讲，再也没有超越于此的烦累了。

在我为到底前往何处、为避暑的行程煞费苦心时，秋风乍起，提前在立秋前八九天来临了。驱赶蚊虫的熏烟，加上让人觉得晦暗的夜明灯的灯影，眺望洒水未干的庭院，邻家二楼的三弦声越过疏帘流经耳畔……将东京这座城市的生活打扮装点得最为俊俏的当属夏季。基本上属于热带特征日本人的生活最为活泼灵变，令人心旷神怡的，而且还展示出在其他种族中难以睹窥到的特征的，当推夏日的黄昏。对此，我深信不疑。

虫篓、飞罗小扇、蚊帐、青帘、风铃、苇箔、灯笼、盆景，诸如此类洋洋洒洒的器物与装饰品，在其他国度难以见到！平素苦于过分单调、缺乏色彩的白木家具跟居室，反过来竟因此而予人以一种难以言喻的明朗轻快之感。与周围的环境协调一致，日本女性显得最艳丽动人的瞬间当属夏日的傍晚。身系窄细腰带，浆洗浴衣、支起玉腿的坐姿、新浴后淡施脂粉，如此温馨诱人舍此夏日夕昏，更复他寻！

沿着老街的护城河，漫步于夏日的夕照里，我屡屡沉浸在一种三弦般的情调当中，仿佛看见默阿弥所描绘的《岛鸟月白浪》中，织就飞雁形图徽的罗帐凄清的场面，那种清元调唱词中常出现的清寂妾室的气氛。

观潮楼主曾经在题为《误染》的短篇小说中，用西鹤式的文笔，描绘了浴衣以及柳桥女子的情事。称他为老实士大夫的批评家们，用颇为得意的语言技巧，怒斥之“先生的误染确实是染指有误”，作为明治小说史上的逸话，仍鲜活如昨，记忆

犹新。

曾经有一次（大约是二十三四岁时），我在柳桥里弄的二楼上，打发掉了盛夏阳光最毒辣的时辰。本来是打算约请当时相识的这家女子到一个凉快的去处去玩，便顺便停留了一下。不期窗外晾衣台上照射的阳光令人顿时头晕目眩，一时给吓住了，总之，直到晚风吹拂时，我们一直不动地滞留在那里。晾衣台上，音羽屋方格、水珠纹、麻叶图案等等应有尽有，老早以来就一直流行的浴衣，跟新式样夹杂在一起，数不清件数，迎着河风，猎猎作响。晒台往下直到窗台的踏板上，花朵业已衰萎的牵牛花、石菖蒲以及其他花木的盒景，跟玻璃金鱼缸并放在一块。八张榻榻米宽的客厅，全部铺上了涂柿漆的墙纸，没有壁柜的那面墙壁上，漂亮的五屉橱秩序井然地钉着有把手的环，朝着胡同那边的外窗边，摆着四五面梳妆镜。不时吹来的风儿哗啦啦地掀起窗帘，这时，从帘子的隙缝望去，隔着狭长的里弄，对面人家同样的二楼的花棂窗历历在目。

跟镜台的数目相近，女子约摸有四五人，全都是在浴衣上系一条细腰带，就那么和衣横七竖八地躺着。嘴里边叨唠着好热好热，两三个人却像猫仔一样紧紧贴着，调笑一个老老实实、一言不发的女子。到最后，不知是谁尖声叫道：“我讨厌你碰我的头发。”她们还没来得及吵闹，经过窗子下面的什锦甜凉粉的叫卖声就插了进来，一个人站起身子，慌里慌张地喊住叫卖的人，有一位斜倚着壁柱，用指甲弹奏的三弦对着另一位问道：“哎呀，到底怎么啦？是从双数开始的吧。”

她们刚想坐起来，又躺了下去，才刚躺下身子又站了起来。那里的船底型枕头翻来倒去。在那里，租来的小说跟练习曲扔得乱糟糟的。受宠的小猫边摇着响铃，爬上梯子，所以大家都摇着卸下的不知是谁的腰带逗小猫玩。

我只是一声不吭地看着她们的一举一动。她们只穿一件睡衣，呈现出万千风情的身体曲线，这些豆蔻年华女子的曲线，显得何其丰腴而柔美，不由令我陶醉在一种甜美而优雅的情趣里，恰如驻足于描绘了聚集在宫殿浴池花地砖上土耳其美人奥里扬塔利斯特的油画，抑或是从歌麻吕的浮世绘中体味到的情趣。

辉映在左右窗台上的耀眼夺目的阳光，从晒台上下翻飞睡衣的雪白隙缝间，躺下身子朝上仰望，但见盛夏亭午，清碧如洗的穹窿是那么高远、那般清湛，它的颜色，至今仍令人难忘，铭记在心。

照样是在这样溽热的盛夏正午，我从兼任仓库的堀留那边前往亲父桥方向，堀留一带运输行林立。沿着商店的廊檐下仅有的一点屋阴往前赶，此时，我听到从货仓里面传来歌舞伎长歌的三弦声，它同四周的景色隔为一体，美妙得简直令人不忍离去。

歌声是一位少女的声音，弦子是高音频频的连续弹奏。由于有了这种音乐，仓房鳞次栉比小街的街景，顿时苏醒了？还是小巷的景色因为刺激了我的想像，才如此令人听得如痴如梦呢？就是今天，我依然难以断言。真正的音乐发烧友，听瓦格

纳的音乐取除歌剧舞台装置，反倒觉得过瘾。不过跟它质地全然迥异的三弦，可以说是一种极其原始而又单纯的乐曲，绝不可能拥有仅凭乐器的音色就能唤醒纯粹音乐幻想的魅力。为此，在日本的音乐里面，周围的情景在对它的音乐效果上，就带来不可或缺的必要，这一点是令人无奈的。

那是八月里一个阳光朗照、骄阳似火的日子，晴空万里横无际涯的蓝天一派青湛，浓醇得鲜活欲滴，高高地铺盖在干爽而又污浊的仓库屋顶的上方。小街虽说好像是笔直的，其实不大规则地迂回着，从连续排列在一侧的仓库门口，自里头的栈桥往下的水渠的水面恰好跟从洞穴中窥探外面似的，透过暗黑的仓库里侧，一切都熠熠闪光。系着粗布围裙来往搬运的工人，在靠水库房门口蹲着乘凉，马路上搬运车的马匹垂着鬣鬃，眯缝着眼睛，好像根本不想赶去成群的苍蝇似的，一动不动。在运输公司宽敞门面的店面里，在账房格扇门与保险柜间，年轻人正拨拉着算盘，根本无视人员的出入。鼠灰色的鸽子三三两两，很傲慢地挺着胸脯，在炎天的屋顶踱着步子。搁在驮马嘴边的饲料槽，落下不少谷粒。好像在猜度到底从哪儿掉落似的，精瘦的家鸡有一两只，在马儿的脚底下，战战兢兢地挪着步啄食，根本没有一个行人。空气干燥异常，又柔缓有致凉爽地流动着。

当我对一直繁忙的这条小街那不可逆料的仿佛夜晚一般的寂寞凄清与沉滞凝重，抱持新鲜而又强烈的兴趣，受它的吸引而步行至此时，耳边掠过歌舞伎长歌的三弦的奏响，声音是从给毗邻成片的仓库的屋顶遮挡而无法望见的深处陆续传来的。

在炎天明明历历的寂寞当中，两把三弦正卖力地响起了弹拨声。

我仿佛觉得从未有过比这一瞬间更能真切透彻地体味出所谓的歌舞伎长歌的三弦的感觉。长歌的情趣体现了并不含藏在一中清元调等等当中的、江户气质的另外一面。拍子即使再快，手哪怕再纤细，听上去还是那么率真、简洁而单纯，特别缺少执著，绝无情绪上的黏黏乎乎与缠绵不断之处。然而它的轻快鲜明，在称之为俗曲的日本现代的音乐当中，无有能出其右者。

民歌所表现恋爱的酸楚辛劳与浮世的空幻无着，还有净琉璃所歌咏的人性伦理的纠缠不清，尚未体验过幸福而又宽裕的商家千金，率性而随意，且优雅动人商人闺秀的身影，随着长歌三弦余音绕梁的乐曲，我在幻想里活灵活现地描画了出来。而且八月的炎天也全然无碍，我幻想中的姑娘，正往领边黄中带褐的丝绸上系上一条醒目艳红的匹田纹的腰带。

还是让我再信笔由缰，告诉大家一桩夏天的记忆吧。

因为说要去洗山手区深井里的凉水，夏天我跟下街的两三个女伴一道，嘴里数落着水管里水的热气，前往目黑区的大黑屋去游玩。途中，在茂盛的竹园跟树林的凉阴等处，是古雅的小民居，连绵成片。在我走在通往场末街的小径上，忽然从半山枯败的杉枝墙间，瞥见在种植了稍许花草小院的竹竿上，一件女孩的睡衣仿佛晾干了忘记收似的搭在竿子上。

即使是下街，不往特别一点的地方去，也决不可能目睹浆

洗好的露肩式样的睡衣。它经过洗晒，包藏昔日风采浸染的色泽，已经斑剥得面目全非。翠绿的只有河岸的弯柳，对蝉鸣声也会相当稀奇的下街女子的身世，坐轿车也好电车也好皆出入不便的贫穷不堪的场末街，若在此蜗居一生，在秋雨声中衰老，心绪会是怎样的凄苦！当我如此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时，在以前一直是惟有寂寞冷清之感的场末街的印象里，突然不能不附添上人世的零落、衰老、病死等诸多特别的悲惨境遇。

下街女子的睡衣呀，在灯火的光线下、在树木与花草的丽色间，是值得观赏把玩的。东京的街市里还有庙会，庙会时的夜空笼罩在煤油提灯的油烟中，靠近水渠旁边的街道尤其显得柔美动人。我是否能跟每年一样，今年的夏天也留在东京呢？

八月也已经接近十号啦……

1910 年 8 月

传 通 院

我辈再轻狂放浪，也无法忘怀曾经哇哇坠地浮世的一隅。

设若它就是都市的中心地带，我辈将围裹在无比的荣耀当中，感激之泪将迷糊我们的双眼，朝代表着一国繁荣昌盛的伟大的背景凝望注目。又设若它就是破落不堪孤村的尽头，我辈反而会觉得，在深不可测的眷念当中，同时会有一股悲怆与爱怜。

荏苒的时光在每一瞬间添加了追忆的甘美。我一年一年的回想、慕恋着在都市北边小石川的山岗。

在十二三岁之前，我从未离开过我降临人世的此地山岗。当时的我，因为一桩不知情由的小事，父亲变卖了小石川的邸宅，而在饭田街租室暂住，打那以后，正好是日清甲午海战伊始，再次搬家移居一番街。至于在如今的大久保买下地产，是老晚之后的事了。

我从饭田街、一番街还有新搬大久保的家，因要办一件杂事经过小石川的高坡时，在尚未年满二十的学生年轻的内心深处，不知怎的，心情好像通读所谓的兴灭无常的中国历代通史

时那般寂寞凄惶而又悲天悵人的情怀，仿佛是大梦一场。特别是打自己呱呱落地声音旧院的门前经过，透过灌木丛的枝梢可以望见宅邸的屋顶，那灌木丛在我的记忆里连一枝一叶都是那么清晰。此时此刻，我明明看到父亲的名札后面盖上了陌生不识的他人的名字，却无法涉足宅中一步，每念至此，越发想再度寻觅那面信笔涂鸦房间的墙壁，在房间的窗下挖出的金鱼池等所有儿时的陈迹遗址，也就必然对现在居住其中的新主人内心怨怼不已。

打从我住进去之后，房子已是陈迹斑斑。因此，不久我就得知新主人连门墙都改建一新。也就是说，我儿时的陈迹已经永远从这个浮世中灰飞烟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号称寺院艺术的大型美术制作，是凭借伟大的力量在它所在的土地上形成难以更换的某一特色的。在巴黎有巴黎圣母院，在浅草有观音堂。与此相似，在我出生的小石川（至少仅仅在我的心中），令人不胜依恋地想起小石川的象征，将其他街道跟这一街区区分开来的，当属传通院。在日渐式微的江户时代，与芝区的増上寺、上野的宽永寺一道被世人敬仰为大江户的三座灵山的便有传通院。

传通院这方古刹从地势上看，也是位于小石川这一带高台上的峰顶且又是最中心点。小石川的高地位于发源于关口瀑布的江户川上，南边的林麓洗浴着江水，从水道端攀爬，经过数处陡峭的山坡，往传通院方向的地势越来越高。它的东边与本乡相对峙，毗邻富坂，北面可远眺冰川的森林，下可通至极乐

水，西向是绵延不绝的丘陵，从以浩钟名闻遐迩的目白台一路逶迤到在忠臣藏一带妇孺皆知的高田马场。

与这里的地势相仿佛，我幼小时幸福的记忆，就是以这方传通院古刹为中心，当然也从不远离其左右。

诸位不妨想象我在听闻传通院遭焚后，陷入何等无奈的绝望之中。那是打国外归来不久的事，确切地讲是十一月一个阴云密布且寒冷的日子。我忽然想起小石川，便孤身一人在午后前去探访数年间未曾访晤的传通院。附近的街市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只有古寺的院宇一如往昔残存于世。我至今仍清晰地地记得，多处挖补可谓毫无定所的正殿的旧拉窗，与栏杆腐朽的走廊可谓唇亡齿寒、同病相怜，数不清有几十扇，无比凄清地瑟缩在一起。这是一段何等不可思议的缘分，正殿就在当天的夜晚，在我打追忆的散步归来略感倦怠地入眠的梦寐中，彻彻底底地化为灰烬。

我记得，芝区的增上寺遭焚大概也是那一阵子。

过了半年之后，或许经过了约摸一年也未可知。我那时没有写日记，确切的日子记不清楚了。某日我再度散步到小石川，但见饱含雨气沉滞凝重的晚风，反复翻弄着在废墟石砾间生长的杂草绿叶。

无论如何那般宏伟巍峨的建筑一时化为乌有了，院宇一如荒野荒凉空泛，滞重的晚风恰似勾引起无常之感的风儿，洋洋得意地恣意席卷着。打那以前，为正殿遮挡无从望见的里面的坟茔，变成焦黑一片，自形销骨立杉树的枯枝间即可一览无余。其中，既有家康阁下母亲大人的墓室，也有不知详名名高

望盛的高僧之陵墓。这些是我幼小时候大人们反反复复谈论不休的。那些名高位贵者的坟冢如今一任其荒颓败芜，显得残破不堪，从土墙崩塌处冒出的灌木丛、郁郁葱葱的狗尾草，以及匍匐着倒卧于地的石制门廊间的野茑叶，在反复无常的晚风中摇摆不定，不时发出丝丝的轻响，让人细听上去，显得无比寂寥，难以成言。

据传说记载，惟有水户黄门斩杀爱犬的寺门，幸免于火灾的蹂躏。由于耸立在它老后边的正殿消失，这一背景不见了，它那美轮美奂的曲曲弯弯的雕刻作品为数甚多的顶梁，仅有它们孤独无朋地在层云弥漫的苍穹之中，孑然茕立，那副情形，反而愈发让人悲叹其未曾遭罹殉死的命运。门前立着竹栅栏，竖着连篇累牍地刻写着重建正殿捐募款项的活生生的牌札。传说正殿在不久的将来通过募来的款项会如同基督教的教堂般，新修起一座半是西式风格的屋宇。这是何等可观的进步啊！

我的回忆纷至沓来。还是六七岁的时候，一位老人从芝区的增上寺移至传通院任住持，他安乘着坠有紫色纽带的长柄驾笼，在因随喜的热泪而呜咽的成群结队的善男信女跟众多僧侣排成队列的送行下，经过这座石坊门飘然而去，这一情形在我的眼前一掠而过。如今， Democratie （民主体制）跟 Positivisme （实证主义）的时代已经日复一日地抹杀了最后美妙的历史的光环，非得搅扰落伍于时代的诗人的酣梦不可。

安藤坡业已夷为平地。富坂的防火地带，已经建起了出租楼，当时名盛一时的树木如今也不过只剩下两三株了。残留着

水户藩邸最后面貌的炮兵工厂高大的红色后门，不知撤到哪里去了，陈旧的瓦檐土墙已经改建成红砖墙，引得全家人闹哄哄的绘画书中常见的那座水门，已经形影皆无。

外街的街道上林立的商家，净是一色崭新。以前在这边的街道上决不可能见到西式女士用品店、西洋点心铺、西洋文具店、杂志店之类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笼。同样是丝绸店跟西服店的店面里，其物品已经焕然一新了。

昔日那些少女的倩影，如今何处可求。她们就是从六尺街的小巷抱着印有流派徽纹的黄褐色的布包出来习艺的。从久坚街的秽多街戴着编笠出行的唱驱鸟歌三弦声的女艺人，又在何处可见？时代今昔不同了。在新浴的秀发上插着黄杨木梳的年轻公务员的妻子，掀开写有松汤或是小町汤字样浴池厚帘门款款出行，在这些街角处，蹦蹦跳跳的女学生们发出东京口音的赞叹声，目送着电影广告队的远去。

到了今天，还有谁人能知，在这边鄙僻静小石川的高台一带，过去普通的居民曾将舞蹈界名艺人坂东美津江卜居此地当做本地的荣耀，嘴边时常挂着同样是小石川出生名人们的逸事，如曾因在曲艺场弹曲而被逐出家门的三弦名人常磐津金藏等，有多少人知道那个年代的悠悠往事呢！现代某位评论家或许认为我之所以爱好艺术是因为见识过巴黎。其实，授与我爱好巴黎艺术的、它的受难、它的神灵感应的根本的实力，正如法兰西人对贝因哈特、意大利人对杜丝一样，正是崇尚坂东美津江跟常磐津金藏的当时年青人高涨横溢热情的感化，舍能无他！滋生了哥泽调的江户衰亡期的唯美主义，于我而言，赋予

我相当充裕的艺术素质去品味二十世纪的象征主义。

自夕暮时分起，当天色幽暗入梅的午后，绣球花盛开在牛天神树的树阴中，还有，在南去的候鸟啾鸣的秋日黄昏泽藏稻荷里大朴树落叶纷纷翩若惊鸿时，我手柱藜杖，小憩于传通院门外大黑天神的石阶上。轻抚着其时安放在堂内的一如往昔模样宾头卢尊者的头像，孩提时分在这块小石川的故里，我熟悉透了的各式各样的人们，如今到底怎么样了呢？昔日的往事不由令人心向神往。

总之对我来说，除了母亲跟乳母叙述的桃太郎跟花开爷爷的故事之外，最初传授给我浪漫气息的，便是这尊大黑天神的祭日里从不漏缺的杂耍玩偶人跟在路边说书讲古的两位老爷爷了。

他们两人到底来自何处，我无从知晓。然而打我来到这个世界知道庙会这一事，直到后来离开小石川时止，两位爷们总是在冒着油烟的灯下抛头露面，他们的颜面经年累月从不更改。如此说来，或许在同样的甲子之夜他们还会在同一场所露面吧。

玩木偶的老爷爷是位眼力极差精力不旺的男子，用仿佛盲人哼唱时的苍凉的歌声，应着节拍哼唱着什么“本乡驹込吉祥寺蔬菜摊的小七对小姓吉三着了迷……”，扯放着系在木偶板上的细绳；说书讲古的老人是位尽管牙齿漏风却眼神可怕目光如炬给人印象不佳的人。看上去是打老远处来的，任何时候都是一副穿着草鞋，打着绑腿、把和服衣襟掖在腰带上的出行打

扮。让人想到留神归家的照夜路的带弓形把手的手提灯，他紧系在腰前低胯处绾起结儿的真田产的三尺腰带的屁股处。一旦庙会当天有三四个行人聚在他的周围，老爷子就口衔烟袋直起蹲踞在路旁的腰板，给马灯点上火，飞快地打量了聚拢在周围的人们，把扇子扑腾得噼啪 噼啪响，将从鼻子里连吸了两三次的唾沫响亮地吐在地上。于是以极其低微的干哑的嗓音开始，渐次变成训练有素的滔滔不绝了。

“……但见女人‘啊’的一声惨叫。来者不是别人，正是三本木的松五郎，他从赌场打道回府，可谓兴致勃勃，举着熄灭了的松明正趔趄而行……”

故事越是接近紧要的关头，老爷子总是突然改变语调，插进一些令人费解的一无是处的滑稽故事，以此作为从听众圈中收集文银的前提。早就熟悉此道的听众洞察了这一动向，在半合半开老爷爷的扇子还没伸到他们面前时，就七零八落地跑开了。于是老爷爷当着依然站立不动的听众赌气地说，“那些人以为我不吃饭也能活下来呢。光天化日之下损人钱财真是一帮混蛋。”如此这番鼓舌弄簧，想引人发笑，天真无知的孩子不知不觉间挤到最前头来，见此情形，他嘴里怒喝了几声欲吓退他们，继之自己又自艾自怜地笑了起来，照例吐着唾沫。

庙会的旧事中嵌入我的记忆当中还有一位，她就是听说住在富坂下街魔芋阎魔庙附近的瞽女。看上去像是为了乞讨而更张改弹三弦的，身体长得结实粗大，年纪像是十五六岁的样子，坐在点亮了煤油马灯的席子上，整个晚上不停地弹唱着连调子跟感觉都不对劲儿的《一鸟屋》。她的样子煞是可怜，赶

庙会的人们都会停下来扔钱。过了两三年，盲女成了颇有名声的专门沿街挨户乞讨弹唱的艺人，能弹唱出诸如《春雨》、《梅春》之类的段子，可是弹着弹着，不知何时竟不见了踪影。我也不知道家里的女仆是打哪儿听来的，说是那个瞎子女人眼睛不管用却跟男人私通了起来还怀了一胎呢。

同样是庙会日的夜晚，有一位男子耍起了独角戏来讨钱。他嘴里念念有词，东边相扑手是小柳，西边是两国，从报幕员到司仪都是一人独演独串，然后把东西边的相扑员的手臂轮流分开，结果是全身光溜溜地继续比赛，连裤子都掉到了地上。不一会警察禁止他脱成裸体，那以后的庙会日似乎再也不见他来了。

提起金刚寺坡的笛熊，是理发店的老板，他放下正经的木工活不做，专事吹庙会的笛子。按摩人休斋虽非眼瞎，却是生来的夜盲症。本想去弹三弦，可是感觉迟钝。曾经一度当了评书艺人的二牌演员，由于前途无望，最终当了盲人乐师，是一位略通舞蹈且会评唱说书的开心果。

提起般若的阿留，是一位满背刺着般若文身的年轻木工，一位爱美的酷男人。他总是绾着大发髻的顶髻，自前额到头顶的光头剃得青光发亮。当时绾着顶髻的还大有人在，不过大多是年过四十的老人，所以这位般若阿留是一位将曾经在音羽屋从艺的六三以及佐七那样风流潇洒、英俊豪迈古时艺人的身影，保留重现在我的眼中难以忘怀的恩人。

过去让被水户阁下看重、忝列栋梁之列、戏称为领取俸禄

的家臣想入非非的，其浮浪之名常为邻人挂齿的澡堂女，就是在白浪小调里似乎也曾扮演过的旧时代的卖春女子。作为江户时代的遗风，在当时的澡堂住在二楼涂脂抹粉的女人爱勾引入浴的男人与之戏耍。想象一番如此光景的江户衰亡期妖艳照人的时代风貌，甚至令人对西洋绘画中时常描摹的美女嬉戏游玩的浴池欢乐图不胜钦羡起来。

小石川随着东京全市的发展或许会不到几年就面目全非吧。

起始从六尺巷的租书店借阅老式木版印刷的《八犬传》时，在我幼小的留下很深印象的，便是无法言喻的、神秘冰川的河流与大冢的森林。从我最后一次谒晤位于茗荷谷畔的曲亭马琴的宝冢，倏忽间，十四五年的光阴已然失去……

1910 年 7 月

下谷老屋

逐岁衰老母亲的面容，近来在相对静穆平和的家庭灯光映照下，总不由令人回想起依然历历在目的下谷的祖母来。

幼小的记忆是四岁或五岁，可以说那之前的事怎么也无法回溯了。在我的心底初次诞生记忆的萌芽时，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感觉到仿佛是在幽暗灯火的光影中，看透了深不可测的伽蓝正殿似的。这一格外神秘的雅致心情，在如今的身世中，为浮世的炎风无情地吹刮，愈加心清气定，愈发添加了神秘感。告别称之为“现实”的巷闾的铅华，及至膜拜在称之为回想的寺宇前，人方始触及到安宁、慰藉的空气。趟过那最朦胧不清、最遥远的记忆，回想下谷之家之欣喜，完全是由于这一点。即使是深为现世疏离的身世，在那遥远的过去，作为一介普通人，跟他们同样拥有幸福安详的时刻，每念至此，是何等无上的慰藉与宽怀。

我自然从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初次记住下谷的家跟下谷的祖母的。可是下谷的家，较之我出生的小石川的家是另一番天地，而且距离非常遥远，仅有这一印象，让我觉得似乎从那时

起就了然于心。每当我坐上了汽车，身体不断摇晃期间，我不知不觉间睡着了。过了不一会儿，给人摇醒时，我已经能分辨跟乘车出门时所见到的大门完全不同的门庭，以及全然不同的人们的脸面。

除了出生之家的树木跟泥土之外，我初次明晓的世界万象，便是我出生的小石川的家庭与下谷的家庭间不断往来时途中的景色。当我不再拥在母亲的膝上或是女仆的膝上，虽说年幼却能一个人乘上人力车的年岁开始，打那以后，我记忆犹新的这一途中的景色，如今回想起来，比起仰望业已消殒的寺院壁画显得愈加神秘莫辨，越发诗意盎然。

蓝天与人家的屋宇，还有路旁的树木，举凡一切均是不可思议与不胜恐怖的源泉。其中尤其是自传通院前连接富坂的炮兵工厂的瓦顶土墙，跟院子里蓊郁茂密的林木，在我的眼中显得何等惊惊可惧呀！富坂正因为是危险而陡峭的坡道，一定要小心翼翼哟，家人包括母亲在内在把我架到车上时，肯定会忧心忡忡地提醒出入的车夫，好像还有其他原因似的，那些场所特别镌刻在我的心上。而今天，跟电车的开通一道，瓦砾、漆灰筑就的那面鼠灰色的瓦顶土墙、墙角处整齐排放着砾石的高高的土堤，都一齐消失一空不存影迹。院内的树木看上去大部分被砍伐，我最近在电车通过时每每把头伸出窗外观看，举目所及，无有一物能唤回昔时的幽暗与凄清。

下了富坂，经过水户殿的朱门，再登上险峻的“对面富坂”，这之后，顺路经过本乡来到开凿的山路。这一带街景的记忆全部抛之脑后了。从下谷回家的路上也好，从小石川开始

的行程也好，这一路途正好我是在车上睡过去的。

说起睡眠，母亲、祖母出于担心我给外面的风吹着，总是告诉我：“你要是在路上睡着了，富坂的树林里会出来一个化身人，会把你那些宝贝礼物都拿走的。”有时从下谷回来的路上，我全部身心放在从祖母那里收到的点心跟玩具，用小小的双手把它们紧抱在胸前，可是终究还是睡着了，回到小石川的家中醒来之后，发现点心跟玩具安好无恙，竟不问缘由地悲喜交加地号啕不止。

下了本乡，在广小路上，会有铁路马车通过。它格外不可思议，我时常望见那些透过窗子见到的乘客的脸，可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呢，看上去跟母亲还有祖母一点也不一样。

穿过广小路，走过乱糟糟的御徒街，忽然来到一块宽敞的所在。这便是佐竹原。过去是佐竹侯府邸的遗迹，一时之间如同浅草的奥山般观光客络绎不绝。我记得在此进过钓鱼池，看过击棒球，还欣赏过硕大的大佛像，不过那都是相当大之后的趣事了。

一条特别宽阔而笔直的大道两侧，挖有两条大沟渠。沿着沟渠的住宅看上去都矮小贫瘠，其中惟有我祖母家的宅子与众不同，拐角处建有高高的仓库，古香古色的冠木门，围着钉有道钉的板墙，在幼小的心中显得无比高贵和格外寂寞。

封建时代的贵族趣味，其实在这个古雅的下谷大宅的所有角落，无处不羁留下它的旧貌。我在想象今日派武士的家庭情景时，眼前必然浮现出如下的事物：下谷大宅的两根木桩间插一条横置的冠木门，院子深处搭建的铺着宽大板台的大门，将

窗格涂成油黑色的两扇拉窗，将桔梗的家徽染成绀紫色的雪白的贴纸墙壁，挂在贴墙横木上泥金画长刀的刀鞘以及长达两米的长矛。

从这里打开跟墙壁一样绘有家徽的隔扇，便是宽敞有余、幽暗薄明且毫无生气的客厅，在它宽大的壁龛间，在古老的装饰物前，放有长刀短刀及甲胄。

铠甲仿佛活人披挂着一样，顶着头盔，戴着只露出脸颊的假面，两条护臂按在膝头上，两只护腿左右各一地伫立着，可是手、脚跟脸都不复可见，只是扮出宛如活人般的形态，在幽明的客厅尤其幽暗的壁龛间，看上去总是纹丝不动地凝然端坐着，打一开始就让我觉得百思不得其解，直至久远的后来。在雨丝纷飞的阴暗时日里，则更加让人觉得心惊胆寒。

不过也许是从七八岁时开始，从我喜欢武士画本跟半截木棒时起，我对甲胄的想法完全焕然一新，也是不争的事实。

下谷的家中，当时住着祖母、伯父跟伯母，还有一个最小的叔叔。不过，除了这些现在我依然看见的人之外，在那栋古风犹存的阴暗昏明的宽大屋宇中，直至不太久远的以前，祖父大人曾经在此生活过的痕迹，仍能让我略略感受得到，而这全是因为那副铠甲跟武器，以及摆放在挂有铠甲的客厅里林林总总的古老陈旧的道具、箱箧乃至书杂等。

小石川父亲的家中则没有铠甲，为什么光是下谷的房子里竟有类似铠甲跟长矛的器物呢？曾求教于祖母，她的回答是：“那是先人的遗物呀！”起初我虽然懵懂不清，但还是隐约明白，人死不能复生，而是永久地远逝了。接着不知怎的，在活

着的人眼中，留下这些不可思议的遗爱之物，对此事生发感慨，这的确是一个契机。

下谷的祖父啊，您老人家业已隶属于过去，在我少年时代的心中，投射出何许幽暗而又神秘的光彩呀！下谷的祖父既是尾川家的儒士幕僚，又是在明治维新之际与勤王志士们交往甚密，且深蒙三条实美阁下的知遇之恩，成为明治政府初期一言九鼎的重臣。孩提时代弥漫于耳际的此类有关家族历史的传闻，直至我长大成人后，许久还在我的心底予我以不可撼动的感动与激励。

追怀波旁王朝而始终不渝的夏多布里昂，在他的自叙传记《来自坟墓的记忆》的卷首，述讲“吾人生而为贵族”。阿尔法雷德·德·缪塞在叙述《一个世纪儿的忏悔》时又占尽先机，首先洋洋洒洒地写就了长长的篇章，记述了他出生于世时当时社会的形势与状况。这一切对自传体小说的著述者而言，并不仅只是在自己的传记中徒然无功地添加什么小说色彩的手段，而是因为，他们深信要细致了解他们一生中的思想及精神生活，将具有不可替代的深刻的意义。

当我到了和祖母以及父母亲等一道前往向岛去赏花的年岁时，他们告诉我，白髯神社的堤坝处竖立着巨大石碑，就是下谷祖父的门人为颂扬先生的功德而建造的。而在当时的我看来，不知何故，真正的坟茔虽在谷中的天王寺，在此兴建同样的东西，全然不解其意。我想或许只有伟大的人才会筑就数处墓室吧。

石碑如今仍兀立在原处。对尊重历史完全漫无头绪的东京

市政府，如果不把市政改革的黑手伸到那些偏僻的角落，或许那些石碑从此以后会一直作为白髯神社院宇内的装饰品才长久矗立于斯的吧。

十七八岁时，为了抚慰在“幼学便览诗韵含英”等学科时的无聊，我罗织了如下汉字，排成汉诗。

孤碑一片水之涯，
重经斯文知是谁。
今日遗孙空有泪，
落花风冷夕阳时。

然而仔细琢磨，我已从这一时候，初生了放荡的诗趣，换言之也即初萌自文字中唤醒的艺术快感。在称为香奁体的中国古诗中，其曼妙美艳的形式是何等迷醉了我的诗心。

艳体诗成拂壁尘，
竹西歌吹买青春。
二分明月犹依旧，
照此江湖落魄人。

别后情怀愁易催，
相思有泪梦低回。
桃花落尽人何在，
细雨江南春水来。

我摒弃了课业，拼凑起这样的文字且乐此不疲。然而，汉诗抽象化且富于夸张、佶屈难驯的苦恼，对我而言，催赴我不久便醉心于柔软温情且自由自在的为永春水的写实主义。过不多久，这种精神上的文学游戏，与二十岁的肉体的需求合为一体，数次使我的身躯远离家庭的篱藩，牵引到荒淫无度、寻欢作乐的巷间中去。我完全忘记了下谷的家世，醉生梦死地度过了数年的时光。三十岁的秋风吹拂着夏日的树叶，放荡的美酒，对清醒之际的百无聊赖，以及初显端倪的颓废主义的艺术，仅能唤起一时的慰抚。悔恨如同交错的狼牙愈加噬咬着我衰弱的肉心。

在此，且让我两次连缀起同样的文字：“逐岁衰老的母亲的面容，近来在相对静穆平和的家庭灯光映照下，总不由令人回想起依然历历在目的下谷祖母来。”

祖母一如所有凡人都会衰老而终一般，还是驾鹤西归了。那是我跟小四岁的弟弟一道，到小石川竹早街的小学上学时，所以在记忆中，历历分明地浮现出家庭中当时悲怆的一幕幕情景。

不知从何时开始，祖母再也不像从前那样，经常到小石川的家里来了。我也不像以前那样往下谷的老宅去玩了。我不大记得，祖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身染病疴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病恙夺去了祖母的生命也不大明白。我跟母亲一道时常去看望她的病情，然而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就中断了。这样一来，母亲就把我叫过去叮嘱了些什么，把我跟弟弟托附给照料我们的女佣人，留下父亲一人，自己一个劲地往下谷的老宅那边跑。

简直是度日如年，日子太冷清了。较之祖母的病情，应该说我对源自病况周围清冷的环境感到特别悲哀。就一个在甜水中泡大的娇孩子来讲，他习惯于动不动就不由分说地漫天撒娇，任性之极。于是照料我的女佣人，就会郑重其事地屏息敛声，对我说：少爷呀，你的奶奶正大病在身哪！所以我就像做了亏心事似的责咎不已。到底怎么样才好呢，我真的不胜悲哀。窃自以为要是祖母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母亲能回到我身边就好了。

每天早晨都让女仆伤透了脑筋，终于把我送到了小学，有一天中午时分，家里迎候我的车夫突然来到了小学的操场。他对我说，快跟弟弟一起到下谷去！一想到会见到离别了好久（其实就一星期左右）的妈妈简直欣喜若狂，根本不去猜测其他旁事。

时令到底是冬天还是夏天都不大记得了。街市的景色在我的眼中荡然无存。只有在正要踏进下谷老房的冠木门之际，我留意到平素总是无人出入门口的板台上，摆放着三四双驹下木屐，还有一双皮鞋。我们平时总是从外面看不见的侧门进去惯了，惟有今天像贵客一样，从板台进入室内。不知何故，随着我们一起乘坐的车子驶过板台前发出的响声，好像静候着这一切似的，只见正门的拉门打开了，出来一个身著家徽的捻线绸料外衣下套裙裤的从未见过的男人，出来迎接我们。小孩子的直觉无端告诉我，一定出现了什么火烧眉毛的急事，所以刹那间的不安令我想不顾礼貌地大声呼喊妈妈这一名字。这时无声无息地桔梗色家徽的隔扇门打开了，也不知是什么时候赶来

的，我的父亲蓦然从那里探出头来，他的脸色令人心惊胆战，所以我大吃一惊，张着嘴惊竦地站着不动，于是父亲一声不吭地牵着我跟弟弟的手，带到里面的房间去。那期间我心里一味想着母亲。

母亲不出其然地出现在那里，还有伯母、伯父跟小叔。在好像是医生的一个陌生人身后，一位身著黑色西装、脸色头发跟眼睛的颜色都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身材高得吓人，他正忧郁地侧伸着他的长腿坐着。我从来没有像正好今天突然在下谷老房的内宅里看见如此不可思议的人影般，错愕吃惊过。在祖母身体康健时，好多个星期天，我被带到当时甫建成的壹岐坂教会的教堂时，我记得在那里时常见到那个洋人，事到今日还记得他的名字是斯宾耐尔博士，是一位来自德国柏林的传教士。

在教堂不时见到葬礼的情景，跟斯宾耐尔博士的身影，一下了把我的心揉碎了。我在根本没有谁提醒的情况下，自己主动地正襟危坐，也许就只有这一次。

朝着仰天躺卧着祖母的枕旁，母亲双膝前蹭，用低低的声音一板一眼地：

“宗吉来了，是宗吉，妈，是宗吉。”母亲反复唠叨着我的名字。

祖母看上去还没有睡着，顺着声音，睁开了眼睛，只有眼睛朝着我的方向，接下来似乎微笑着招呼了一下。

当时伯母朝我的手中递过细匙一般的东西，用眼神示意我往祖母的嘴里喂药。我战战兢兢地依令而行。

当天夜晚我住在下谷的房子里。我不大记得，从翌日起床

到上午是怎样度过的，是在吃过午饭不一晌的工夫的事。平素让我觉得特别害怕的伯父，拿着一截长弓走了出来，我不作声地望着发生了什么事，但见伯父对我说，我要把到院子里来的乌鸦赶走，你也来帮忙吧。我当时根本没有注意到到底是否有鸦叫，所以在当天，实在分不清，为什么住在下谷的家人那么讨厌乌鸦的叫声。

乌鸦在伯父的驱赶下飞走后，过不一会，又好像到祖母休息的卧室的屋顶上聒噪起来。只叫了两声，不等人来赶它，就不知飞往何方而去了。这是事后很久，谈到魔鬼跟乌鸦的话题时，作为事例从母亲那里听来的，方才略知一二。

我跟大家一道，像昨天下午一样，坐在祖母的枕边。很真切，是在掌灯的时分。静卧着的祖母在我几乎未曾觉察期间，停止了最后的呼吸。

嗨，实际上，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明晰地回想起，祖母留下我们离开我们的世界往另一个世界而去，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何处。除了在祖母弥留之际，特别静穆平和之外，我实在说不出什么。

我确实既没哭泣也没喊叫。可是母亲跟伯母，那些这之前我一心认为他们是大人的人们，总是哭哭啼啼个不休，见此情景，我顿时没有主心骨，不知如何是好。我害怕如果我不像大家一样哭上几声对祖母就太不敬了。可是当时的我，在我那孩提时的心中，还未准备好跟大家一样无比痛切地感受死别的悲哀。

是夜，一些我素昧平生的人来到下谷的老宅。我们静静等候着传教士斯宾耐尔博士匆匆地赶来，一群人就像我时常在教

堂里见过的那样，泪珠涟涟地长时间默默祝祷。

下谷的祖母终于升上了基督的天国。

没有必要在此记述殡葬的情况。我只想说一说，随着年事的增长，起初见到铠甲跟十字架这两种可谓誓不两立的物品并列摆放在下谷老宅，想来实在神秘莫名。

祖母将挂于门口横木上的长刀夹在腋下，在曾经喧嚣尘上的幕府末朝的某一瞬间，直至她的生命香消玉殒的关头。如今只能在歌舞伎戏剧的舞台上方可见到位居三品的名门闺秀，是出于怎样的动机，竟至相信了从遥远的大海彼岸飘洋渡海而来的新教呢？我是无法推测她的心理的深层变化的。哈，这是何等不可思议。当时文明开化风气在抛弃历史的权威上可谓雷厉风行，在这一时代里，对不学无术、倨傲无礼的明治之子的我而言，将祖先遗馈的封建时代的宝物，如此不加修饰地予以展示的所在，难道不正是那栋古老的下谷宅第呢？同时，引人误解国人的迷梦尚且未曾明确醒来的时代里，对居安于偏狭岛国之子的我而言，展示异彩纷呈的新型宗教的所在，的确就是那栋古老的下谷宅第呀！哈，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我的母亲跟祖母一样，不久前开始信奉了基督教。

我的弟弟继承了下谷的家业，也是在不久前信从了基督教。

惟有我一人不知何故，跟那些和善可亲的东西分道扬镳，正走上一条别样的道路。

1910 年 12 月稿

乐　器

乐器无异于恋人的照片。像片不会开口说话，却足可慰有焦渴不安的心灵。纵使不去弹奏，不会弹奏，哪怕没有拊琴人，有乐器的家庭也会无比温馨。

与艺术同好推心置腹地畅谈，或与恋人天真无邪地嬉戏，以及独处静室耽于沉思，其居室内若置以一宗乐器时，现场发生的所有生活片断，都无一例外自然而然地、深情款款地予以诗化，仿佛连对必将来到的未来时日的向往中，也会平添上一层雅致色调，予人以无可言尽的喜悦心情。

缄默无声的乐器外形，对目不转睛地凝望它的我而言，较之不时聆闻乐声，尤能展示丰富多彩的沉思默想时的愉悦。

乐器恰似赋予灵性的人一般，其品质可谓千差万别，其形态亦是林林总总，向人诉说着精彩纷呈、风情万种的话语。

在室内一隅，在一个微阴的午后，日光实难透过窗帘的花边，雾气浓郁的北方海域的风景画中，印象派的色彩啜泣无泪，在那方墙壁中，有一只细长且高挑的雕花玻璃瓶，插在花瓶中的一朵蔷薇花，慵倦无力地将身姿倒映在油黑光漆的琴台

上，仿佛雄狮般伸展着前脚长久且平静地蹲踞着的钢琴的英姿，令人生发漫想，或许不待触摸其雪白琴键丽人的指尖，便会由海涅径直奏弄出浪漫曲（Lieder）的数篇乐章。

若是在波斯织就的地毯上，脚套绣花式样的柔软弹性的草履踩上去，或在绢绸垫枕不计其数地堆放其上的长沙发上半身侧卧，从埃及烟草的蓝烟中，凝视张挂于墙壁上的曼陀铃，注视它那圆鼓鼓的、富于光泽的、弹性十足的后背，仿佛从远处聆闻到 Seguidilla 舞蹈跟哈巴涅拉舞曲（Habanera）的狂欢节的喧闹声。

五月梅雨季，将三弦琴包裹于睡衣中的茅舍中的佳趣，只可意会，总之在此是无法言表的。

就在古朴雅致书斋的壁龛间，任其一直尘封烟熏，搁上一把三弦琴跟一管尺八箫吧。自己与其染指这些乐器，不如无比怀恋地远观其形影更具风情。

此类乐器，已是经年累月，历经数人之手吹奏过生命的强音，即使眼前无语，在幽明的壁龛间的角隅，不时会在高高堆积的书杂后面完全埋没身姿。可怜可哀的二十岁梦靥的骨殖，即使我伤心无比地哀叹他们的命运，无论如何，在自己身上，像过去那样把它们拿在手中游乐一番的精神与幻想，已一同在倏忽间消弥殆尽。我恰似一位痴痴狂狂咀嚼亡人之爱的痴汉，只想率真地娓娓诉说这些乐器的历史，那是何等其乐融融、抚灵慰伤。

已是住在小石川十二三岁的旧事了。父亲家的里手是一面

令人恐惧的山崖。崖上长着如同森林般茂密的树木，穿过下面的贫民窟，从远方坡地的中段搭建起的寄居宿舍的窗口，那山坡正好跟父亲家的高坡对峙，某一个晚上传来连管、尺八箫合奏的歌调，我是何等心旌摇荡，有一种无可比拟的亢奋。很早以前从少不更事的孩提时起，流注在夏天每个夜晚“新内”曲调的三弦声，那一夜初闻尺八箫的曲调，细风吹送过来的远方赤城下祭祀之夜的震天鼙鼓声，如此等等，我都不由得感到一种幽明莫辨的神秘的冲动。那一瞬间的内心状态，如今仍历历在目，记忆弥新。那种初闻之令人耳目一新的声音仿佛并非当时才听到，而是在自己未出生以前便数度有幸聆闻。幼年时代所经历的诸般神秘的冲动，或许远自鸿蒙太古近至眼前今朝，生发于滔滔不绝横无际涯的人生长河中泛舟划楫的人们的灵性的惊诧火花当中的缘故吧。

过了两三年到神田一桥的中学上学时，在一次慈善会上由上野的音乐学校举行音乐会，我前往参加时，听到早已见背的荒木竹翁（初代古童）的名曲《残月》，以一代名人著称的艺人的技艺里，确实饱具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对这一点，虽为身为孩童，仍感铭不已。不知什么时候起我特别想吹尺八箫来。特别是在月色溶溶的良宵，发出那种凄清冷寂、无依无着，而且不时突然转为亢奋的强烈力度之声的尺八箫，若是通过自己的嘴唇能够吹奏出来，心情将会是何等怡悦。我在心中数度描画着剃发秃顶身披短礼服的古童翁，那仿佛专门将技艺的妙韵蕴含于其中五指的张弛，以及随着轻微颐颚 的抬动，渐渐传出的愈发美妙得不可思议的旋律，从古朴雅致的竹管里面

自由自在飘逸而出的情形。

如果可能的话，别说到明日，我恨不能当下拜倒在古童翁的门下成为其弟子，向大师讨教那不可思议的技艺真谛。不过接近世称一代宗师的第一流大家，绝非轻易之举，我并不只是对此犹豫逡巡，而是那种事情决不可能为古板的家庭所容许。我绝望之极，深知若要勉勉强强自己一人解嘲自慰，除了避开他人眼目行独奏，再也没有良策。因此，在学校回家的路上，我瞅准了神保街的一家旧书店，求购了两三册所谓的尺八独奏之类的书杂，接着又找到一家笛子店。

虽然明知尺八箫在旧道具店、庙会的夜市摊上等处，陈列了各式各样的品种，可我怎么也不想购买庙会上的笛子。看来，从那天开始，普通城里人对日常生活中不起眼的物品以及食物，总爱说三道四，讲究什么“本地货”或是“正宗”之类，特别喜欢精选鉴赏最上等货色的癖好，也在不知不觉间流传到我身上。花费同样的银两虽说远远不够，我还是想买到出入于正宗世家笛子坊的尺八箫。浅草的藏前边一带，有一家从猿若街时代开始就将伴奏的人们当成顾客的笛子铺。我从某处闻知此事，就急火火地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乘有轨公共电车到雷门之后，不顾一切地四处逡巡着寻找那家铺子。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发现了一家很像那么回事的商店，我吞吞吐吐地一打听，散坐在店间用砥石磨着竹片的一位老爷子说：“很可惜，本店制作的全是筱笛呀。”不过靠着这位老爷爷的热情，我得知在汤岛天神庙的女坂下一带，有一家叫什么名字（他本人把名字也忘了）的精品笛子店，而且也做尺八箫。于是我再

度抬起疲惫的双脚赶到那边，这次是真真切切地发现了挂在屋檐下的招牌。结果在这家店铺里，正如藏前街的老人告诉的那样，数不胜楼的尺八箫装点在安有玻璃窗的柜子里。戴着老大的黄铜眼镜、好像有把子年岁的老爷爷，照样在用砥石磨着竹子，他应我的要求，从柜子里取下五六支笛子，对我说，哪一支最好还是你先吹一下看看吧。

虽说我好久以来一直对它的音色充满憧憬，实际上连用手接触的事都没有过，所以更不可能试吹了。在当场我羞羞答答地问了些问题，其实最操心的是它的价格，一打听，老爷爷取出其中的一管，说：“这是一根地地道道的品质上佳的竹子。”在用布拂拭过之后，他把嘴对着笛孔，像是让我一一聆听五个笛孔的声调似的调试着音色。于是这种笛声吸引了在路上玩耍的孩子跟保姆，就连沿街商店里的小伙计，这块爱瞧热闹的土地不一会就有五六个人站到店子里，打量着我的脸。在山手区幽深的板墙中安度岁月的羞怯的我，感到特别难以为情，实在无法忍耐，就像仓皇逃走似的求购了一管尺八箫，匆忙离开了店铺。

两三年之后，随着慢慢在神田美土代街开张的古童翁的门生，一位名叫可童的老师，招收我进入他的师门成为他的弟子时，先生告诉我说，它跟庙会上的笛子摊叫卖的尺八没有区别，只不过相比之下外表略微美观一点而已。历经如此的艰辛终于弄到手的尺八箫，根本就无法胜任吹奏专业表演家的曲子。我还知道它根本就是音律不准的拼凑出来的便宜货。而且尺八这种乐器的制作，并不像琴弦那样可以由专业工人的手制

作出来，而必须是世家宗师本身耗费心血的产物。还有，它价格昂贵，五块日元以下是根本买不到的，如此等等。我得知举凡特别的技艺中都伴随有特别的隐情密事。

事至如今，我倒真的发愁起来，要买到专门演奏家吹奏的那种韵律周正的尺八，能否筹措到五块日元还是未知数。以一个中学生的身份，向家人开口提出如此巨额支出的借口委实是太难了。若是明明白白地讲我想买尺八箫，已经多次成绩不佳的我，不仅不会得到父母的许可，反而有在今后的行动中会有另外束缚之忧虑。说不准要是一招不慎，就连每月领用的小钱，向老师交当月学杂费的钱都无法再领到。少年时代相当危险的野心，时常在这种事情之下发作。在我的脾性里面，看上去似乎潜藏着盲目的因子，好像紧张不已的温柔心肠不时会斗胆干出大胆放肆的行为似的。连自己也深为不解的这一因子突然将我带到我家附近的一家典当铺。我把自己所带的银表当了，仍然不足的部分用身上穿的新外套做了抵押。我决定跟家里人讲，银表就放在外套口袋里，外套跟银表一起给人偷走了。

伴随着这一难以忘怀的可怕经历，我总是想起同校的校友S君那幸福快乐的身世。S君也是一位跟我一样喜欢尺八的少年，可是他与家庭的关系却跟我完全不同。首先，他没有了父亲，温柔贤惠的母亲任何事情都听任S君的所做所为。而且，S君的叔父，其人曾经在自己家中招呼过一代师匠古童翁，向他学过尺八。因此，S君从他叔父那里借来了古童翁真传的曲谱，还得到一管尺八，而且还不时透过拉窗聆听到古童翁的吹

奏。另外还有，S君有两位可爱的妹妹，他们那里总是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三曲合奏的练习。

关于这一点，也许我对没有姊妹、全是男孩子的家庭，觉得无比冷清。那就像是古刹的庭院，四面掩映在全是劲松跟青杉这些常青树的浓阴中，而不见可爱动人的一草一花的绽放。我时常在星期六的下午，携着尺八箫前去S君的家中造访，几乎忘记时间跟他们家人一起合奏。 S君大学毕业之后，马上谋就职位前往神户赴任，与此同时，迎娶了一位熟谙琴曲的夫人，在须磨海滨建立起幸福的家庭，听说至今仍夜夜合奏从不懈怠。可是我已经十年未跟他晤面了。

S君的技艺可谓炉火纯青。 S君珍藏的乐器必定放在锦袋里，常加爱抚从不小视轻慢它。跟他相反，我的尺八箫，那件典当了银表买来的乐器，一直塞在从美国大陆到欧洲旅行的皮箱里，从来没有拿出来过，因此好几个笛孔已经破损，油漆剥落，由此缘故，已是音律絮乱，荒腔走板，如今终究已沦为不堪再用的一件废物了。

宝贵的尺八箫已是如此下场。听说为了完成尺八箫的技术，必须对三弦之道有所心得，正好在中学毕业后，当时被父母放逐的结果反而让我比从前获得更大的自由，所以我频频偷偷试弹旧三弦琴，也照样是弃置一旁不知何年任其丝断弦弛。

时至今朝，不用说我反而希望这些乐器就那么弃毁不用。即使换上崭新的琴弦，鲁钝的指尖再也不可能弹奏出清音。哪怕修缮好磨损的笛孔，吹奏者即使摧肠裂肺也不可能奏回往日的曼妙音调。尺八所传达的原始古朴的旋律，只适合于倾诉迎

来二十岁时的年轻脆弱的内心悲愁。三根丝弦的窃窃低语对今天的身世而言，惟有作为过去梦呓的再现时才具有无限的价值。“时代”潮流的湍急漩涡那令人惊惧的轰鸣，一时之间将我的心从这些乐器令人感伤的低调中牵引开。然而我对未来不可知的某些事物，对在知晓之先就早已受尽挫伤、表示失望，且原封不动保存下来的过去的事物，在此二者当间，惟有彷徨踯躅。这无异于从悠长的酣梦中初醒归来的浦岛之子，眺望荒废坍倾的故里旧庭时的心境。

当晚秋杲天丽日的光辉消隐后，在那清丽的月光尚未照临之前，在黄昏跟夜晚的交界处，是不辨幽明的苍茫，那么郁郁寡欢、那么悲切寂寥。这两种不幸损毁的乐器，在书斋幽暗的壁龛一隅，连绵不断地演奏着无声的清音。

1911 年 10 月

日本庭院

缠绕着常春藤的柴门，紧闭着虫豸蚀咬的那扇门扉。

看上去从没有人打开过，其实绝非如此。

只是为了防止缺乏公共道德意识的民众，为防止他们摘花损枝，往柔软的青苔上乱扔纸屑与烟蒂，才紧紧闭合的。

既然守门人老是打瞌睡，不妨径直推门进去。不过柴门非常促狭、矮小。因此，头顶高筒礼帽的人士应特别小心，得弯下腰来以免碰飞。

这不是一座为漫步而设的庭院，而是为在亭榭中缩着身子端坐下来四处打量而建的庭院。此故，庭院才相当促狭。

然而院中有山，有池，有树林，也有花丛。

遮天蔽日的树阴，任何时候都跟黄昏时一样幽明不清。那些树木遮拦了墙外的喧嚣，也不让庭中开放的花香跟鸟语往外泄漏。夜晚迫不及待地驾临。

通风条件很不好。因此地面潮湿不绝，苔藓跟野菌令人惊惊似的疯长着。蜘蛛在四处张罗挂网，还有蛇蝎、薮蚊也很厉害。幸好蟋蟀直至小阳春的午后，还在唱着夏天的歌谣。

池水照旧波澜不兴，变成了腐水。极端茂盛差不多连水虫游泳嬉戏的空间都隙间无存的水藻，让人觉得不久便会吸干所有的水量。龟鳖、鱼类不见踪影，满耳全是蛙噪。

池端有一口青石古井，石头上到处爬满了爬山虎。往井中望去，漆黑的井底散发出腐叶的霉味。

小巧的荒祠建在假山后面幽暗树阴里。祠前站着雕刻着耳朵、嘴巴的石狐。鸟粪密密匝匝地落满一地。

这便是日本古老的庭院。

我不为人知地来到此处，静阅春、夏、秋、冬，细赏树、花、鸟、虫。偷窥着潜埋在古井深处秘密的阴影，侧耳倾听着雕刻着嘴巴的石狐嗫嚅的传说。

这一切并不见得特别稀罕。故事仍然一样，跟我们听了无数次早已听厌了的故事相同。在日本庭院里游移的季节，只不过是司空见惯的相同的花儿、耳熟能详的相同的鸟儿，以及相同的蛩音的不断反复而已。

然而，现在的我正处于对相同的事物、古老的物象心满意足之际。我并不奢望在此迎候司空见惯了的漆黑的夜晚，期盼别样的崭新的拂晓。

每次来到日本的庭院中，我都会记上一段驳杂无绪的花鸟日记，于是产生了下面的文字。

梅　花

梅花的花蕾很大了。从正好是光照充足的朝南的枝头，一朵两朵地开始绽放。我一望见梅花，心绪就一味沉浸于测试有关日本古典文学的知识当中。梅花再妍美动人，再清香四溢，我们个性的冲动却在根深蒂固的过去的权威欺压下顿然消萎。汉诗、和歌跟俳句，已经一览无余地吸干了此花的花香。因此就我而言，不再有任何清香、风情。梅花呀，你是业已委身他人的恋人，是一位不幸委身于老富翁的娇俏舞子。

黄　莺

远离尘嚣一处废园的深处，以及冷清偏僻的乡下农家，听见此鸟的自在啼唱时，便给我带来令人怀恋故土的甘美的幽怨，在四下里回荡着。深闺的处子对充满诱惑的街衢喧闹，也会百无聊赖地神思飞越，恰恰鸟语会把它们传递到处子的内心么。可是在车声隆隆的街市中，忽如其来地听到莺啼，岂止不堪续听，简直让人觉得在奏响怀乡的恋曲，呼唤人回归到远处深山的幽谷中去。因为，在车水马龙的所在，莺声或许显得软语款款、轻柔滑腻。与此同时，在凄清冷寂的处所，它的啼啭令人美不胜收，简直令人肝肠寸断，仿佛精细雕琢出的一般。

幽　兰

从石砾间绽放出了形如彩蝶的小花，可是这种花是无色的。黑黧黧的叶子一如芒锋，纵横恣肆地伸展着，我还没有培养好将这种植物的叶子跟花姿用淡淡如水的水墨画勾画下来细加玩赏的功夫。自然而然，对此就不会产生用拟人化的手法，把它历数为四君子之一加以崇敬的心绪。如果暂时抛开传说观察这种植物，让人觉得不取汉字的名称，而用拉丁语标名纳入植物学家的采集箱中，更为合适一些。

灼　桃

它的红色不似蔷薇花的红色，不是那种以天鹅绒般的光泽自矜的，让人想像着古代意大利贵族恋情的那种艳红。也不是石榴果实的那种红色，它仿佛水晶，让人联想到近代诗人讴歌青春热血般的殷红，而不是那种可怕的堕落女性的、饱含深重烦恼之色的大丽菊的深红。桃花的红色，是来自平纹薄绢的往昔某种绝品纹样的染织色，讴歌的是唯美纯真的、不晓恋意的日本少女的天真无邪。

樱　花

莫去过问以天地山川的自然大美强行使用来充当简单促狭的国家主义的象征的以往的艺术，也别去回想在高楼大厦的红墙青瓦间，民众的欢乐跟警察的强权产生冲突的荒淫下流的向岛一带的生活情景，暂且忘却横滨商店的玻璃窗上装饰的名胜风景的名信片那冷酷无情的色彩吧。还有，远离现代所有的教育、感化以及社会上先人为主的判断，作为一介纯良无垢的乡土诗人，去面对装点着乡村山野的这种特殊的山花吧。如若不然，吾人必将得到一次机会，哪怕一次也好，去接触民族艺术的伟大而初始的光芒。我们须首先清心净虑，以天真烂漫的崭新的感动，去远眺这种全新的花朵。

木　兰

佛陀的教谛，基督教的教义，以及日本的原始宗教所传承出的神道等等，在它们当中，决不可淡忘它代表一种艺术美的存在，那种美难以觅见，令人无比眷恋又倍感清寂。

藤　蔓

今年年方二九、才色双绝的某华族贵胄的千金小姐，如果是我的恋人的话，暂且这么假定吧。如此一来，我得乔装打扮，身著像田舍源氏阁下那样的装束，也让我的恋人发髻高耸、身披广袖和服，然后两人依偎在一起，缱绻留恋于在春阳的艳影中垂下紫色花房的藤架之下。为了能向后世夸耀我们无穷无尽的荣华富贵，让我们聘请一位浮世绘画师中的名匠，来描画我们两人的肖像。

棣　棠

希望你嘴头上不要老是动辄以什么黄色人种小瞧我们。尔等白种人的国度里，如果到西班牙的南边去，不是也夹杂着橙色的黄种么？且让菜花、棣棠跟菊花的国民肤色，在一晴如洗、片云无存的日本晴朗天空下闪闪发光吧。

牡　丹

切莫一开口就津津乐道地讲《花之舞》呀什么的，别老把纽约

或是什么城市的戏剧中见过的新编的舞蹈挂在嘴上。像《牡丹与狮子》、《竹虎》等所有绚烂夺目的诸如此类的艺术,悉在江户。

百　合

就好像因为你过世了才刚开始认识诚实价值的不幸诗人的诗篇。你跟梅、樱、松一样，古往今来，毫不逊色地生长在这方岛国的土地上。可是跟对梅、樱、松恰好相反，社会从来不关注你的姿容跟芳香。因为你的姿影确实不适合用于象征急功近利的日本道德。几乎所有方面都有所涉猎，都曾创造出富有特色的古代文明的江户时代，其国土上萌生的所有植物的形象都捕捉殆尽，在此完成了其原有的装饰美术，在此过程中，惟有对你的声影连一丁点儿的关注也未曾施与，委实太不公了。毕竟从像麻叶那样相当质朴的植物也创造出了城市少女爱穿的衣衫纹样，而惟有你的声姿，仅被痴人喻为美人的“款步、行姿”，好像连过去所有的族徽里也从未采用过。不过，一个出人意外的、骤然一新的时代如同魔幻般地来临了。一个你胜利的时代，一个充满赞美的时代，如今正逐渐在你的眼前展开。

绣 球 花

写过《恶之花》的名诗人，喜欢夜枭、猫、蝙蝠、蜘蛛，

他完全置此花于不顾，究其缘由，完全是因为风土的关系。

Mainte fleur epanche a regret
Son parfum doux comme un secret
Dans les solitudes profondes……

琳琅满目的百花花姿招展，
在那无比幽深的清寂中，
吐露着如同秘密般的甘美的薰香……

读到上述诗句，我迅即联想到了绣球花。在那阴雨绵绵梅雨天，古寺旧苑深深的树阴下，绣球花苍白着脸俯首低耳，沉默无语地开放着。那苦艾酒般的色泽，蛇鳞般的清辉，河畔月夜邂逅的古代少女浓妆艳抹的粉脸……

蝙　蝠

如果想修持一门强有力的艺术，必须首先培养出排除可怖的传统压制的勇气。在此，我相当憎厌江户。乘着但丁的悲舟，即使不去窥探地府的恐惧，还会梦到哥德式建筑的修道院斑驳陈旧的土墙，耽于一种阴郁幽暗的思绪。正当此时，江户横空出世，江户矫揉造作，江户寡淡无味，却蓦然显现，对返思中世纪信仰的我们说，在蝙蝠先生的颊边看团十郎艺人的副

纹吧。于是，我们高歌：在蝙蝠出现河川的晚凉中……为此，我特别讨厌江户。

流　萤

殷红的花儿与艳红的鸟儿，青湛的入海口那雪白的沙滩，吐着幽香载歌载舞的那一遥远未知的国度、渺远彼岸的岛国之梦。月儿无影，却越发清明的夜空中，满天星辰，仿佛一齐降落。在令人错愕惊诧的大树阴下，斜倚在芳香得令人身心迷醉的麝香草垫上，随着苇叶的摇曳，倾听着夜晚大海宁静的呼吸时，从部落奔逃出来的年轻美貌的蕃女，随着载歌载舞时脚踏着的节拍，身裹的绫罗比有色人种的柔滑如丝的皮肤还光滑柔腻，装饰在脖子上的一两粒宝石无声无息地滴落在草地上，在雨露间闪烁……光怪陆离的梦幻，令人眷恋的古池的萤光。

紫　薇

扫墓的美妙妖俏的城市少女，对年轻的僧侣一见钟情，这便是故事的发端……

合 欢 花

……于是年青僧侣在读过姑娘送来的情书后，热泪盈眶，这便是第二场时的舞台场景。

牵 牛 花

一位女士告诉了我她露着玉肩披着红色对襟衫时的回忆。从柳桥，每天早晨到滨街的老师那里去学艺时，都打位于蔬菜市场尽头的箭库胡同经过。旁边便是板墙，板墙上满是铁丝网，但见巷子里的人们在板墙上栽满了牵牛花。每天早晨都相约而至，跟同往一处求艺习琴的知友，探访今朝红艳艳的花儿又开了几朵，紫灿灿的花儿又开了几朵，必定会在路经胡同前打赌论弈。负者将在学艺回家的路上，在药研堀的年糕小豆汤店请吃冰镇年糕小豆汤。

鸣 蝉

比埃尔 · 罗蒂初来乍到日本时的印象如下。

“ 绵延不断、姿态万千的海湾入口处，必定是以前不可能

见得到的长崎无疑了。充满花儿的薰香，还有足以令人惊诧的蝉的合奏，从入海口的岸边到整个堤弯彼此呼应着。那此起彼伏不胜枚举的鸣叫，仿佛连续不断地振颤着水晶玉石般，陆地上满是蝉语。”

清　莲

清元调登台表演时太太们应着旋律的细长的声音。从三根弦感觉的调终于子落在第一根弦的音律上，梅花三弄般地歌唱，竟重复唱上三回。活生生的舞台表演，那般迂回委婉，尤其让人马上联想到，在根岸、入谷、箕轮一带，靠近花街游廊的古寺方池中盛开着的此花的清香，令人对往昔不胜缅怀。

秋天七草

夏天的幻影，虚伪的魅惑人的十月阳光，沐浴其中，在古朴庭宇的小池旁，是开败了的秋天七草。那种令人过目不忘的花色，即使开得一如夏花般浓郁鲜艳，不知怎的却披挂上说不清道不白的怨恼、慵倦，且从难以言传的花姿的凄惶中奔涌出来。那凋零前最后的光辉，若不在送走被誉为鼎盛时期希腊艺术最后骄傲的普雷阿德，喻之为震撼了病快快的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的塞纳克，实不为过。

桂　　花

令人怀想起中国小说中最为浓艳的一章。

红 蜻 蜓

你来自何处，如此这般聚集所为何来。在毁灭性的冬天来临之前，在明媚的十月的阳光里，你一如秋花败落，有如星矢流逝，与世界的喜怒哀乐无缘无根，在这遥远杳渺的岛国，在这世俗所构成的涅槃的庭宇的晴空中，一掠而过的是那记忆深处幽幽的红潮。你来自何方，如此这般聚集所为何来……才一思量，又顿时消失何踪。所有的都一齐不知飞向了何处。

山　　茶

日本庭院中的雪景。寒带的雪片堆积在热带性的植物绿叶跟红花上，而且带有温带特有柔风的怡爽。在虚静平和的日本古朴的宅院里，没有任何时候胜过雪花纷飞的午后，大自然如何恣肆不羁、巧夺天工。地球上异彩纷呈的风土人情，其中所有的壮观糜集在一起，铺陈在这片狭长的墙根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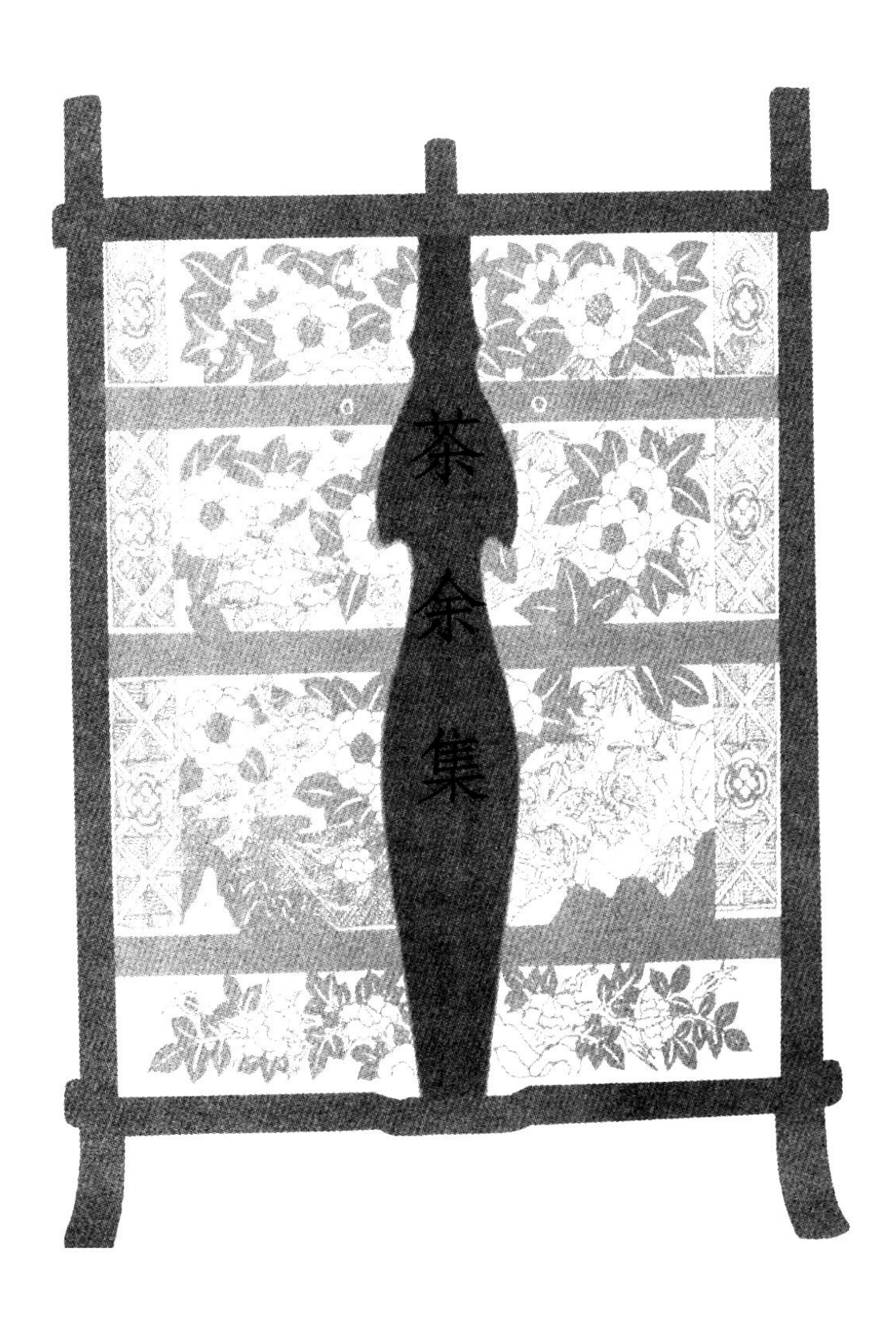
水　仙

静谧的冬日庭院，抹过一抹阳光。在清冷的石间，水仙花静静绽放。清凉的芳香、清凛的花色、清柔的茎叶与叶片的嫩脆，令人一见，不由自主地，仿佛在如豆的油灯下，聆听一位不曾恋爱、不曾娶妻超然世外的年长学者，谈及在孩提时分跟邻家娇娘无心嬉戏时的回忆。

今后，我也许会续写很多，将春夏秋冬的花鸟鱼虫所见所感缀之成文，或许再不提笔。

总之，在这间凉亭里坐久了，脚痛得不行。虽然脏得让人不悦，还是钻过柴门，且到外面的世界漫游一番吧。

1911 年 9 月


茶余集

《茶余集》序

旧时的小说读本，必定写上“明知笔力粗拙，然书肆盛情实难推拒……”之类文字。在《三田文字》杂志上发表过不少信笔涂鸦的感想，如今结集成册，暂名为《茶余集》，予以出版，值此之际，除了用上“书肆盛情……”之类的陈词滥调外，眼下实在难以找到丝毫合适的口实。

《茶余集》其深意在于，平常日子里亭午过后，用比纸张还薄的中国烧制的茶杯品尝暖和的香茗，若掺入稍许法国白兰地酒，或加进一块柠檬片，薰香尤为浓烈，香气扑鼻，不时唤醒昏昏欲睡之机心，还能写上一些漫无边际的事。篇中有关过去的追忆甚多，便是此一缘故。然则偶然为时事所激，也写上一些类似评议的文字，诸位须知打一开始它便是不守规矩不担责任的空谈。对一己之见，连我自己本人都从不赋予它任何权威、给予信誉等级。不过我惟一担心的，只是那种腔调到底能不能像河岸渔市的小伙子们那么麻俐敏慧，直指人心。

任夏日的晨风吹拂着文身，在日本桥的桥中吵架闹事的刺激与快感，仅只意味着拼命伤害对手则毫无必要。与其说去猜

度对手内心是否发慌胆怯，首要的是，让自己的心情放轻松，对忘记了急事站着看热闹的观众们，有必要顺便给他们留下点风趣难忘的回忆。跟吵架的对手问明原因的哪一条的正当与否，大概是最后的最后之事了。

1911 年 11 月永井荷风于东京



《三田文学》发刊辞

关上春光和煦书斋的拉门，凭几而坐，茫然地凝望着蓝烟袅着圆圈，又是一个单调平和易于倦怠的午后，不过是一个难以淡忘的颇有韵味的充满一己梦想的午后，我突然接受了一位身着黑色西服、留着髭须、神情肃然绅士的来访。

这位绅士跟平素前来我的陋居游玩的朋友们全然不同，属于另一个阶层的人士，是尽臣民之义务缴纳所得税的人，是位寄信给他他必定在数小时内回赠书信的人，是位在大街上径直行走绝不旁顾的人，而不是无所事事地听听风望望雨颇有闲暇的那种人。为此，我换上一件有处焦痕的外套，郑重其事地改正了平时总爱侧身坐着的姿势跟他交谈。

从第二天开始，我的生活多多少少发生了变化。

行驶于市区的电车里，已经张贴出各处梅园的导游图。在二长町的市村剧院，延寿太夫正在表演梅川忠兵的《道行故乡的春雨》。在有乐剧院，听说每晚都上演哥泽芝金跟富士松加贺太夫的戏，可是我一次也没有去看过，我已经成为一名所谓的大忙人。

那时，坐落于银座内街的一家英吉利风格的俱乐部内，我好几次跟现代绅士们一道共进晚餐。端坐于油棕色皮椅上，拥坐在石炭火焰发出低微响声的暖炉前，跟一大帮人边抽烟边聊天。

一个劲风怒号的下午，在观潮楼一室，拥着春寒的火桶，我得到与崇拜不已的欧外先生亲切交谈的良机，真是欣喜万分。更难以忘怀的是，与从京都归来的《漩涡》的作者像曾经漫步于巴黎的布鲁巴尔特一样，在夜晚的银座信步漫游。

几乎每天，我都要经过芝区的山内，抵达三田。每逢上班的日子，我真切体会到东京的春色次第浓郁起来。浮游于城濠里的水鸟渐渐稀少了，土堤的杨柳愈发绿了，在灵庙崩坍的土墙的一角红梅绽开了。前来东京观赏的乡下人的身影随处可以见到，樱花也已临花期迎来了花事。

我写了很多封信，坐车去访晤迄今未曾访晤过的文学家们，他们大多住在位于本乡小石川的尽头跟牛込的更深处。矮篱连绵的难以辨认的门号令人想起“村园门巷多相似，处处春风枳壳花”的诗句。明治时代的文人墨客重点择居于远离电车终点站的几町，冬天是在化霜期，若是春天则住到在下雨天泥泞不堪难以干透的新辟的街区里，凝思静想捻笔挥毫。

我得到一次在恰如其分的高度眺望时阴时晴品川的大海机会。房州的山脉随着春天的莅临，次第显得光鲜起来。品川湾再狭窄仍然是海。满潮的夕暮，望见那广渺连天的海水的尽头，飘动着白色的云朵、白色的帆影，自己总想不知不觉地奔向远方。我时常想起夏多布里昂在小说《勒内》当中说过的警

言：“岂可不抱持难以忍耐的期羡而远眺飞舟。”

文艺杂志《三田文学》便是在时间如此的推衍嬗变中好不容易问世的。

是什么动机，有什么必要，出于何种目的，《三田文学》能发行于世，并非我之所知。我只是一介杂志编辑，杂志到底卖得好与不好，我不得不操心，站在这个立场，在诸多的事务与条件之下，我只能留意到事情迫在眉睫必须主动清醒。卖呀卖呀！这是让一匹饥饿的狼在黑夜里四处活动的根本的力量。为了销售，首先有必要厚着脸皮推销自己，把自己抬到极点。在这一必要之下产生的某种技巧即称之为“广告”。“广告”上说的是没有任何理论根据、没有验证，不负责任地随心所欲地进行宣传的某种产品某价值的绝对无限，是一种明知内容虚妄不实，却平心静气地大吹大擂的举动。道德并非永恒不变，而是跟随时代变化的。这种学说我们必须极不情愿地予以接受。现代社会似乎不再那么憎恨广告术，不再把它视为欺诈。作为人类的美德，力主谦逊、清廉、正直等等，是古老的道德，人最悲哀的事莫过于们不断感受他所生活的时代。

不使用俱乐部洗脸粉、不使用御园白粉就无法成为美人。在这一意义上，不读《三田文学》的人也许不会知道文学究竟是何长物。

1910 年 4 月

在有乐剧场

有乐剧场四月初有演艺学校的排练试演。铃木鼓作先生的大作《归农》、海尔曼·巴尔的大作由森鸥外先生翻译的《深奥》、叶芝原作小山内薰翻译的《沙漏》、千叶卓先生的剧作《三等病房》，在这些独幕剧上演了四部的过程中，试从舞台上的演员技巧加以观察评价，《沙漏》、《三等病房》很是松弛无力，而《深奥》与《归农》的艺术表现竟荡然无存，特别是到了《深奥》这幕戏，上演得那么味同嚼蜡、缺少章法，可还是有一桩事令人回味，最为强烈地引发了吾等的感喟，且一味惊叹于原作脚本的精妙。幕间北村季晴先生在夫人的钢琴伴奏下表演了两次独唱：一曲《追忆亡友》我听漏了，下一首《贱机》我荣幸地从一开始就尽心地侧耳倾听。在荷兰式样的壁纸背景里，身着宽大礼服、美髯飘飘的绅士跟挽成流行样式的庇发、裙裾花式华美艳丽的贵夫人，透过明亮的脚灯眺望他们时，我起初恍惚以为是听到了舒曼（Schumann）的独唱浪漫曲（Lied）之类的曲子，而这一切绝非空穴来风。而且，这是一首改编曲，是自经年累月耳熟能详的《贱机》一曲改编的。

北村先生必定怀抱深切的自信，进行了所谓的现代新颖的尝试。以长歌为基调的韵律当中，有数处改成了清元小调，亦有数处是民谣式的，还有数处跟萨摩琵琶曲相仿佛。接下来，用训练成西洋声乐式的音调去进行歌唱。因此声音流畅和顺、唱腔一气呵成的情形，是何等令人怡悦，可谓精采纷呈。然而惟有长歌的改编曲不知怎的，那一味粗重的嗓音，确乎有几处令人不由得联想到歌舞伎剧的名角伊十郎。

这诚然是崭新而大胆的尝试。北村先生将完全异趣的西洋音乐跟日本音乐这两种音乐打破，意欲融汇成一体，这是何等意气风发。然而，对这类英雄，总是抱着极少崇敬心理的我，为北村的艺术前任感到由衷的悲哀。好像跟观摩坪内逍遥先生的新式舞蹈《初梦》时相同，将长歌、常磐津调全然日本原有固定的音乐，创造出新颖的作品，此一作品，在我的耳中，不管怎么说，跟原汁原味的醇朴作品比较，简直就是劳而无功、徒耗气力。究其原由，耗费了诸多劳力将各派的特色串缀在一起的新式曲调中，随着听出伴有常磐津调、夹有长歌的节律优美的段落，就会令人想到，如果大量制作此类新曲，如果老是四不像，一味埋首尽心于对趣味性的推敲琢磨，且乐此不疲，倒不如回归到原有古典的作品中。长歌的《贱机》，其中一节有隅田川，清元调中也相同，有新作隅田川等的类型、例曲。如果从其作品的取材上，试着考虑听众可能自然而然感动莫名的心情，流经寂寞的武藏野的隅田川河畔，传表梅若丸故事质朴古雅叙事诗式的哀伤，最充分予以展示的，无疑当推古典的谣曲隅田川了。从这首特别古老的曲调，诞生出特别新奇的作

品，取消曲调当中引人注目的三弦音乐长歌，是难以领会其中精髓的。所有在江户时期创作完成的三弦音乐，除了“为了技巧而技巧”之外，纯属没有任何深度、力度。观看不仅聒噪难听，还添油加醋地加入纤巧细致的装饰，还有贴上文身一类的流行时尚，再也比不上江户时期技巧主义的时代了。以这一时代的音乐为依凭，再去创造更加新颖别致的作品，岂非异想天开么？

1910 年 4 月



单　恋

四月发行的《昴》杂志上，有一首北原白秋先生的题为《单恋》的诗。

流光烁金的金色与赫红散尽了，
在薄暮清冷的秋光里散尽了。
单恋时薄衣孤衾的抑郁苦闷，
“曳舟”放桨于河滨水泱令人怀恋。
温柔如水的你的气息散尽了，
流光烁金的纯金色与赭红色散尽了。

这首诗我连读了三遍。“散尽了”这一似乎取自关西一带地方语的诗中的叠句（refrain），仿佛真切地将当时当地的情景栩栩如生地勾画在眼前，令人不由联想起朗朗流过大阪街市的渠水声与乐器的丝竹声。

罗贝尔鲁·德·苏查在《民谣与感伤性抒情诗》的“民间抒情诗”一卷中，力陈象征派诗人通过汲取田园俚俗在法兰西诗

坛上创造了全新的抒情性诗歌，尝试着专门从这一方面向世人介绍象征主义诗歌的真正价值。而且，在法兰西近代诗坛上民谣风格的新抒情诗的范例，在贝尔勒奈之前并非未曾出现，只是将如此清新自然、粗野奔放的内在激情与洗炼精髓的艺术情调完全音乐般地调和在一起的作品，确实可以说是贝尔勒奈的诗歌。让我们首先列举“无名诗”当中的诗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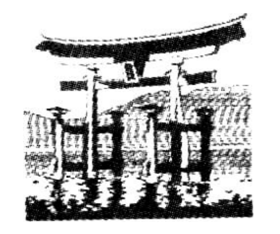
哦！忧愁，忧愁，我的心情
由于一个女人的原因，原因

继之，我们不妨援引一下诗人莫克莱尔、莫雷亚斯、拉弗格以及梅特林克等取材于民谣风格的不少佳篇。在他们的诗篇中，有咏叹拂晓时分村人唱着哀歌一同去为死于恋情的乡村少女送葬的；有表现年轻战士出征的；有歌咏溶溶月夜里乡村舞会的热闹气氛的；有咏诵黄昏的田野里谛听钟声、嘴里祈祷着圣母玛丽亚处女心事的。雨天薄暮时分都市通衢大道的瓦斯灯下呜咽饮泣的诗句，令人断肠。花儿为什么凋零？或许是为了坠落于地为虫蚀食而飘落的吧，如此情调的诗句不胜枚举。

在表现如此纯朴如初、亲切动人的情感这一点上，日本的民谣可谓不乏精采之作。而我们现代的新诗人群体，宛如望见成堆的虱子般，通篇净是“啵啵啵”的单一词汇，而且跟前往向岛观看大学生们的划艇比赛一般，只是声音粗哑地振臂呼喊着红队、白队、蓝队一样，令人难以尽兴。恰逢此时，偶尔

发现一篇北原白秋先生的《单恋》，不由得喜上眉梢，乐得三诵。

1910 年 4 月



五　　月

五月是梦寐难忘的月份。

在强烈而明亮初夏的光影里，业已远逝哀怨的暮春仍欲去还留，彷徨踟躅。

在山手区场末街，但见枸橘丛生的墙根嫩叶妩媚，而在或许不久即将兴建新居的杂草萋萋的隅角等处，蓦地瞥见往日盛开的八重樱、桃花什么的，花事见衰，残破地绽放着。花与叶相衬，不由得令人悲从中来，无以复加。

在树木稀疏的下街，在三筋乱立西川等处，耀眼夺目夹衣的条纹花样，给花姿招展的娉婷丽人，平添了清新的风情。而且在山手区屋敷街跟护城河畔，杨柳依依，枫叶娇嫩，碧草氤氲，在如此明媚的背景中，初夏的都市恍如初遇邂逅的街衢一般，令人耳目一新。

清晨早起，当轻笼街衢的水气尚未吹散露晴时，我为了等候悬挂着标有大减价跟满载字样的小红旗且疾驶而过的电车，彳亍于护城河畔的瓮城处时，但见倒映着虬松影子的水面上，肥大的鲤鱼无数地露出水面，把它们的尾巴高高地抛向空中，

好一个金鳞摆尾！不一会儿，阳光开始辉耀于世，仿佛等候刈草的银镰般颇为自在地舒展自如的芳草，在土堤的斜坡上愈发显得赏心悦目，横陈其上的松影也显得越发浓郁、鲜亮，令人心旷神怡，难以言表。我觉察到在这片浓郁的描绘在青草地上的松影中，所有夏天的感觉已然全盘烘托了出来。

大自然的面目确乎是到了五月才会焕然一新。不过今年崭新的五月，正如去年跟前年时一样，而且来年跟后年也会如出一辙吧。饱浸于暮春时分倦怠的心情，只不过在眼下似乎觉得它面目一新罢了。

我嫉妒起大自然来。自然确实是一位无比幸福的艺术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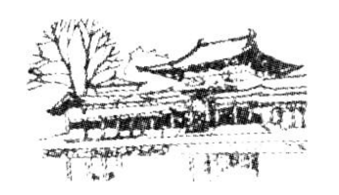
我曾经在名为《欢乐》的小说末尾，记有如下的文字：

> 自然总是不知垂老地安慰着诗人，然而诗人的生命每度逢春都必将衰老。自然总是会返回到春天，可诗歌会与时代共振，往日的老调重谈决难取悦于人……

莫泊桑在他的纪游文中描写了如下的文字。自古以来，在艺术的原野里盛开的花朵，已经采摘殆尽了，所以艺术家竭尽全力羡望达到人的官能与灵魂的无比扩张。可是在人类的知识当中，称之为五官，有五道只拉开了半截的门闩。投身于崭新的艺术，往往会急功近利，欲倾尽全力去拉开五道门闩。人们如果得以对五官之外寄与更多感觉的话，我们的知识与感性的天地将会发生何等精采纷呈的变化呀！

清新鲜亮的五月呀！此时此刻，让人感受到不安与讽刺的，再也没有什么能超过“清新鲜亮”这一词汇。

1910 年 5 月



倦 怠

前一阵子，在报纸上写了一篇名为《冷笑》的小说，我在当天的早晨伏案疾书，赶着稿子，每天像机器一样看到它将连载到明天的报刊上，在不知不觉间我竟成了写小说的，当了作家，成了一个以笔为业的专业人士。这种心绪不知怎的予人的是一种忐忑不安与怏怏不快。

如今出人逆料地站在学校的教室里，讲授的必然是所谓的文学。于是我产生了这样一种心绪，即将人生、艺术、美、空想、感动、幻影等词汇无端挂在嘴边，既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职业，又愈发添加了新的不安与不快。

到昨日为止，我隐于市间而不为人知，一味放浪于恣肆汪洋的幻想世界。在那些日子里，所谓的人生呀、艺术呀、美呀，这类似的词句是何等令人尊崇，叫人眷恋。究其缘由，是因为这些词语通过刹那须臾的感动，捕捉到在我的眼前一晃而过的幻想的影子，至少它是在我活着期间把它们作为值得保存的记录移迁纸上的惟一的媒介。

为什么当时我做了那样一个梦呢？为什么当时对它激情澎

湃地放声歌唱？有个声音对我说，回顾一下永不再返时间的距离，再去重新审慎地解释一下吧，再也没有什么较此缺少慈悲心的了。

本来我是一位连自信都缺乏的人。从今往前，我一次也没有对世人厚着脸面地抱持什么主张或奢望什么教谕。我仅只是倾诉而已，只是饮泣而已，仅只是本不欲如狂犬一般叫吠，惟愿能一如苟且的虫豸，惟有小心翼翼以不逆讳于闻者之耳。而且也毫不勉强奢求他人的清听。果若有愿闻其详之士，则感激不尽，相反，即使无人问津亦不悲不怒、无怨无悔。一如释迦、孔子、基督，在此世间不再出现第二次的伟大人物，他们将凡是称其为人者都势必应该倾耳细聆的那么深刻的正道，如此满腔热忱地鞠躬尽瘁地教谕规诫，世人亦未表示出任何从良归正的样子。彼亦如此，吾人何堪！在一成不变的万劫不复的罪世中，依然是万古皆然的蒙昧时代。作为既非释迦亦非孔子的肖小之辈，即使再灵变活跃，哪怕翱冲九霄，根本不会为世人所闻，此事本身自一开始便早已注定，昭然若揭。为此，吾人迄今为止，从未发过宏愿，要成为什么宗教家、道德家、教育家。

我近来置身于这一感情与境遇的矛盾当中。如何平息由此产生的不安，往往令我为此忧虑而心烦。

此中自有一种轻视世间俗事、任其自然的不严肃的态度。刻板较真、煞费苦心对此思量再三，是毫无助益的。世间万事自有规律，只有顺意而行。也就是说，耽溺于摇摆不定、安住于朦胧模糊左右不安无法确实的现象，实为消极的自暴自弃。

痛彻地觉悟对时代与群体的个人的意志、人格的力度确实渺小可怜，且不怨不怼地予以嘲讽。我并非性喜嘲讽，一旦彻底认知到愤世嫉俗尤不能及之物事，认识到自己的势单力薄、孤苦无助，其结果必然会找到嘲笑这条逃遁之道。

如此一来，失败就不见得令人一蹶不振，反之，成功也不会令人欣喜欲狂、得意忘形。失败其实便是铁证，证实自己力量的微薄；而事情伊始若能不自我张狂，并不自诩自己正是那样力大无穷足可摧枯拉朽之士，则最终会不至于过分失望。而且，成功并非是自己伟大的不可一世，而是世界不经意间赋予了远远超过自己实际水平的价值，是上苍之惠赐有嘉，至于旁余之事，虽非世人的要求，也仅只是表白了个中的不明智与大意疏忽，如此而已。世间最滑稽的事莫过于一朝失利，则一蹶不振的败举，同时也没有什么比成功更内容空虚、愚不可及的了。

不管是什么民族，溯源于该民族的一代文明的登峰造极时，就是人心的衰微、颓废。次第走向墓地的欧洲中世纪的文明，一如法兰西孕育出诗人波德莱尔一样，日本的江户文明确实对探花老手、戏剧家、俳谐师的思想中所有人的激情，进行了滑天下之大稽的解释，显示出明显之极的堕落颓废的倾向，即在俗称为风流三昧的口实下，欲从艰辛努力奋斗不懈的世界逃遁出来。这一点通过当时的文艺作品亦可窥斑见一斑。法兰西的颓废派思想的极端阴郁压抑中有厌世、叛逆的特质，吾人与此相反，在江户的颓废主义思想那不可思议的轻快戏作之

中，是乐天性的。而且，就缺少执著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从根本上注意到国民性的差异之所在。

不管怎样，堕落颓废的倾向在灿烂如霞的文明之花盛开之际亦花姿招展，在风平浪静的黄昏的微光中，呈现出美丽的疲惫之态，正为是悄然散去还是永挂枝头而愁挂眉梢。如此一来，若自建国武勇先生的思想加以阐析，再也没有较之更加可怕之极的了。然则在佛陀的教谛中，曾宣谕“诸行无常生者必灭”之理。举凡万物盛极必衰，此乃无可回避的天然法则、自然规律。一身之幸运仅为行将消失而存在，一国的命运皆为悉将殒灭而昌荣。如果意欲对此规避，则自万象伊始绝无荣耀矜夸之事，若是国家，则必须永远滞留于野蛮鸿蒙不曾开化的境地，无法从那里逾越雷池一步。教示人们智力的开发、进步，乃是对赶赴不可料知结局一个阶段的卜算，仅此而已。

学富五车、才智过人、趣味高雅、尊崇礼仪、阅历丰富的人士，自然而然对任何琐事皆缺乏争斗之勇气。因为他们并非惧怕明争暗斗，而是透彻预知了尔虞我诈的结果是何等无聊。因为他们即使不去预测，其丰富多彩的经验与聪明过人的才智，也会水到渠成地对物事的终局洞若观火。

历史诉说了罗马人在日尔曼民族面前溃不成军的故事，平家屈服于源氏的故事，还有中国历代霸主们何尝不深为北方匈奴的侵略而伤透脑筋。土生土长的江户仔因为地方上的迁移者而挂出免战牌，退却到河的对岸居住。

须田街也好尾张街也罢茅场街也成，随便什么地方都不赖。电车换乘站的混杂不堪道白了对我们而言比起日读万卷书

更为有益的教导与涉世的方法。欲先于人抢占先机者肯定是粗暴无礼的，根本不容许你羞羞答答，四处张望的闲情又岂容存在。整个过程都是拼命地往前挤，由此开始就有了成功，有了胜利，有了主义的彻底实现，足可一窥主张的实施。

从前的总统鲁兹贝尔特可以说是一位值得青年引为明鉴的意志坚强的英雄人物。然而无可奈何的是在我的眼中，哪怕再崇拜这位大英雄，他的脖子还是太过粗壮，他的指头也实在太不雅观。

1910 年 5 月



灵　庙

法兰西现代诗坛里，最能体现幽微典雅风格的那位“梦与影的诗人”安雷·德·勒内，远离现代都市的喧嚣，徜徉于路易王朝的霸业遗迹——凡尔赛宫的旧苑，题著了一部名为《喷泉之都》（La Cite des Eaux ）的诗卷。

Qu’importe! ce n’est pas ta splendeur et ta gloire
Que visitent mes pas et que veulent mes yeux;
Et je ne monte pas les marches de l’histoire.
Au devant du He ros qui survit en tes Dieux.

Il suffit que tes eaux egales et sans fete
Reposent dans leur ordre et tranquillite,
Sans que demeure rien en leur noble defaite
De ce qui jadis un spectacle enchante.

我的双脚走访凡尔赛，我的双眼观赏凡尔赛，

并非仅因为它无比壮观，充满荣耀。
视为众神之神的路易王尚存世间。然而
尚不够我等去攀登史传的阶梯。

在满目疮痍又无比高贵的顾盼中，
美妙往昔的旧影何其哀怜；
游乐绝迹，唯有亘古不变的池水，
在过去的秩序跟宁静中安息嬉戏。

我对芝山内的灵庙崇敬不已，亦与此等心境无异。不过勒内已经是名噪世界的大诗人。他跟我，在思想和才华方面，毋需讳言，存在着天壤之别。然而谈及生而为诗人，以及回眸正在消失的艺术时的真挚情感，则不存在什么良莠。

非也非也。勒内沉浸在怀古情怀的感伤之中，歌咏“我听见，凡尔赛宫最后的喷泉，正当着喷泉之都的面恸哭”；相比之下，我对灵庙所倾注的情感，在其深处反而让人觉得，应该是一种更为痛彻更为惨恸情绪的沉淀。

庞贝古城在火山灰下面依然保存了它昔日的英姿，便是一个鲜活的例证。从法兰西的地底下切割出的石料构成的凡尔赛，固然无须恐惧火灾、暴风雨跟白蚁之灾，在时间的无限中，一如今朝，不朽地长存。然而我们木结构的灵庙，近一段时间以来，已饱受毗邻的增上寺的烈焰之威胁。每当思及那足可毁灭一切物质的令人惊惧的“时间”的伟力时，这一令人哀怜的朱红、金箔与深漆的宫殿，几乎无异于美貌倾城的佳人憔

悴已极，薄命岌岌可危，不知今朝还是明朝。

总之，我目睹这一古迹，已是好多年前的旧事了，或许就是还未上小学的时候吧。在樱花初放的某日午后，从小石川的家给父母带着，去往那里，虽是坐在车上，路程也很远，让人感觉不是在东京市内。绚丽夺目的大殿便有数重，在殿阶前，我就像浅晶的观音大士一般，给鸽群撒饵食。不知怎的，这座大殿的附近，竟然没有一处店铺，可以买点土特产什么的，回想起来，恍惚觉得颇为不平。

少年时代的数年倏然逝去。算起来是倒数十年左右的时光，我跟木曜会的葵山、渚山、湖山等所谓的文学同好一道，依然是在一个樱花初放的午后，在五重塔下的茶棚小憩。当时，以我为首，谁也没想到要去造访灵庙，而是就着樱饼，啜着苦茶，至于谈话的内容，全是跟红叶派极盛时期的文坛相悖逆的主张。略微具体地讲，净是怎样让新小说跟文艺俱乐部的编辑先生们买我们稿子的问题。我当时忙得不亦乐乎，大谈特谈托尔斯泰的思想跟左拉的手法。打那以后，不到三年，出乎逆料的命运将我的身躯拖至远处他乡，继之而来的是度过了四五年的时光。当我再度归国，已恍若隔世，明显不同往日了。

为了拜会契阔已久的友人，为了赶赴形成小圈子的小波先生的文学会，头一遭乘上了市内电车。饱览着在夕霭中渐次苍茫的外圈护城河的景色，自内幸街换乘另外的电车后，我依然目不转睛地打量着窗外。住家毫无特征而且杂乱不堪，当住家成片的街市忽然消失无踪、周遭漆黑一片时，我径直望见，在窗外有一颗粗大挺拔、纵横交错的古树，在苍白无力的瓦斯灯

下，在清澄如水的夜空与光线里，树干是何等伟岸孤傲，那伸曲自在的粗壮线条美不胜收。正如在美国的旷野里昂然挺拔的橡树，法国大街旁笔立的白杨树，地中海岸边常见的橄榄树，展示着各异的风姿，给各自的国土以异趣横生的风景一般，这便是四季常青的劲松，人们只能在广重先生的风景名胜绘画中才见识得到。

司机先生报了三门前的站名，我就忙不迭地下了电车。当我站立在四面匍匐着的松干之间，凝望它们的身姿时，我开始留心数年来几乎忘却的灵庙的屋顶跟大门。当时我不知道从里手的便门可以办理观赏的手续，只是在萦绕其外的栅栏间诚惶诚恐地窥察着，在秋夜的静寂中层层叠叠一如波涛般次第转深的屋顶，还有那矗立于如同海洋般平展如砥的石板地一角的石灯笼的暗影。

翌日，我在昨晚下车的三门前站再次乘上电车，先是顺次从位于最尖端的七代将军的灵庙，往位于中央的六代将军，最后是往隔着增上寺与东照宫毗邻的二代将军的灵庙参谒。此事已借助题为《冷笑》的小说中红雨这一人物，详加记述过。

红雨最为感动的，不是那些导游人士一一数若家珍的栏间的雕刻、隔扇上的绘画、金箔横梁天井般的部分性装饰，而是称之以灵庙之名的建筑，以及围绕着它的平地整体的构造装配的样式。

首先是穿过装有弯曲的拱顶，门扉上装饰繁多，左右各安有威风凛凛偶像的门廊，沿着笔直的石路，径直到达二门的门

阶处。石道的左右两侧，铺着如同珠玉般光滑溜圆的齐整整的小石子，在正方形的以石垣为限的角落，排列着数不胜数的铜灯笼。进入第二重门内，地势稍微增高，跟头道门厅内形式相同只是稍许狭窄点儿的平地，直接连接着安有灵庙的更加高的第三也就是最后的区间。此处，围绕其间的石墙内侧，跟别处不同，全都建成回廊的形状，从灵庙往下俯瞰，其间悬挂着石灯笼的漆柱，数目众多，无比肃穆地整齐排列着。灵庙本身也是一片平地，它的地板分成上下两层，所以若是从第三道门槛处眺望此间的话，是无从窥测内殿深幽的，这是因为周围的装饰跟昏暗光线的缘故。

这一建筑整体的样式，也就是说是将人所拥有的虔诚崇拜的感情，尽一切可能地往极致发挥，期盼着把它宣泻出来的建筑，而且它宏伟壮观，是圆满地达成了目的的、气势很大的美术佳作。红雨想起平生难以忘怀的自信感，面对巴黎著名建筑物时自以为体验到了美的冲动的极致，相形之下，他更为感谢芝山内的灵庙，给予自己不亚于那时的激动。不仅如此，就好像那曲线型的哥特式建筑能巧妙传递那一民族的特质似的，这一方形建筑灵庙的构造与浓厚色彩充分有力地说明了东方固有的清寂幽静、远隔尘俗的贵族思想，他对此喜不自胜。岂止如此，红雨仿佛觉得，当他眺望由山门跟石墙构成的两进三进的区域划分，一如梅特林克（1862～1949，比利时）跟雷尼耶（1864～1936，法国）等，体悟到了由宫殿的不胜枚举的石柱跟门扉所构成的象征艺术的精髓似的。

其实，这座二世纪以前的古老建筑，对自己而言对称之为明治这一过渡期的艺术家而言，简直难以言尽，它到底给予了多少有益的训示与意外的赞叹，根本无法估量。

如果像那位推崇形式美的诗人忒费尔·高采所说的，对举凡所有美丽的宇宙现象均可假以词藻文辞，无一不能加以表现，果若如此的话，既然自己对词藻的丰富拥有足可傲人的自信，自己将不遗余力地在此一一描绘，对灵庙的廊柱、门扉的雕刻，对天井还有隔扇绘画悉心勾勒，而且既然七代将军与六代将军互为毗邻灵庙的结构是同一的，单只须将装饰的细节上的差异之处详尽地加以勾描，向尚未看过灵庙的人们无比自豪地介绍一番，也就足够了。

只可惜我的画板太过促狭，而展现在眼前的世界委实太庄重美丽了。我只能以片断的感想，断断续续地加以记述，难免不挂一漏万。

我们这些过渡期的艺术家，一度进入灵庙的内部所感触到的，是石墙外面明治时代的驳杂跟石垣之内秩序井然世界的差异。首先，顺着导游僧侣的引导，经过磨得光滑古老涂漆的回廊，走过石阶，端坐在拜殿结实的榻榻米上，在正面的远方，是金光璀灿的神坛，靠近神坛的前方左右两侧，是金底狮子图案的壁画，四面的阑干间雕琢着成千上百种花鸟与波浪的图案，还可仰望由金箔的圆柱支撑着的竹栅栏状的高高的天井。这一无比广阔的别有天地的所在之幽邃的光线、黯淡的色彩跟清冷的空气，对此，从内心深处，在喧嚣不止的他处决难体味到的一种感觉奔涌欲出。此时，静听一下讲述这座灵庙来历的

僧侣们那仿佛诵经般的低沉的冷漠无情的声音吧：在过去，家财十万石以上的大名藩属才位忝殿上，十万石以下的大名臣爵皆参列于殿外的回廊间，举行礼扦拜仪式。如此详加说明的僧侣声音（并不是从语言的意义出发），仿佛将过往时代那庄严祭祀时的情景，活灵活现地展现于眼前。

我凝思于肃穆的狮子壁画，瞥见不可胜数的并列摆放着的古色古香的几案，眼前历历浮现出众多身著金光熠熠的金镧袈裟的僧侣们。从安置于拜殿榻榻米上的鼓钟，仿佛聆听它们在奏浓重的宗教音乐。蓦然回首，回望隔着台阶的石板路，还有如同网眼状的镂空雕刻的石垣跟排列齐整的廊柱，便可想像一番在此静候侍立的诸国大名的威风八面的服饰，以及他们清逸俊秀的贵族容貌。继之，也怪我不善比较，不由得联想到身著不大合身西装的贵族议员们在日比谷会场聚合时的光景。

即使如此，对明治新时代，一个以盎格鲁－萨克逊人带来的散文般功利性的文明为基石的、由了无情趣的萨长人经营明治的新时代，数年间曾数度经历称之为时势变迁的奈何之举，只能反反复复叹惋不已。

直至如今，即使再美妙绝伦，也无法将过去的梦幻原封不动地返顾于眼前了。新时代所催生的所有一切，跟过去相比，无所谓逊色也无所谓优秀，我们恰好比在沉寂的英国画界如惊雷猛醒的罗塞蒂派画家一样，我们理想的目标确有求诸悠远过去的必要。

我愈加亢奋起来，感受着对自己所生长朝代的绝望与愤懑，随之不得不对藏身于松荫深处，无声无息安眠的殿堂越发

崇敬不已。

还是让我一一顾盼勾栏间、廊柱上的雕刻，以及天井和墙壁上的绘画吧。

在此，我与祖先们所创造的数不胜数的东方固有的艺术迎面相逢。比方说松、竹、梅、樱、莲、牡丹这些植物，鹤、龟、狮子、犬、象、龙这类动物，以及诸如打漩的云朵、溯流的波浪等自然现象，逐一透过一种不可思议的匠心，英勇无畏地超越了写实的条条框框，巧夺天工地绘成花纹，完全理想化了。我们要讴歌如今春和日丽时的自然美景时，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而特意手摘大丽花跟堇花。

朱漆的石垣旁，植有几株松树跟梅树。这些植物曲曲弯弯，其朝地面垂落的枝条，以及山岩般凹凸不平、覆满青苔的古老的树干，这种外形，令人想像惟有在日本画中方可一见的线条和笔力。静立的石灯笼脚下以及石板上，仿佛人造假花般山茶花落英缤纷的姿态，令人怀想特别写实的光琳派的色彩。从相互异趣的风土上产生互为迥异的艺术是自然而然的。而且，在无一丝遗憾地挥洒着这一风土情感之风景里，难道不正隐含着几乎所有伟大艺术的无穷无尽的生命力么？

雪花纷飞之际，我一如平素造访灵庙。我记得，从屋顶堆积的白雪，那装饰内檐的雕刻，其色彩令人惊诧地艳丽，夺人眼目；还有那以涂漆黑门为背景，宛如落花般款款飘落的雪姿。这一切作为一幅画面，于我而言，联想的不再是如何如何的外国杰作，涌起的是完全别样美好的幻想。附会穿凿地谈及

什么联想的话，或许是诸如描摹名胜雪景的古代锦绘，如若不然，便是诸如在戏台上看过的《吉野山》或是《水浒传》的场面。可是，这些锦绘以及戏台上的画面，亦实难描绘东方特有的风景于万一。

在凉月如水、安宁静谧的夜晚，在那苍白的清辉与清澄无度的远空的天色里，根本没有任何情由地，在我们的国土上带来游子怀乡般的南方情趣的夜晚，我从公园里手的方池旁，攀登上给蓊郁树木遮蔽的山丘，走过靠近二代将军坟茔的朱漆石桥，从那一带小小的高坡，落坐于树根上，俯瞰着眼前一望无际的二代将军灵庙的整体风貌。

漏出一方透着天空的老树枝上，不时传来猫头鹰的聒噪。月光如同银盘般，包裹着那重重叠叠灵庙的房顶，包裹着那内檐的彩色，仿佛神秘火花般熠熠生辉。透过房顶，庙前的平地仿佛一汪湖面，显得难以言表的平坦而宁静。搭建好的两重甚至三重正方形石墙的影子，跟与静立的石灯笼直立形状左右对称而立的是净手处的石柱，石柱排成一列，在无比幽暗的月光中，仿佛升浮起来，显露着它的轮廓。如果夸张地说，所有我看见的线条的射线，都汇成一条，仿佛发出某种清冷的声响。不过这种音乐，全然不同于瓦格纳的组织形式或是德彪西的样式，只有在生长于这片土地的人们内心，这一土地的形象才会秘密传递出某种特别情趣艺术的低语。

已是近半个世纪以前，一场政治革命将东睿山的大伽蓝化为灰烬。打那以来，在这座都市里从新建设的文明，是制造火车、电车、工厂，而完全毁灭了称得上是建筑物的宏大的国民

艺术。而且，每时每刻，随着时间的推进，一步步明确展示出将我们国家作为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殖民地的特征。古已有之的美好事物眼看着消失殆尽，新兴的好东西至今还没有萌芽。仿佛在正好夷为平地的荒地上建起的临时小棚间徘徊般，在明治都市的一个角落，我辈略微得以接触到宏大壮美的过去的面貌，不就只有灵庙一处么？

珍惜过去吧。过去往往是诞生未来的神秘之泉，是照亮彷徨迷惘的现在之路的灯火。始自我辈，首先从神圣的过去的灵庙开始，驱逐掉那些不成体统的各式各样的纪念碑、丑陋不堪的铜像等新时代里兴建的低劣不实、随心所欲的美术作品，让我们永久地沉迷于祖先遗留下的伟大艺术当中。我敢断言，我们的将来若除开我们的过去，将无处可以附存！

1910 年 6 月

九　月

九月初一个留有残夏的日子，秋天的夕阳穿过廊檐照得满堂虹彩，愈加增添了燠热，风儿不知怎的在庭院的灌木丛中扇出暴风雨般的响声。在这样的傍晚，我极想简单淋浴一番，换身睡衣到它处走走，竟然回想起至今还清晰如昨的折戟沉沙的学生时代来。

缠在墙根的牵牛花甚至爬到邻居家的花丛梢头，它的叶子大如碧桐，可花蕾逐日缩小，已经历历可数了。茅蜩一如夏日，拼着小命挤着声音叫唤着舒缓的黄昏。仿佛雷电击打木板屋顶的声音，茅蜩那慌里慌张的叫唤声，在当时每年高等学校入学考试都不及格的我的耳中，仿佛在垂训着我光阴如梭学而不成。不大愉快的记忆，事至如今，在残夏歌唱夕晖的茅蜩声中被唤醒了。

当时大学这一名称，是不允许私立学校叫的。小栗风叶先生的小说《五反甫》中即可窥察到，世间便有这样的父母，哪怕卖田鬻地、卖掉房产也要供他的儿子弄到新学士的文凭。而要加入官宦的行列，就必须进官僚最高的学府求学。如此一

来，连大学的预科学校都考不及格的学生，无异于宣告他一辈子立身处世、出人头地的希望简直太渺茫了。

“你看到那些懒鬼是没出息的,你干脆别碰学问什么的了!”

我的父亲当时在我的头顶上炸响了绝望跟愤怒的吼叫。就连和声细语的母亲也说：

“并不见得非得上大学，高等商校或是福利学校也成吧。”

于是父亲更加震怒，“你真是妇人不知世事，竟说出这种傻话。进公司也好入官署也好，将来要径直往上走，没有文凭是不成的。子女的教育哪是妇道人家插嘴的？”

哪怕连年考不上也没关系，反正一定要通过高等学校的考试。若是讨厌的话，就把你的学业废了。这就是父亲的态度。

作为一个学生，废弃学业将是不可容忍的。因此，父亲以为，严厉呵叱到这种程度，我肯定会奋斗一番了。可是我与父亲的预想完全相反，只想放弃学业。我明确知道自己缺乏数学知识，即使再考几次，也是进不了高等学校的。因此在绝望之余，开始奋力空想各式各样的处世方略。小说家、音乐家、保镖、杂耍艺人等等，开始憧憬起在正常的社会圈外崭露头角的夜猫子更加随心所欲的生活来。

除了当兵时很犹豫外，对成为没有学籍的不良少年，我老早就丝毫不悔。如此一来，父亲大人几乎彻夜难眠地为我操心。三年过后，在茅蜩啼唤的九月傍晚，父亲说：

“到哪儿都成，快点上学校吧。早稻田的文科班就不错嘛，实在万不得已的话……”

“你不是说过，上不了大学就停止我的学业嘛！”

“所以我才说：万不得已的话……”

“嗯，是嘛！”

可是对屡试屡败的我来说，别说学校如何如何，就连参加入学考试的勇气也早已没有了。

这一切都是前尘旧梦。顺当的话，我马上就到该给年少的孩子建议的时候了。日本这地方，自立观念整体上很缺乏，似乎社会上普遍认为，年长者有一项必然的义务，即应该向年少者提点什么建议。世上的叔父，不管是不是他的侄子侄女热心的监督者，若是一言不发的话，似乎让人觉得没有尽作为年长者的责任。

世人将挂羊头卖狗肉视为罪业，如此一来，训诫天真无邪的年少者，夸大恶的因果报应，不也是罪过么！父母亲说：“吃那么结实的东西会咽死的。”结实的东西的确对孩子的健康不利，但并不直接导致死亡。“你不上学会当乞丐的。”可就算上了学去读不好的书，比起讨饭的还要倒霉。“进不了大学，就别念了。”可实际情况是，万不得已进水平稍差一点的学校也无伤大碍。

身担监督大任的人士说话了。“你不严厉的话，孩子因为顽皮任性，会听不进你说的事。”也许确实如此。若果如此，要向人讲经说道、教诲他人，所有的夸张与谎话都成了必要。

不幸的是，连庙会上花匠的经验都没有的我，实在不堪这一颠三倒四的麻烦事端。如此说来，不管到什么岁数，我都没有成为叔父或是父亲的资格吧。

1910年9月

新　年

我对每年正月这一世人认同的欢乐跟自己内心状态不合拍深感悲哀。不知怎的，新年的钟声，与其说是催人快乐地游戏，于我恰如警钟，而且逐年变得凄厉，警醒着我的心。就连平素忘之脑后的琐事，藉由新年这一特别的机会，反而极易唤醒。

在山手区的空地上，放着风筝的孩子与下街的小巷中踢着毽子的姑娘，眼下仍让我抚今思昔，追怀那一去不复返的旧日时光。贺岁归来夜晚独身一人经过番町边的屋敷街，平常太阳下山后马上变得漆黑归于沉静的屋宇的大门口，惟有正月，可以看到明亮的灯光闪亮，成群结队的年轻人玩着骨牌，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毫无缘由地，惟有我一人感到被和睦快乐的家庭抛弃般的寂寞无主。

走过筑地一带的护城河，夜半更深阒无一人的街上，真有眼福，我看见从那一带的酒店里，一些乡巴佬似的议员模样的绅士们，乐不思蜀地跟女人调笑着走了出来。我为什么就不像他们那样，没有勇气把自己的颊髯往高声尖叫着做出讨厌模样

的陪酒女脸上靠呢！

进入剧院，享受着正月喜庆的无数世人，安坐在从四面门户的隙缝间灌进凛冽寒风的楼座或方形池座间，边喝边吃津津有味地观看着数十年来演烂了的迎春戏曲。我为什么不能像他们那样，从新派或古典的艺术中求得慰藉呢？

来到浅草，在毗连搭建的电影院的木门门口，更是人山人海，混杂不堪。然而，为什么仅仅在我一人身上，那些喧声四起乐队的叫闹跟挥舞着血刀的图片告示栏，竟然惹不起我一时的兴趣呢！

到处都在举办新年宴请。可是我不爱饮酒，要是勉强让我饮酒，我感到没有必要一连串地参加社会上的交际，我也不想要那些跟天下名士同席的荣耀。舞剑、吟诗或是唱恋爱小调之类，举凡不大精炼的文艺爱好者们的艺术，我确实没有大呼快哉的度量。

喜欢正月，自己应更加健全地、也就是说保持朴素的趣味、思想与健康。我深切了解，必须从脑海时将传闻中的马拉美的这样一副家庭场景驱逐出去：特意将灯火弄得昏暗，用连在寂静夜晚的房间里都听不清爽的低低的嗫嚅声，彼此在谈诗论文。

那就翻开各位同仁寄赠的新年文学杂志吧。当然别无胆敢批评所刊载的作品的意味。既然本人如今从事杂志编辑这一职业，且以他山之石以供自己参考。

总体上讲，文学杂志出于各自的发行目的，自然而然划分为两种。一种以传播艺术主张为目的，另一种以不偏不倚地将

文坛整个的趋势通过作品以及记述，向世人介绍为宗旨。二者并列或者折衷者，可能也是存在的。

无论谁来分析，《昴星》、《白桦》、《新思潮》、《子规》、《改造》等应该属于第一类杂志。《剧与诗》、《早稻田文学》、《三田文学》、《帝国文学》等本来应该是属于这一类型的，令人不得不遗憾的是，它们让人觉得其主张相当暧昧、薄弱、立根不稳。比如最近的《早稻田文学》，跟自然主义盛行时相比，此感殊深。第二类型，广泛告知文坛趋势的杂志，认真分析起来，没有一家完全是与这一目的相吻合的。《新潮》、《文章世界》从其体裁来看，是可以列入这一类的，不过存有仅只为喜好文学的青年提供文学入门指南之嫌。在编制相对较为完整的文坛白皮书这一点上，说到底，目前尚未有一家堪与《早稻田文学》的文坛速递或是新闻杂志一览的辛劳相比。并非专事文学的杂志《中央公论》，常以介绍文坛佳作一事而自矜。对此，我只承认事实的存在。《新小说》到了今年的新年刊愈加严重地失去了它的特点，这一倾向相当明显。它以广泛罗织各位作家的作品为目的，煞有其事地罗列了蛮多作品，可是打开卷首，扫一眼它的目录，我的感触是，似乎是毫无意义地从各处将原稿收集整理了一番，对它的内容，很少能令人集中兴趣，倾注信任。

看什么样的杂志也好，关键之处不外乎对物色不够明显、主张不够新锐、旗帜不大鲜明、报告不甚准确、因为各位作家的大名同时出现在多家杂志上未能集中精力于一处等细加窥究。这些大概就是当下的文学杂志对大众来说，缺乏兴趣跟信

用的原因吧。

就发行文学杂志的书店或是文学家而言，他们总是把经营困难挂在嘴上。我对他们总是这样回答的。每天都翻阅报纸对了解社会状况敏感有嘉的人，如今老是议论这种老掉牙的问题，未免有点不得要领吧。

我以为世人的想法往往是轻率冒失的，再也没有比希望毫无损失地发行文学杂志更愚不可及的事儿了。大家不妨观察一下社会大众的趋势。现代日本有哪一点对文学恩宠有嘉呢？文部省让学生参与类似演戏的游戏，而禁止阅读小说。内务省防止进口新的社会思想。中层乃至上流社会家庭，仅为了品味文学，竟从未感觉到知识的需求。其自然的结果是，文学杂志的需求就只不过沦为不良怠惰的少年与青年们的玩具。在这种情形下发行文学杂志，不言而喻就成为有一定的理想，与时势唱反调，预期到会有诸多不便且置之度外视若草芥的最有意义、伟大高尚、认真不苟的事业。如果没有任何理想，只是一味顺着社会趋势而行的话，眼看着不景气的文学杂志的经营，即使停顿不干，维持天日的谋生安命之路大概也不至于断绝。在我国，文学自古以来称之为“道乐”。道乐则意味着并非隶属于正常职业的性质。只要日本的社会民众尚未真正进入视文学为文明必要的组成部分的时代，文学杂志就不会是正规的商业。发行文学杂志在将来有幸出现这样的时代之前，仍是一种牺牲，若是财力丰厚，也必须有财产会逐渐减少的清醒认识。

文学杂志为不能旺销而叫苦。我在叹息之余惊诧于它的自

然而然与平淡无奇，并对它过于愚鲁感到由衷的不快。

文学诗人们常奢言生计困难，而他们本人又窘于解释其中的理由。

即使在像欧洲各国般尊重文学家的国度里，打一开始就以文学为养活一家老小的职业而提起创作大笔的，这样的例子也闻所未闻。文学诞生于囿于对国家及社会有害之谬见的日本，作为日本的文学家却说要以此为职业。我首先不得不惊诧于他们的过分轻率。看透一身之不幸一家之悲惨，乃是起初了然于心的事。

在此，我甘受年届三十尚未成家立业的不孝之罪。除文学之外不再知晓任何奉献身心之法的我，要是万一离开亲人的家庭，不是沦为廉价公寓的流浪客，如若不然就是在场末街租用房舍中幽居，为此而给家名带点污点，对此我心知肚明。如果娶妻生子的话，无非是让妻子在我身归黄泉后食不果腹、饥极而泣；如果养下骨肉，不仅全无供养他完成高等教育的资本与财力，肯定会让他觉得世间虚妄空幻。夜半独枕醒来时，惟有自杀一念萦绕于心。

在现今的日本，文学正好跟近松先生的殉情戏剧所描绘的露水恋情无异。明知会身败名裂，人天赋的性情还在不知不觉间为艺术美的魅力所吸引所震慑。

不过在此还有惟一的聊可慰藉的存在，予人以安然。

它就是这样一种事实：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的里层，即使制定了再严厉不过的法律制裁，还是无法将种种不正之物的

存在一扫而净。就在法律禁止酒馆经营之际，我们在都市随处可见，如同富豪的邸宅般壮观宏伟的楼阁广宇。游戏人生的角色，既是旧时代的产物，在新的时代里虽然从未承认它的必要，他们却拥有了盛大的名声，不断聚敛着财富。在与此相同的意义上，作为一名侥幸的文学圈中人应有何作为，我不否定以文学或许可平安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的事实。

进入本年，剧坛的改革运动似乎引起了一般世人的期待与注目。借此大好时机，一群沽名钓誉的野心家想在这一变革运动中跃跃欲试。栖身于寄宿公寓楼上的外行艺人，脱下满是污垢的旧长衫，裹上了天鹅绒的锦衣，得意洋洋地在我们面前亮相。世间的小说家聚到一起，放弃了小说，挥笔涂鸦，草就了怪异的戏剧。新兴的各种团体，彼此仅仅为了抬高自己的名声，置身尔虞我诈的竞争中而乐此不疲。那些急功近利的外行演员跟外行戏曲家合作的过急标新的艺术，就像当初文学杂志因禁止发售而获得大出风头的奖赏一般，因为引发“禁止演出”的问题而引起了世人关注。浅薄无知的旧道德对女演员的态度问题，化为诸多形式，极大满足了粗野媚俗世人好奇心。那些素无主见的歌舞伎剧的旧式演员们，在贪婪无知的表演大师们的教唆下，主动投诚，放弃了原有的看家本领，追逐着时代的洪流。

如此一来，剧坛的改革运动，就演化成剧坛群雄割据的状态，毁誉臧否之声不绝于耳，甚嚣尘上，完全打垮了稳健学者们的学说，其实他们才是明晓真正新颖与真正出色的戏剧为何

物的人。

岂止是在演艺圈，在这个极尽喧哗能事的破坏与主张并存的时代，在圆满完成了破坏任务的黎明时分，往往呈现出与腐朽沉滞的时代同步的倦怠落寞的状况，这正是世之所常。如此一来，希翼真正新颖戏剧的成功，反而有望在改良运动之余而不至于喧哗夸大。

1911 年 4 月



浮　世　绘

歌磨女郎

那是何等倦怠慵懒的愉悦！何等如痴似幻的思春！歌磨女郎啊，你百般烦苦、万分迷醉的，竟是女人的肉体所得体味得到的一切快感，沉迷得仿佛行将辞世就木。 OUTAMARO 的女郎啊！

你的娇躯净是柔软如绸的肌肤，净是光滑如荑的肉脂，你真的魂销骨散了吗？端坐时，你身体前倾，斜曲玉项，或依凭廊柱，或凭倚小窗，或凭栏而靠，总之必有物所倚；你那有几分得意的跪姿，呈示着比腰身还丰满几分的玉腿的粉色；从那飘纷的裙裾间，令人艳羡地无比自然地展示出胫肌的白皙。

小立时，你婷婷玉立，简直令人惊骇，你身披广袖，一袭曳地长裙，身上穿戴的和服有时简直令人心忧，腕部、胸部乃至腰间的火红色绉绸，还有那几近透明的帷帐，仿佛令你不堪其累，眼见着就要訇然倒地。

你总是把颈项的毛发收拾得纤毫不乱，你的秀发梳拢得那么漂亮周正，却从未将眼看要散落的发带，再次从新系上。你和服的贴身汗衫打开着，和服仿佛随时会从肩头滑落。你的容颜仿佛是从修长的颈项间升浮起来似的，你一定在凝视着什么。是芦荻丛丛的隅田川的野渡风光，还是两国桥畔的喧嚣。非也非也，你那眯缝的细小的眼眸，只会追逐永不醒觉的梦幻的浮影。仿佛羞涩万分难以启齿般，你在轻启芳唇时，总是无端地用一只袖口掩着嘴角。更令人无奈的，是柔嫩如笋的指尖，取下细长的头簪都那么羞怯忸怩。

若是阳光过强，或是蓝天过蓝，反而有煞风景。望着你在风中柔弱的娇躯，你这三弦国度里的快乐女神哪，总是令人浮想联翩，令人不禁担心风会把你吹去。在满是惊惧、羞怯与神密的薄明中，这位亘古不动的歌磨女郎，正在悄悄诉说着曾经诱使人欲死欲仙的肉体的快乐跟永不消殒的触觉的迷梦。

赏　花

一棵眼下正花团锦簇的高大的樱树。一个春日晴朗和煦的午后。仿佛骤然间吹扑而来的强风，毫不留情地吹散了樱花，落成花雨。正是，正是。正是这等心境。目睹红尘间无限的悲怆。装饰着长袖和服的衣袂，年仅十四五岁的姬君，发饰重重叠叠，脸儿向外斜倾，踟蹰在树下，她的左右，皆是青春花季的梳着圆髻的女仆，围绕在缠紧了礼服袖口在风中瑟缩的姬君

身边，挥走纷纷飘降的落花的雪瓣。今年赏花恰逢佳日良辰，直至来年的阴历三月，将会留下悲春的咏叹，而倏然逝去。

年方十七八岁的美丽动人的侍女，将姬君别春时的短笺，系结在樱花树枝上。可是樱树枝比肥嘟嘟的侍女十七八岁的个子还要高。她就是踮起脚也无济于事。一位侍女在刻写着大叶字样的甜酒的酒杯上，还有一位侍女站在对女子摆好了架势的美少年的肩上。

爬在酒桶上的侍女费尽周折，终于将短笺系到树梢上。落花和风吹拂着裙裾与衣袂，仿佛鲤鱼旗一般。一直蹲在地上的女侍费尽腕力，一位侍女一直顶住不大不小的酒桶，不让它歪倒。上面的侍女一任狂掠过的劲风将重重的衣袂吹得猎猎作响，否则的话一晃动身体就会失去重心。从翻飞的裙裾间与流溢出的和服衬裙一同露出雪白的小腿，因此一只手拿着树枝一只手放在裙前，弯曲着细高苗条的身体，朝站成牢固的内八字形的两脚的指尖用力，恨不得提早一刻从这一危如累卵的踏板上跳下。与此相反，倒是乐坏了骑在美少年肩上的侍女。着意培育女子特有的贵族式的深邃、尽量当成女子的玩具培养的美少年御小姓，将他那温顺安详的脸膛，斜向朝下，眼睛往下看，直到他柔韧的肩部，只有两只手抱着女孩的腰往上举。比女子还显得纤弱的身姿，全身上下使劲用力，闭得紧紧的嘴巴，一副十分可爱的模样。被高高举起来的侍女，何其心情舒畅、胸潮澎湃，那神情展现在风中飘荡的长袖和服的裾边与袂边，从腰部的褶结、细长的钮结也可一目了然，那拿着短笺的两根手指，想把短笺系好，却怎么都难以系紧。

静静春日的内庭、吹拂的骤风、垂散的樱花、为风而惊的姬君、蹲在酒桶上的侍女。还有那举起女子的美少年。是啊，初代丰国的绘画演奏出的是令人怡悦的曲线与古典雅致色彩的交响乐。那是一个业已消失时代的欢乐之梦。

夜

闺房兰室。

水墨画绘就的竹子在围上一圈的六面屏风画的表面郁郁苍苍，衬得并不宽敞的夜晚的房间尤其狭窄。春宵苦短，又近拂晓，包裹着疲倦而静止不动的方形纸罩座灯的灯影。

在门窗紧闭夜晚的房间里，在燠热难耐的空气中，挂好的碎花短袖虽说是绢织品，却因自身难禁的轻柔而一如溪流般地自在怡悦地垂掉着。

较之红里子古雅的色泽，白昼曾经包裹过“女子”而留下的肌肤之香，以及衣垢与化妆的混合味，在没有男子的夜晚的居室，黑暗竟如此令人沉迷，各种香味悄然散发开来，弥漫了房间。

绉绸被缎被踢开了，仿佛熟透了的石榴果自然裂开吐出红色的火焰，从中可见两位妙龄女子，连睡衣的衣襟都未合上，露出柔滑如脂的大半身子。

——哎呀，起得真早哇！杜鹃鸟都叫了。

——声音真难听。把灯心挑亮一点吧。我好像还在做

梦呢！

在挑得更亮的方形纸罩座灯的灯光里，不再做梦的夜鸟的鸣啭声向远方遁去。从壁龛的一隅，青铜花瓶里插放着牡丹花，业已展开花瓣，一个劲地发疯地绽开苞蕾。此时在枕畔，在良宵时分翻开的一直未合上的读物里，是表现恋情的绘画插图。不一会又闻到近处清正公堂的大鼓声。

五月的夜即使再匆匆赶着要天亮，在自然松弛的腰带展示的睡意里，没有男子的卧房，依然沉浸在夜色迷朦中，难以醒来。

可是方形纸罩座灯，已是油尽灯暗。

1911 年 4 月参观陈列在帝室博物馆中的古版画有感

银　座

这一两年不知咋回事，往返于打银座地界的冗事也多了起来。不知不觉间，我变成了一个银座周边的诸多生态的观察者。

惟一的不幸是，我因为跟当时的政治家缺少交往，竟没有一次机会登上出租宴会厅的松木楼。不过浮世间一般交际的情理，倒是让我在炎炎暑日里披着大礼服，在帝国大酒店、精养轩以及交询社的台阶上爬上爬下过。在观赏过有乐座帝国剧场歌舞伎座等处的归途中，必定要在银座的啤酒屋小憩一会，连最后一班电车都已经开走都毫不在意，照样跟同样是看戏归来的朋友无端地展开舌战，进行戏评。推销上野音乐学校举办的演奏会票的西洋乐器行，正如人所熟知，两家都位于银座大街上。发售杂志《三田文字》的书店就位于本愿寺附近。身着鲜艳夺目、精致睡衣的女士，成群结队，特别是接近午夜十二点时始，举行花草节的地藏王庙会就在三十间堀的河岸一带。

每次相遇都是一副悠然自在的贵族式的美好风度跟洗尽铅华的江户作派，不由得令人联想起藏前的公子哥，他就是我所

敬重的下街艺人某某。他的府第，其宽敞的庭园正好跟一代宗师团十郎的宅第毗邻。高高的女墙跟深深的树荫，使电车的轰鸣声都自动像远处的骤风般纾解了许多，在如此幽静的茶室里，我丝毫不厌倦把脚盘曲起来正坐带来的脚痛，而是数次忘情地聆听着开水滚沸时茶壶的轻响，得以将对缺少礼仪的现代社会的反感置之一旁，暂作休歇。

鳞次栉比的街边的宅子挡住了视线，眼看着大街正对面耸立的高高的本愿寺，连屋顶都遮蔽不见，连它到底位于何处都不明就里，在如此幽静的内街行道上，有几条街巷，老实人根本不会知晓内情。从这些侧街的二楼栏杆处，我在某个雨霁云收的夏夜，叫住打此经过的新内派说唱艺人，聆听了一次《醉月情话》，真是赏心乐事。又在梅花散尽春寒料峭的午后，毛玻璃拉门紧闭的客厅仿佛黄昏一般幽明，在一次全是老妓齐聚的净琉璃一中节派的温习会上，我对那没有光泽的喑哑陈旧的音调，竟然感伤起来，体味到疲倦不堪的哀怜。

然而令我这位不幸的国际主义者难以忘怀的，是一幕幕巴黎的情景：露台外面的灌木丛，水蒸汽迷蒙的暖和的冬夜，夜晚的水、夜晚的月岛以及夜晚的船，相衬之下显得更为妖饶的大都市，还有酒店的餐厅。置身在把世界的任何角落都当成自家般欢乐谈笑的外国人当中，惟有我一人独自心灵孤寂地面对一件古艺术品，不断呼唤渐渐远去的远方国度的回忆。

在银座一带不知为啥所有最新跟最旧之物应有尽有。一国之都凭借其权势与高贵自动汇集搜藏到的所有物品，全部陈放在这里。我们为了买新流行的帽子，要求购自远方国度运来的

葡萄酒，自然必须到银座这儿来。于此同时，如果想聆听古老的歌谣，而又不喜欢去有乐剧院等处，尽量想从古老的氛围中细加品味的话，还是非得选择这一带的别有风味且数量有限的场所不可。

我最喜欢时常攀上天赏堂的三楼顶层，眺望都市的美景。我们既非山崎西服店的剪裁师，亦非天赏堂的员工，既然如此要一赏银座一带的鸟瞰图，爬上天赏堂便是最轻便的方法。登临至此，自高处俯瞰，东京的街市并不像在下面所看到的那般污秽。在十月前后晴朗的天空下远眺一望无余的瓦屋根的海景，我一边惊诧于兀然耸立的电线杆粗笨的可怜像，竟特别对东京是一座大都市这一点感同身受。

山手线的电车打居民的房顶上经过。越过房顶一可饱览、日比谷、丸之内的景色，此景连同面朝芝公园森林的品川湾景的一部分以及眼下汐留的护城河景，再往远处延伸开去，便是令人赏心悦目的滨御殿幽深的树林与城门的白墙。这些景致，应和的季节与时间的节拍，产生了百看不厌的美妙变幻。

把视线从远方的眺望收回来，径直俯视正下面的街道，但见与银座大街并排，有好几条横街，它们一个劲儿直直贯串于高大整齐的房顶与房顶之间。谁家都必备的晾衣台，看上去像是小小的点心盒并排在一起，晾晒的红布与并排的盆栽植物的绿意，在光线柔和有轻软的薄云飘过的亭午过后，在污浊的房顶跟墙壁间闪射出令人吃惊的鲜艳夺目的色彩。当窗板打开时，窗板是从晾晒台往家中的必经通道，我可以自由地观看在

二楼房间人们在干什么，而且很清晰。连同女人露着肩头化妆时的情形，还有在狭窄的后门口的脏水沟盖板处用水冲澡的情景，朝下俯望，都可以一目了然。特别是日本女人在外面看得见的地方冲澡这一点，是一件令《阿菊姑娘》的作者都惊喜过望的大事，这种美事不用特意登上天赏堂的房顶，我在山手区的墙根儿小道上也曾数度偶遇，可谓吃惊不迭。此事进一步来谈的话，只不过得重复一下日本的房舍与日本国民性的问题，这是一个迄今为止诸方面的人士都曾谈论过的话题。

我们的生活最近跟西方一样，特别是像美国的都市那样翻新变化，是谁都可一眼瞥见、想像得出的事实。然而把这个问题倒过来，在尝试阶段，东京的外观在不久前展开全面革新的初期，在哪些方面、哪些隐蔽处，旧日本的龙钟老态还在苟延残喘呢，不难想像，这对机智幽默的考察者来说可谓饶有趣味。实例就是，惟有帝国剧场的建筑，虽说是依照纯西洋风格建造的，可是不知何时在其大理石廊柱的影子里，旧戏场时令人怀恋的簪饰店跟饮食店竟然繁衍了开来，简直是不给严肃宏大的剧场以面子，有损其体面。银座商店的改建跟银座大街的铺路石之间，将来能沿着一定的发展之路，来调和身着睡衣外系男式整幅腰带乘凉的人跟撑老式油纸伞穿厚底木屐的路人之间的不谐和么。来到交询社的大堂，在描绘了希腊风格人物《神祗的森林》的壁画下方，一位身着五个家徽和服礼服的绅士跟身着花色各样的宽大男礼服的绅士，结成对子相对而坐，正在切磋围棋棋艺。高大的贴着金箔的天顶回荡着啪拍啪拍的落棋子的响声，那声音跟隔着走廊的对面房间传来的打台球的

声交织在一起。起初接触这一情景时，我无疑受一种不可思议的奇异感觉所打动。因而这一奇怪异常之感，有必要好好琢磨细细体会一下，它到底是出于什么缘由被唤醒的。在风雅考究的纯江户式的料理店的小宴客厅里面，跟活字印刷公司的办公室一样，带着雪白灯罩的电灯从房顶松松垮垮地掉下来，不仅如此，连电气装置的扇风机都已经装备齐全。简而言之，在现代生活方面，一应原有而纯粹的事物，不论东西方的差别，都相互整合，不和谐地搁放在一起。据说不同人种间的混血儿只要不是在特别的提醒下长大的，其性情大致上只遗传继承两种人种的缺点。或许，日本现代的生活正好如此吧。

银座一带在整个日本是最时髦的场所，这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在此还有一家曾经令人啼笑皆非的豪华店家。可是你如果想品尝原汁原味的西餐，你会发现任何一家银座地界内的西餐厅都无法满足你的这一目标。银座的文明与横滨的酒店，两者之间是有明显区别的。继之，横滨与印度殖民地以及西洋之间，仍然跟爬梯子一样，是有层次之分的。

对于这一点，有人说，比起帝国酒店的西餐来，不如在路边摊点站着吃点猪排，回味一下打饱嗝的快乐。露天店里品味油炸猪肉等，已经丢开了西洋趣味，而且跟原始的油炸食品也不抵触，可以说更进一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新风味。这跟蛋糕还有鸡丝汤面经过长崎进入内地后，浑然成为日本风味的食品，是同样的例证。

在明治时期从西洋所引进制造的所有事物中，最为成功的当推人力车跟牛肉火锅，对此我一直确信无疑。即使经历时间

的流变，也根本没有让今天的我们对人力车跟牛肉火锅产生丁点反感。牛肉火锅的美妙滋味就在于，在“锅”这一古已有之的古老形式中，赋予了“牛肉”这一全新的内涵。人力车则有如玩具般小巧，自然禀具着滑稽可爱的外形，打一开始，就发明得跟日本的生活十分适应、相当协调。这两种东西，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硬套，也不是索然无味的模仿。至少，在跟发明这一赞美词相匹配这一点上，表现出了发明者的匠心跟创造力。也就是说通过国民性然后崭露了出来。

综上分析，我以为，在维新前后对西洋文明的引进输入方面，令人敬佩的事例还有很多。德川幕府招聘法国士官进行操练的步兵服装比起今天纯粹西装的军装，远为合适于身体长而腿弯曲的日本人。这种服装的样式是一顶古式斗笠、带筒袖的后背下半部开衩的和服外褂，而且这种服装跟过去一模一样的大小尺寸。身着西式军装，即使再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在威仪风度方面，日本人哪怕与西洋的下士相比，都是无法比肩的。因此要求不同人种的人因种制宜，考察各处的容貌、体格、习惯与举动等所有的一切，具备创造出不生搬硬套的特别事物的匠心跟勇气。我每次看到上野战争场面的绘画，总认为官兵所披挂的红白盔甲令人美不胜收，不禁联想起拿破仑帝政时期胸甲龙骑兵的铠甲来。

走过银座大街，步行至所谓的金春的横街，两侧都看到今天显得陈旧且昏暗的砖瓦长房子，我不由得怀恋不已，回忆起明治初年引进西洋文明时的往昔时光。无需多费口舌介绍的金

春街，满是砖瓦结构的房舍，像灰泥地面的房子一样墙上刷白，一点也不露出红砖的原样。屋舍一律长长地突出，用圆柱支撑着。可是如今，已不再具有把这一拱形的下方空地当成无用空地的宽裕，各家各户都随意改造，有的就干脆破坏了原有风格。不过当初经营这种砖瓦建筑的建筑师的理想是，在让相邻屋宇高度整齐一致的基础上，让每家每户凭借半圆形跟圆柱的直线线条，刚好望见街路小景，制造一种美好的古拙艺术的视角效果，舍此岂有它哉。二三十年前的风流才子们心知肚明，当南国风格的石柱跟廊轩的弓形，与其荫庇下的纯粹的江户风貌的纸拉门跟御神灯相对时，对如何创造一种不可思议的调和了然于心。

明治初年是一个在某些方面一丝不苟引进西洋文明、堂而皇之地加以模仿，并认真不懈地进行加工升华的时代。与此同时，又是一个在另一方面，摆脱了德川幕府压制的江户艺术的残败之花，有如大梦方醒，一时之间梅开二度再放异彩的时代。在剧坛上，可历数出芝玩、彦三郎、田之助等大名，同时在文学上亦有比如默阿弥、鲁文、柳北般的才子出现，在画坛晓斋跟芳年的大名轰动宇内。像境川呀阵幕呀那样的相扑士，无一人能步其后尘。圆朝之后就再也没有圆朝了。吉原比起大户的往日极尽繁荣之能事，金瓶大黑处三名妓的美谈竟至成为街巷里间的热门话题。

两国桥一带便是永生不朽的浮世绘的背景。柳桥肩负着不可更改传说的威仪。对此，在妖艳逸乐方面想起静桥之名时，我不得不对明治初年盛极一时的第二江户追思遥想。自然，我

是把它看成比事实更楚楚动人且高贵不群的象征物表示钦慕的。

世界上还有比现在的日本时间流逝得更快的国家吗？才刚逝去的昨日旧事，回想起来仿若隔世，有如另一个时代般，此类琐事不能淡忘的有很多。有乐座作为日本惟一的新式西洋建筑的剧场供人观瞻，也只不过是近两三年间的事。我们把新桥停车场描绘成离别之所，出发之地，也仅只是四五年间的事儿而已。

如今，在日吉町上，青楼拔地而起，在尾张町的一角，也相继出现了女仆咖啡店跟小银座。还有在风华正茂的文学家当中风传，赫赫有名的高层公寓楼跟公寓式住宅已经搬离小纲町的河岸两侧，出现在银座附近。在这类休闲场所尚未出现的去年之前，我为了与友人相谈，或是让散步走疲了的脚歇息一会，甚或完全为了观看往来人群的喧嚣，一直认为选择新桥停车场内的休息室是明智之举。

那段时间，在银座地界内，已经有数家挂着咖啡、茶馆、啤酒屋以及新闻纵览所之类名头的休闲饮食店。不过它们没有哪家能满足我的愿望。哪怕只是一小时歇歇脚，跟朋友聊聊天，照此前的老习惯，我必须品尝相当多的食物才行。一杯啤酒最长也就十五分钟，要取得该店顾客资格的话，对一个钟头不能进食的嘴而言，必须满饮上四杯。不然会不由得心焦气燥起来，无来由产生会被人驱逐的乖僻念头，怎么着也无法长久安稳地坐在那里。

与此相反，在停车场内的休息处，最为自由最为舒畅，那是间不需要任何一丁点矜持拘泥的自由无碍的咖啡店。老女仆耳背，头发有异味，瘦如薄纸，对她根本就不用假客套，无需罗嗦是命令她上啤酒还是红茶，对一元钱的找头花了五分钟才送来一事也没有气烦的必要，想进去的时候你尽管进去，想出来的时候随时可以出来。我在山手区书斋宁静的氛围中，有时会过分无情地自虐，比如强迫自己不准休息，快点写出好作品来，读一点深奥的书籍，如此这般折磨着自己的心灵，这时最惬意的莫过于拿一本尽可能容易读的书，在这家休息室宽大的皮沙发上安然落坐。在冬天，这里燃烧着温暖的火苗。晚上可谓是灯火辉煌。而且在这间宽敞的大厅里，所有阶层的男女，有时甚至可能让你旁观到其波澜壮阔的一生的某一端。在亨利波特这位老兄的某篇旅行杂记的序文中，记述了一位男子的心声：任由手边的行李寄放在停车场，宿泊在汽笛清晰可闻附近的旅馆里，每天连进餐都是在停车场内的餐厅时，把自己置身于任何时分都可以立即出发的境遇里，虽然如此，却从未离开巴黎，相反却以一个旅人的心境徘徊在巴黎的大街小巷里。我茫然落坐在新桥的休息室，每当听到急匆匆的木屐声跟尖锐的汽笛声，虽身在原处却好像已然远行，有一种自由而畅快的孤寂心绪。听说上田敏先生在不久前赶赴东京时，告诫自己，京都的居所实际说起来就是行旅。东京的居处如今也是逆旅，如此漫步穿行方有好心情。

我在变动不居的生活的喧嚣中，为了让孤独寂寥的心情去漂泊，也希望多一些在停车场的休息室落坐的机会。当车夫询

问你为什么到这里来时，也早有准备，我总是不辞购买接送人时的站台票，或是往品川方向的车票，其实根本就没用上。

回顾日本的十年，相当于西洋的一个世纪。三十间堀的河岸通衢上，仍残存着两三家过去的船埠旅馆。我每当看见那些人家宽敞店面的拉门，想起母亲说过她还是闺女家时，从这一带要往猿若町去看戏的话，在长舢板上甚至连盛在多层点心盒里的吃食都准备好，沿着护城壕迤逦而行。回想起来竟如同遥远往昔时代的梦幻故事一般。我最终动身头一次前往深川方向，也是从这里的汐留石桥下面出发，乘小柴油船走的。而这一切如今已经成了业已灰飞烟灭时代的逸事。

银座跟银座的附近，从此以后，肯定会日新月异地不断变化。就像望着电影发呆的蒙童那样，我希望放眼观察从不休止不断变迁时代的风俗画卷，直至双眼疲倦为止。

1911 年 7 月

沧桑老人

东京的夏天每年都比想像的还难以忍受。每当巧遇老人们埋怨“这么酷热我记得十来年都没遇过”的溽热难耐的日子，我就回想起纽约的街市。

我在纽约结识的那两位年长的法国人怎么样了呢？一位是在自己家中教授语言的教授，另一位是以租赁房产为生的家庭主妇。如今我们之间不用说连书信来往都断绝了。当时两人都已经六十过半。时至今日真的不知他们情形如何，是否安在？每当想起比起冬天还令人难耐的恐怖的夏天时，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无比悲凉、无比寂寥地回忆起他们两人来。

一

语言先生叫埃·贝尔纳。因为他在文法、语言学的著作上只写“埃”这个名字的开头，所以我并不十分清楚他的全名到底是什么。至于老先生过去的故事更是不得而知。对似乎已经

落魄潦倒的当时境遇，也不可能探知究竟。不过每次相见，一种我想说是贵族气质般的典雅高洁的风采，以及衰老到了几乎不能大声说话程度的老态龙钟的样子，难以言表地打动我的心灵。

贝尔纳先生在纽约发行的一家法语报纸上以及英文报纸《纽约时报》、《赫拉德报》等处，不时刊出广告，以承办家庭语言教师跟翻译外国资料的业务。我初次访晤，也是靠这份广告。地点位于人声鼎沸的麦迪逊广场往东拐，再往前走，那一带便是贫民区，拐角处有一座大楼，入口处，跟类似牙医、曼陀林学习班、律师事务所等的广告牌一起，挂着一块写有法兰西院士的牌子，在其姓名下标有××勋爵的名衔。我顿时有一种受骗上当中了圈套的不快感。不只是纽约，其实在大都市里，我早就知道，这种登挂羊头卖狗肉的广告引人上钩的怪事是数不胜数的。法国政府只对那些于国家有功的人才赠予勋章，如果这位先生果真享此殊荣的话，根本无须领取一个小时几美元的低廉的酬劳，当一个烦死人的外语授课教授，完全可以到美国任何一所大学，当一位名至实归的教授。总之我想看个究竟，就径自从大门的入口处直接登梯上了二楼，在左手边走廊的某个门口，看到一块跟路边的招牌同样的牌子。

我按响了门铃。一位分不清是哪国人的脏兮兮的女仆出门，用特别蹩脚的英语告诉我，说是先生因为外出吃晚餐了，请稍等一下，一边把我引进一间没有铺地板的宽敞的客厅。从大厅打开的门口，以狭窄的走廊为中心，看上去还有两三间狭小的房间，可是特别缺少人气，整个建筑相当幽静，不知何

处，飘来路上吹过来灰尘的味道。我在不大干净的老式椅子上坐了下来，留在初来乍到的房子里，在等待尚未谋面的主人期间，自然而然地睁开了不安分的好奇的眼睛，开始滴溜溜地打量四周。房间污浊不堪，四壁皆然，壁炉上也没有放什么花瓶。在一边墙壁上挂着教学用的黑板，另一边墙上悬挂着的，是一柄剑头缀着碎玉的剑、面具和护腕等，击剑用的道具分成两组，显得相当古老，任其锈迹斑斑。在门口一侧，胡乱叠放着好像是学生坐的五六张木椅，不下两三百部的图书以及还未正式出版的印刷品打成捆，像是行李堆似的堆在一块。大书桌是不可或缺的文房用品以及发黄的书卷，好像一两册被人遗忘似的躺在桌上。隔着案桌，从宽大的玻璃窗，可以望见热闹非凡的东侧二十三街的一角。因是太阳渐短的九月末的傍晚时分，室内的角落在我打量途中已经早早地暗了下来，只有靠近窗户的所在因为有街灯的照射，只要是在纽约市区内不管多么偏僻的小巷都照得通亮，依然保持着一成不变的黄昏的薄明。在大楼的某处好像有家教舞蹈的，可以听到钢琴声，可是当我若无其事地倾心聆听时，突然从微暗的厅门口，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人影，他身着黑衣，头顶高冠，身材瘦削。

　　就像我从椅子上起来头一遭注意到房间有人在一样，瘦小的人影从一只套着手套的手取下大礼帽，蹒跚着走过来，用微微颤抖的瘦骨嶙峋的另一只手朝我伸了过来跟我握手，如此这般一言不发，首先郑重其事地把高筒礼帽、银把手的细手杖放在桌子上，颇为费劲地在椅子上坐下来，在慢悠悠地取下另一只手套后，把用粗绳吊着的老花眼镜，不大灵光地重新带了好

几回，好像如此这般一番后才终于做好迎接来访者准备的样子。他平静地望着我的脸首先发问：

你能讲法语吗？
能说一丁点。

闻听我的回答后，贝尔纳先生在讲话的第一句或是第二句总是细问你懂了吗？对我说：“我晚餐时常到一家名为马丁餐馆的法国餐厅进餐。那里的音乐相当迷人，你喜欢音乐吗？”

我确认每周周四跟周五傍晚是法语的授课时间后，从下一周开始就正正规规地开始上课。不过在这间教室里，除我之外，学生身份的人似乎一个也未到过。尤其是有时商店的二掌柜的美国人下个月要到巴黎去一趟，所以看到他们前来预约，能否让我速成对话，完全是美国人特有的蛮不讲理的方式。可是他们对贝尔纳先生瘦得皮包骨肉的脸、苍白的头发跟他慢吞吞的态度所折服，第三堂课就肯定不再光顾了。先生就是在教课那一天也不时迟迟才归。那时，他势必跟我头一次造访时一样，告诉我他去马丁餐厅听音乐去了。那儿的音乐真迷人。

其实我在某晚前往马丁餐厅时，确实看到过在咖啡桌前对着一杯啤酒聆听着音乐的贝尔纳先生。马丁餐厅一边是餐厅，一边是喝咖啡的，如今在四十三街一带已经出现了好多家更豪华漂亮的料理店，即使如此从很久以前就享有清誉的这家法国料理店，正因为位于麦迪逊大街这样喧嚷繁华的地方，倒是一个喜好奢豪的看戏归来的纽约人带着衣着华丽炫目耀眼的女演

员跟一群女艺人前来热闹取乐的所在。为了见识所谓的夜都市的奢华，我一进入这家马丁咖啡屋，偶然瞥见贝尔纳先生，他在四周的炫目妖冶当中独自一人，身着那件陈旧的大礼服，把高筒礼帽搁在膝头上，细细手杖的银柄上交迭着同样老掉牙的皮手套的两只手，如此这般闭上双眼，仿佛一尊塑像般身子纹丝不动，倾耳聆听着从地势高的乐坛传来的音乐声。

我觉得，先生的服装也好态度也好年龄也好，已经跟纽约这个新世界的风土面貌实在是相去太远了，可是却显得典雅高洁，实在是不可思议。那之后，我飘洋过海到了法国后，我也看到过好多位同样态度的老人，才开始明晰地推察出贝尔纳先生的内心。贝尔纳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巴黎人。在音乐、灯光、夜的喧嚣当中，反而难以忘怀的可以体味难以言尽的寂寞与忧愁的咖啡椅，是地地道道的都市一族。从他的祖国跟那个时代的角度，如此相隔迢迢，惟有孤身一人，为了让自己尽可能置身于与往昔接近的环境中，沉溺于自古以来司空见惯的幻想中，无疑当推前往马丁小酒店了。我当时想跟先生打声招呼，可是面对他仿若祈祷般凝神敛思一动不动的神情，终于不忍心搅扰他的清梦，便朝餐厅方向走去，用过餐就回去了。

麦迪逊广场公园的夏天的花草一旦凋枯就被取换掉，阴蔽着小径的悬铃木的树叶日渐熟透，开始剧烈地摇落。在秋天晴好之日，在和暖而迷人的黄昏，日复一日地变冷，散发出湿气。此时，贝尔纳先生早就给小瓦斯炉点上了火，烘烤着双手，告诉某个夜晚前去上课的我，风湿症的痛楚来得太快，冬天已经来了。就是去那家马丁餐厅，许是害怕夜晚的阴冷吧，

不再像以前那样屡次前往。在教课的晚上好像在静候我似的，在灯下读书。总之这期间，倒是我因为去看戏或是什么琐事，有两三次上课缺席，到了另一个周五我出门前去一看，老是照面的女仆告诉我先生已经进了医院。

我不知道什么缘故，突然鬼使神差地感觉到衰弱之极的老人不会再回到这个世间来了。于是，直到临近圣诞节的一个晚上，我都没有机会再移步至此，可那天顺路打此通过，一瞧，门口依然如昔地挂着漆黑的招牌。熟悉的窗口有灯光闪烁。我爬上二楼敲门一看，出人意外的是，打开大门的竟是贝尔纳先生本人。

贝尔纳先生一声不吭，连好久没见了都没讲，就像对待初次来访的客人似的，把我引往悬挂着击剑道具跟黑板的从前的教室。接着，当我把话资引到当时正好前来纽约举行表演的名演员沙拉·贝尔纳尔（1844～1923）夫人时，先生马上提起科克朗，之后一个人饶有兴味地聊到十八世纪的文学跟波德莱尔的逸事。以前每一句话都肯定会重复的郑重其事的语句“你懂了吗”，当时罕见地被省略了。先生忽然眼睛一亮，望着我的脸，这种情形以前还没有见过，他说：“我以前还写过戏剧呢！”他好像是喃喃自语，继之立即随着发音的强弱用一只手指的指尖轻轻敲打着拍子，朗读起自己作品的片断台词来。

我自然无法听懂其中的一字一句，可又觉得沉默不大对劲，就说：“法国诗歌琅琅上口，让人感觉真美妙！”

可是先生本来就并不打算，从我这样年轻的东方人信口雌黄的嘴中，听见什么俗套的恭维话。只是随着记忆的回流，朗

读着自己的作品，于是自己的心灵得以宽慰舒畅了一番。须臾间，看到桌上的怀表指示上课一小时已毕，先生突然把手伸过桌子来握手，说：“下个星期五再会！”当自己想从椅子上直起身子时，他告诉我：“我身体稍微有点不适，马上要上医院去护理一下。”

流年逝水，直至寒冬二月，我持之以恒地保持参加每周两次来上课。不久，一个飘雪的黄昏，当我一如从前叩响门扉时，我见到的不是贝尔纳先生耋耄的身影，在宽敞客厅的椅子上，泰然坐着一位头发乌黑、仪表堂堂约四十上下的法国人，见之令我大吃一惊。像美国牧师穿的没有领饰的深黑色竖襟西装背心，外套同样黑色的长条纹装饰的西服，戈尔人特有的大胡子，深深的胡须包住了下颌。他声如洪钟、铿锵有力地说：“你是来上课的吧？贝尔纳先生身体状态十分恶劣，已经不可能离开医院了。这段时间由我来代课。”

恰巧从那时开始我的神经衰弱越来越严重，至少觉得有静养的必要了，在听过这位年轻老师一两次课之后，我就暂时中止了听课。然而，到我离开纽约的最后那天，我也未再走访过那家除我之外见不到任何学生身影的这所寂寞的语言学校。我自然无从知晓贝尔纳先生是否健在。人种和国土如今完全隔离了自己丑陋的现在以及无法消失的自己记忆的某处。随着光阴的流逝，反而清晰地回想起老人孤寂的身影。送走如此寂寥一生的老人，在西方不可谓鲜见。然而，对我而言，贝尔纳先生在他过去的一生中，除了死亡之外所有的人生的失望、不如意等都经历殆尽，可谓历尽沧桑，如今可以说早就不再惊骇、不

再叹息、不再愤世嫉俗，他那潜藏着无限悲愁的贵族般的宁静肃然的神韵，令人简直仰慕不已。

跟二十世纪初叶的称其为纽约的周围以及时代根本没有关联，作为一直以来都是年轻时代的巴黎人，贝尔纳先生从不离开古旧的银制手杖和古拙的高筒礼帽。那种落伍于时代的姿态，在我的眼中，简直是英勇无比。当我想像第三共和国政府以前纯粹法兰西风格的往昔的巴黎时，总是回忆起贝尔纳先生的教室墙壁上吊挂着的决斗练习时使用的长剑跟面具。

二

缺少安稳感的纽约的风俗，正如如今的东京不适合自己的性情一样，对我而言，依然是不大愉悦的。华尔街正金银行分行工作的三年间，我用尽了浑身解数，尽可能在非美国式的空气中，煞费苦心地置身其中。

曼斯菲尔德跟曼特尔即使上演了特别具有文学价值的剧本，我因为对美国人的气质、态度、语言不大合意，倒更喜欢起俄罗街的业余剧团。涉及意大利移民街，被视做有损绅士的体面，可我毫不在意，依然时常前往那一带的便宜餐馆去吃晚餐。跟此事相比，我首先考虑自己的居处，有意租迁至意大利人或是法国人的家中。我以每天的报纸刊登的租房广告为指导，偶然落户到一个比原来预想还令人舒畅的居室。那便是难以忘怀的法国老妇人迪脱夫人的住宅。

虽说是无论行至何处皆是石头跟砖瓦建成的纽约市区内，可跟下街繁华与喧嚣相去颇远，夹杂在哈德逊河畔跟布罗德·维安公园西街的豪华住宅区之间，有时正因为是臭味相投、相当冷清的贫民街，根本听不见电车跟高架铁路的轧轨声，散步不远处就是河水潺潺、树木成阴，是这样一个好视野的所在。夫人的房子便在如许街市外观不雅的大楼的三层。

对久已向往的法兰西国土，我在尚未踏入之前，早就得以窥知法国生活的几分真髓，全赖夫人的恩赐。夫人是一位像葡萄酒杯一般肥硕、老气横秋的高个女人。作为在此人种的女人当中仅可见到的特征之一，她嘴角黑痣上长着长长的发须。在1870年国难当头时，她裹走家中的财产，跟他的丈夫一道离开巴黎移居纽约，在丈夫去世后直至如今，她没有亲戚、没有朋友，当时我见到的老婆婆，她正打发着孤独的余生。不过她却根本不对这个世界感到虚幻，夫人每天恰好在某一时间从不放松刺绣这一内务，远离日光的她在居室的窗台边坐在椅子上。三年间我借宿于此，可我从未见夫人往圣母教堂去过。除了买食品时到附近的小店之外，似乎也从不外出，在家中一直跟大个子的猫仔为伴，与它絮絮低语。夫人总是喊猫仔淘气鬼，此外还给它取了什么名字，我也不大清楚。

夫人真心诚意、热忱大方地照顾我。可能仅靠养猫取得的慰藉，一个跟世间几乎没有任何交际的年长妇人的热心肠，是难以充分满足的吧。有时把我的房子打扫得干净整洁，简直叫人受不了，还提醒我该清洗的衣物。对夫人是隶属法兰西的哪个阶层，无疑我是不清楚的。可是比起当时耳闻目睹的一切，

通过偶尔的谈话以及残存的家俱，我大致推测得出，她青春韶华时生活肯定是更加丰富多彩、热闹无度，而且是作为巴黎大街的正派女子受教育长大的。夫人家的家具，从卧榻、椅子到镜台，全部都是三十年以前的巴黎带过来时原样的气派，它们的古色古香、典雅外形，给家中带来一股忧郁与神秘的气氛，这是我们通常见得到的美国人的家庭中根本无法看得到的。我对前来打扫房间的夫人，多次赞美那些古老的家具。夫人得意洋洋地微笑起来，告诉我，这可是拿破仑三世时的道具，好不容易从普鲁士人的炮火中救出来的法式家具。

我还见过在我借宿的墙壁上张挂着一幅凄凉暗淡容颜的铜版画女人肖像。夫人早就告诉我，这是过去赫赫有名的女演员拉雪尔的画像。当时谈话很投机，我还听到夫人年轻时所见过的、英姿飒爽的沙拉·贝尔纳尔跟苏菲·科罗瓦塞特的逸事。作为酬答，我告诉她我感觉好像在听史话一般有趣，夫人笑着说：哪里的话！时代已经完全变了，我已经不知道共和政治的法国如今怎么样了。

一年、两年，逆旅的时光比想像中更快地逝去。每年令人恐惧的冬天酷寒，跟令人失魄的夏日的溽热，每逢其时，总是感觉比往年更加严酷、猛烈。与此相反，对如此险恶的气候试着反抗的我的体力，好像在逐年衰减。有暖炉的火苗、静静的灯光跟畅快的幻想慰藉的冬天尚且抵挡得过去。到了无论如何没有方法避开酷暑的盛夏夜晚，我把几度瘦弱到极点的躯体，靠在暖乎乎的石块灼烧过的房间的窗边，眺望着没有风儿、没有星星的铅块一般的苍穹。那是何等空虚无望的心绪啊，我幻

想着更加清凉更为美好的迷人的国度。在窗下的大路上散步的美国人的口哨声不绝于耳。载着一家人的汽车风驰电掣般疾驰而过，仿佛为了招唤夜风一般。我必须在未患病恙时，在保持着足可旅行的健康期间，快点到法国去。我得亲眼看看莫泊桑的小说中见过的绿意悠悠的塞纳河。当此时分，当我透过房间的板壁，听到夫人以喂养的小猫为伴喃喃低语时的法语时，心情越为凄凉、越发无奈。

“巴黎从来都没这么热过吧。”我投石问路般地发问。于是夫人像做乐园的引导似的，一一告知郊外的树木青葱、河水清凉，以及河鱼何等鲜美。

“我无论如何要到巴黎去。最晚在明天夏天到来之前得横渡大西洋。”我大放厥辞，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仿佛我能主宰自己命运似的。这多少缓和了当时的氛围，终于那个令人幸福的胜利逃亡的日子到来了。为了躲避第三个年度纽约的夏天，我搬到海港对岸一座小岛上。就在搬到岛上不久，我因为把行李跟书籍大部分原封不动放在夫人家中，就匆匆地赶到夫人家中去。夫人欣喜万分，简直把出发到她的故乡法兰西的我，当成家人：“那儿可是什么都不缺。年轻人喜欢的任何东西都有。漂亮女孩呀，迷人的音乐呀，可口的宴会呀，要什么有什么。”

她边说边拍拍我的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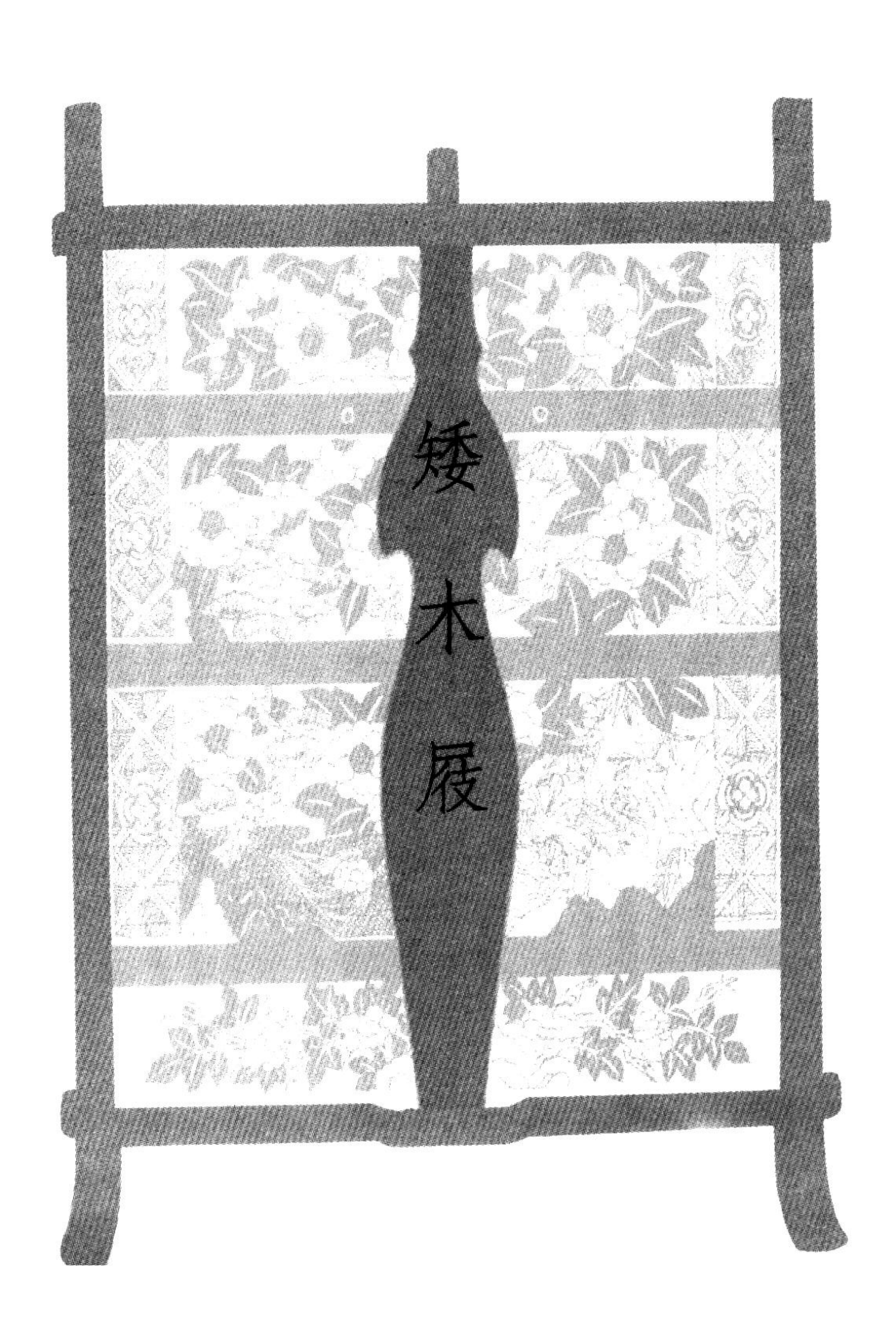
实际上“那儿”是什么都有。艺术呀、欢乐呀、自由呀、新思想呀、未来的理想呀，所有一切都存在于“那儿”。我再也不会回到美国来了。夫人哪！夫人可能会一直呆在纽约吧。您什么时候回巴黎呢？我们能像现在这样，在美丽如画的法兰

西会晤么？

我不经意地问夫人。但见夫人一直握着我的手，最后一次望着我的脸说：“对我来说，美国也好法国也好都是一样。在我出生的巴黎也已经没有一个熟人了。亲戚、朋友如今一个接一个地全部见上帝了。一想起孤身一人回到离别三十年的故乡，比起前往陌生的国度更让我感觉凄凉。”夫人暂时停了一会，附加说明了一声，“纽约可是我丈夫殁死的地方。”

我已经见到了法兰西。见过不久，这一切都成了不可挽回的梦幻全部消亡了。我被包围在野蚊堆中，茫然无主地坐在夏日落暮时分的廊檐下，无端地怀旧，沉湎在对相识于异乡的他们两位异乡人的往事中。两位年事已高的老人，贝尔纳先生与迪脱夫人，他们决不会像我一样，对无法预知、无法掌握的命运愚不可及地喋喋不休，至少他们不会跟外人讲，一点迹象也不会露出来的，只会孤身一人在陌生的土地上，泰然地接受行将老朽的命运。是因为他们拥有没有任何留恋牵挂的过去吗？抑或是因为我不相信宗教么？

1911 年 8 月


矮木屐

矮 木 屐

第一 矮木 屐

虽然身材高出他人一头，我还一直穿着矮木屐，打着布伞出行。哪怕再晴朗的天，不穿矮木屐不打布伞则无法安心。这是因为我对一年到头湿气过重的东京天气全然失去了信心。看样子变幻莫测的，并不仅只是男人的花心、秋日的天空、政客的脸色。春天赏花时上午是大晴天，到了下午两三点钟，不是风就是傍晚下一场雨。梅雨时节自不待言，进入暑天，更加难以预测何时会骤雨来临。本来，这种变幻无常的天空跟不可逆料的雨水，正是出现在古代小说中才子佳人们缔结难以割舍关系的因缘，在如今的世道中，散戏后骤降一场急雨，所幸的是在遮蔽了他人眼目的雨幕中，在某个所在浑身淋透，上演出一幕落汤鸡的闹剧，此等表演决非绝无仅有。闲话休题，提起矮木屐的功效，不只限于突如其来的雨水。持续寒冷的冬天，在山手区整区的红土化霜时，也很方便。在铺满柏油的银座日本

桥一带的通衢大道上，哪怕是不小心会沾上洒水时的泥泞路，也根本无须大惊小怪。

我如此这般，穿着矮木屐，打着布伞出行。

在市区散步是孩提时开始的爱好。十三四岁时我们一家从小石川暂时迁徙到曲子街永田路的官舍里。当时自然还没有电车。我因为要到神山锦街的私立英语学校上学，就得钻过半藏御门，穿过代官街的大道，代官街一侧的吹上御苑的里手便是郁郁苍苍的古松；望着旁边二丸跟三丸高大的石墙与幽深的壕沟，走过竹桥，沿着平川口的御城门，对面是过去御捣屋如今成为文部省的所在，来到一桥。这一段路程，本来并不那么漫长，可是一开始我特别新奇，反而乐在其中。宫内省后门的斜对过是兵营，顺兵营的土坡的中腰，有一株硕大的朴树。当时在树阴中土坡下的路旁，有一口深井，无论冬夏，都有卖甜酒、豆馅年糕、油炸豆腐饭卷跟甜汤的人卸下担子静静地等待着来往路人停下歇息。当车夫跟马夫很多时，甚至有五六人吃饭。这是因为从竹桥方向进来后，御城内代官街的道路演变成长长的坡路，步行起来不那么轻松，就是拉车子也可谓是不知尽头，而这一歇脚点正好位于半路当中。东京的地势就这样往曲子街四谷方向渐次变高。在炎天夏日里，我在放学回家的途中，会用井水跟车夫、马夫一道打湿手巾擦擦汗水，走到土坡上，到大朴树的浓阴下休息。土坡上，从那时开始，已经竖起“禁止攀爬”的招牌，若不顾禁令，爬上坡顶，隔着护城河，远方的街景可一览无余。如此远眺，并非仅限于此，从外护城河的松阴下，远望牛込小石川的高台，同样可以数得上是东京

城区的佳景。

在锦街的归途转往樱田御门方向，或是往九段方向，我总是绕道而行，穿过耳目一新的街衢，真可谓妙趣横生。可是一年光景之后，我对途中的风景有些看厌了，此时，我家再度搬回小石川的老宅。从那个夏天开始，我因为老跑到两国的游泳池去，这次轮到繁华喧闹的下街跟大川一带的风景，令我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兴奋。

今天在东京市区散步，对我的身体而言，是回溯自打出生以来直至今天所有过去岁月的回忆，舍此岂有他哉！加之，日复一日自古以来的名胜古迹正惨遭破坏，在这般剧烈变迁的时势下，在城区散步，无疑会带来人生无常、悲哀难禁的清寂诗趣。大概近代的文学作品中登场的颓废荒凉的诗意，要想体味的话，无须远赴古埃及、意大利，再也找不到比到现时的东京溜一圈能让人痛心疾首、深感痛惜的所在了。今天见过寺宇的大门、昨天歇息过的路旁大树，当你再次光临时，已经成了出租房，或是进了锯木厂，你想一想，本来没有任何缘份的建筑，还有那些经年累月的古木，竟那么令人魂牵梦萦，又令人感伤悲恸。

自古以来江户名胜里，就不乏足可夸耀的风景与建筑。宝晋斋其角在大作《类柑子》中有如下记述：“隅田川虽不断芳名远播，比起加茂桂却远为逊色。最好有群山逶迤。目黑虽值得一提，坡道颇多良趣，然过于迢长，且远水，虽似嵯峨佳境，然则风情殊异。王子区如同宇治的柴舟般然而没有足可赏心悦目的山形岛屿。护国寺极似吉野，乍看近似千本瑞雪曙恋

之风情，然可惜此处缺水之韵致。迁供住吉大神的佃岛也是岸边缺少姬松，不如反桥一景之轻快。宰府仅有供奉之名，虽有一笠雨篷衬染川之水色，却往思河边埋垃圾。若提起都府楼观音寺的唐绘，竟是四口原样的寺钟，加上报恩寺檐甍的银白，画在屏风上。树木稀疏，少腊梅无红叶，拊着三月的新藤在回廊设宴之野趣亦无从寻觅，难以令人解颐……云云。”于是其角先生将江户名胜中惟一毫无瑕疵的力作推崇为晴朗的富士山。或许这是对江户的风景最为公正的评价了。江户的楼宇风景中，没有一处堪可与京都奈良媲美。不仅如此，此都市的风景对于生长于此都市的人来讲，必定能引发特别的兴致。这一点看过自古以来有关江户名胜的导游志、狂歌集、绘画本之类频繁亮相，就容易推断出来。太平盛世武士街的人士喜好游山玩水。由于爱花惜草、眺望风景、寻访古迹被视为风流雅事中的最上品而受到尊崇，虽然其实兴趣并不那般浓厚，也肯定会不时低吟一番。江户人最为频繁地外出探访江户名胜，依我之见似乎是在狂歌全盛时期的天明朝之后。对江户的名胜要有浓厚的兴致，那是无论如何也缺少不了江户市井文学素养的，更进一步则需具备小说家的气质。

近来我踩着喀哒喀哒的矮木屐，尝试在市区散步，无疑是出于江户俗文学的感化，此事毋须讳言。不过在我之兴趣中，自然受到了近世业余艺术家的影响。1905 年巴黎的一位名叫安德勒·阿莱的新闻记者用看戏的感觉来观察世间万象，四处出行游赏后写下纪游，加上在逡巡于法国名州的都市古堡的印象，一齐公之于世。当时一位名叫安利·鲍尔德的评论家藉此

机会，曾解剖批评过业余艺术爱好者的某些特征。在此我没有介绍的必要。只要预先把在西方也有尝试漫步于都市、直面当代社会百态、对过去的遗物保持兴趣，有同样倾向的人存在，把这一事实放在心头即可。阿莱由于是西方人其态度自然不如我这般对社会不会漠不关心，也不会那么愤世嫉俗。这是因为各自的国家存在差异的缘故。他并非因为没有应该做的工作不得已才漫步都市的。他是希冀主动地加以考察。然而，对我而言，倒没有什么特别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可以说是一介与隐士同样的身份。为了安度时日，尽可能不在社会上露面，不耗费银两，不需要伴侣，自己一人无所顾忌、心情舒畅的谋生方法，我思虑再三的结果，其中之一便是在街上游游荡荡。

翻一下法国小说，你会发现有不少作品描写了这样一群人。他们出生在日趋败落的贵族家庭，靠着可怜的遗产，只有自己一人日常的衣食怎么着也不愁；从另一个角度，红尘的乐趣则与他们无缘，他们没有能力与人交际，一生就那么似真若幻地凄清地度过，可谓是一生平庸，无为无能。这样的人即使想在社会上做一些可能带来名声的专门的研究工作，即使想求得有一定的实力的职业，他们已经丧失了这方面的能力。只好替人画人像素描啦，或是去垂钓，去墓地转转，做一些尽量不花钱的事，考虑的都是这类时日的过法。我的境遇则与此全然相反。可是其行为与感慨却略有雷同。如今的日本，跟文化发展得相当成熟的西方大陆的社会情形不同，跟资本的有无关联不大，只要自己有心，可以投入的事情相当多。纠集一帮乌合

之众演一些戏剧，只要挂上为了艺术之类的名头，相应地就会引来不少看客。鼓动乡下中学生的虚荣心征集文稿的话，经营文学杂志也显得不难。在慈善跟教育的美名旗下，给一点儿报酬让家业中落的艺人出来演戏，靠卖戏票举行演出的话，足可赤手空拳挣得一杯羹，挣得一定的积蓄。这是一个奇妙的社会，富豪之人靠人身攻击不断地沽名钓誉，瞅准囊中越来越烫手的时机，正儿八经地装得绅士般标榜高雅，混不久就能当一名国会议员。再也没有哪个国家比现在的日本该干的事情繁多而且很容易的了。在如此世道中洁身自好的人，除了自己主动让位退出，否则没有出路。乘坐市内电车急着赶到目的地，每次经过换乘处，必须不顾体面不管风度地把别人往后面扒，野蛮地抢先上车才行。若是自我反省别那么不雅，就只好像乌龟一样慢慢地迟钝地走路的份，只好穿插在不通汽车的小街或是免除了市政改造的老路上吭哧吭哧地走的份。当然，要走市区的大路，并非固定地只能乘市立电车。若是稍可延迟，不妨慢悠悠地步行，沿街的路多着呢！与此相同，现代生活也并非若不以美国式的精神努力就无法糊口。只要不那么野心勃勃，不向那些蓄着胡须身着西服摆花架子的乡下绅士看齐，哪怕你身上无一文积蓄，连名为友人实为共谋、前辈或是有亲戚名份的阿谀奉迎的目标物一件皆无的话，过一种优游自在的生活也是不少的。同样是摆摊的商人，与其蓄着胡须、身穿西装装一副演说的口吻用医学名词去贩卖药品的话，不如一声不吭地在后街的庙会墟会上卖卖烧烤，或是捏面人。近来扮成穷学生相的行脚商人，粗蛮地用脚蹬出重重的响声，推开人家的拉门，用

乡下嗓音大声叫唤夫人在家吗之类，动辄显露出蛮不讲理的恶劣态度。与他们相比，自古以来那些脚踏草鞋，一直叫卖着什么蜻蛉虫、白蜡虫、箱根山的山椒鱼以及越中富山的千金丹，要好得多。在秋天的薄暮时分或是冬天的早晨，听到这些叫卖声委实令人不禁感到悲从中来，无比的凄凉。

如此，我的都市晃悠便不是为了赞美东京这座崭新都市的壮观、谈论其审美价值，也不专心探访江户旧都的古迹，强烈主张要保存它们。怎么说现代人里面保存古美术的家伙，正是伤害古代美术的元凶，只要在古祠古寺的周围锁上铁锁，立一起牌子，用漆涂上老一套的不可如何如何的字样，也就足够了。那些以保护古刹古寺为名进行修缮承包工程，反而全面破坏了古迹的暴行事例，在此自然无须特意列举。因此，我只管毫无目的地闲逛，写一点自己爱写的豆腐块就成。与其在家里当着老婆歇斯底对浮世冷嘲热讽，或是遭新闻杂志记者的偷袭采访，好不容易打扫好的火盆又挨弄得满是大和古国的烟蒂，不如抽点空闲出去步步。我老想着出去走走，一脚一脚的、摇摇晃晃的、慢腾腾的，在四处巡回转悠。

在我如此漫无目标的漫步中，设若有几分目的性的话，那便是一种情绪。无所事事地夹着布伞，曳着矮木屐漫步途中，或是到电车路的另一侧等处偶尔残存着几条市政改造前的老路上转转，或是仰望伽蓝如林的山手小街的树木，观瞻架设在河沟或护城河上不知名的小桥，这种时分，周围幽静的环境会不自觉地跟我的情绪融汇在一起，产生一种暂时忘我的想乘虚飞去的念头。沉浸在如此空虚无着的感慨中，是最快乐不过的

事情。

即便同样荒凉的景色，若是废弃的宫殿跟城廓会因吟咏诗而为人所知一样，譬如会因“太掖勾陈处处疑，薄暮毁垣春雨里”，或是“炀帝春游古城在，坏宫芳草满人家”等诗歌得以传唱。

然而我所喜爱的拖着矮木屐漫游其中的东京市区的废址，只会引发我一个人的兴趣，是很难把它的特征讲清楚的十分平凡的景色。譬如说，炮兵工厂的泥瓦墙，它的一侧是小石川的富坡，在它一直往下降的左侧是一条河川。沿着水流，往魔芋阎王庙方向拐到一条小街，便是我所喜好的一景。两侧的房舍十分低矮，道路任意地迂回曲折，涂漆的招牌跟仿西洋式的楼宇的玻璃门等，从一扇无从找到的所在，除了冷饮店的旗帜不时招展之外，远望小街可谓没有一点色彩，一溜儿全是靠裁缝铺、芋头铺、点心铺、灯笼店等祖先传下来的职业用以养家糊口维持生计的人家。我常常看到在新开街出租楼楼口堂而皇之地挂着某某商社呀某某事务所等的木牌，不知就里地对这些新时代的企业产生不安感，同时对其主谋性的人物也感到相当危险。反过来，在如此贫困的小街看到那些沿袭着从前的贫穷生计以度日的老年人，不禁平添了同情与悲哀，也难禁崇敬之意。同时还胡思乱想，如此家庭出身的姑娘，眼下或许在某处成为经纪人的诱饵，或许正在当艺人吧，想到此，一如从前日本原有的忠孝观念与人身买卖的陋习等的关系，接下来便是其结果对现代社会造成的影响等，简直浮想联翩。

终于，当我最近在麻布纲代街旁经过时，我看到在电影

院、国技馆跟曲艺馆等的传单在从山崖上方吹来的夏风中翻飞摇荡的冷饮店的店前，从门口一眼看过去清清楚楚的里间，有位十五六岁的姑娘在温习清元调的曲子，我像往常一样停下了脚步。那么不完美的江户小调，在如今的世上依然顽强地保留着它的支脉，此事着实令人不胜惊讶。不仅如此，事至如今，其哀伤的调子竟如此令人牵肠挂肚，对此我只能百思不得其解。无所用心地打小街经过感动于小姑娘弹奏的三弦声，如此看来，我是无法去迎接世界的新思想了。与此同时，我也无法与在电灯下让这般江户的音乐流畅地演奏出来的社会大众的风潮为伍。我的感觉、趣味以及思想，只要不是来自对我的境遇带来重大打击的某些外物，或许会渐次把我变得孤陋、偏狭，最终全完全被摒除在世界之外。我不时努力试着进行自我反省。同时自作自受的身体的终结，到底是一种什么情形，对干脆弃之不理把自己的身体视做他人的一般对其虚妄无常的末路，我只能感到一种解嘲讥讽式的好奇。就像自己抓着自己的身体，用一定程度的力气就会感到相应程度的痛苦，自我虐待自己饮泣一般。有时表面上装得相当恬淡洒脱，可是在心底总是潜藏着空幻的绝望。为此，那譬如“泪水涟涟白粉落，苦酒无情掩羞颜”般并不鲜见的歌词，每次的聆听，在我的心里总带来一种特别的刺激。从被后面迅速冲过来的汽车的声音所惊扰，从大街往终日不见阳光的小街逃遁，落在人后摇晃着步行，从这些方面，吾辈既觉得别有情致，又看到了酸苦；既觉得得意自在，又发现了悲哀。

第二　淫祠(略)

第三树

“满目嫩叶时鸟叫，松鱼上市食客忙”。这简单两句，一语道尽了江户从前的都市情趣，那最美好时节的情趣。北斋以及广重等在江户名胜画中所描绘的场面，若代之以文字的话，就全部涵括在这两句中了。

东京不仅是它的市区直至周围的近畿，每天都在开发当中，不过所幸的是，在庙宇的古苑、私人的邸宅，还有坡崖以及路旁，还残存着相当多的树木。如今由于工厂煤烟跟电车的噪音污染，日本的晴空已经雁叫声稀，雨后初霁的深夜月魄即使露头，已经不再闻听到时鸟杜鹃的叫声了。刚上市的松鱼的美味特别是由于汽车跟冰块的便利，已经不再像从前那么活鲜。至于随处可见的嫩叶，到了每年花落之后的新历五月，下街的河畔也好，山手区的坡路也好，城中所有的角落都铺满它的秀色，对此我辈终于开始对东京这座都市产生了一些江户以来的原汁原味的愉悦。

栖居东京的人，初试夹和服外褂那天的早晨，不论白昼，不论夕暮，外出时一路上，在九段的坡上，神田的明神宫、汤

岛的天神殿、还有芝区的爱宕山等处，登临随便一处的高台，去看一眼市景吧。在光辉四溢的初夏，在无边无际毗联在一起的瓦房间，或是银杏，或是米槠、橡树、柳树等，它们新绿的色鲜诱人的树梢上，你若是看到阳光朗照闪闪发亮的情形，就算东京再不美，就算东京这座都市是西方的仿造品，加上电线、铜像等而显得丑陋不堪，也还是足可珍摄，不可弃之如敝履。在东京，讲出处实在不忍启齿，不过确确实实仍然具有东京特有的本来的风韵。

假若如今的东京具备都市美的元素的话，我敢断言其第一要素当推举树木与河流。掩映着山手区的古木、流经下街的河流，是东京市区所拥有的最为尊贵的无价之宝。巴黎的所谓巴黎风貌，因为有了教堂、宫殿、剧场等建筑，纵使没有树与水也足够了。然而在我们的东京，若缺少蓊郁的树木，那座壮美秀丽的芝山内的灵庙，就根本无法保留它的美丽和威仪。

开辟庭院需要树木与水，这是不言而喻的。而要创造都市的美观，自然也无法离此二物。所幸的是，在东京的土地上，自古以来栽种了无数株树木。像残存在今尚芝田村街的公孙树那样，传说是德川家族入主之前的古木，也并不罕见。小石川久坚街光园寺的大银杏，还有麻布善福寺里人称是亲鸾上人亲手种植的银杏，像它们都是树龄几百年的古木。在浅草观音堂的一侧，也有两株名声隆盛的银杏树。小石川植物园内的大银杏因为还残留着维新后差点伐倒的斧斤之痕，今天反而为无数爱护古木、尊重古木的人们所熟知。在东京市区若要探访曾经拥有那么多故事来历的银杏等参天古木，数量还相当之多。在

小石川供水口那边人来人往的大路正中段建有第六天祠堂，在祠堂的一侧，还有柳原路不大美观的老式房舍的屋顶上，都耸立着高大的银杏树。在神田小川街的街道上，当年我往一桥中学上学时，一棵高大的银杏穿过烟厂的屋脊，高耸入云，比电线杆高了许多。在曲子街番街边跟牛込御街边经过，曾经似乎是旗本贵胄宅邸屋宇的四处，随处可见银杏高大的树干挺立着。

银杏树树叶金黄时，若与神社佛阁的粉墙朱栏相对而望，便创造了最具日本特色的山水佳景。在此我不得不首推浅草观音堂的银杏为东京公孙树中的冠首。有明和朝时期，此树下有家牙签店，绝色佳人阿藤的身姿如今仍永存在铃木春信、一笔斋文调等的锦帛画里。

跟银杏树相比，松树跟神社佛阁相衬更显和谐，创造了数不胜数的日本式的以至中国式的风景。江户的武士们在他们的邸宅不种植开花之木，而在常绿树科中殊爱松敬松，因此，从前武士世家的屋宇至今仍有多处摇曳着苍翠的松影，令人吊古思昔。在市谷的护城河畔，有棵高力松；在高田老松街，有株鹤龟松。据广重的画本江户名产部分载，江户都市人士遍赏名松，举荐其中之尊，便有八景坡的挂铠松、麻布的一本松、寺岛村莲华寺的末广松、青山龙岩寺的笠松、龟井普门院的御腰挂松、柳岛妙见堂的劲松、根岸的御行松、隅田川的首尾松等，其他还列举出不少。然而到今天侥幸没有枯死的还有几株呢！

青山龙岩寺的老松在北斋的锦绘富岳卅六景中有过描绘。我曾一度注意到并不比大久保的老屋远的青山，以原先的江户地图为蓝本，前去寻访过那座寺院。寺庙横穿青山练兵场，在兵营里手的千込谷的一隅尚遗有残迹。楼宇已经改建得不见踪影，修建成了院子狭小的出租房，别说松树，就是近似庭院的空地都找不到一块。在此附近，山手的名为新日墓里的所在，堪与日墓里的花见寺齐肩的仙寿院有一座名园，此事亦是从江户名胜图中得知，由此我踏着矮木屐顺路寻访，慌不择路地穿过古旧的山门，在脚下蹬着的石级两旁，连茶树都给砍刈殆尽，只能令人扼腕痛惜。庭院已然无迹，被剖开的正殿一侧的陵墓也不由分说地只留下一小块荒地。

今天残存在上野博物馆苑内的松树，真的可称之为宽永寺的旭松还是稚儿松么！首尾松既已绝迹，根岸尚存御行松的矫健身姿。在麻布本村街的曹溪寺内，尚有绝江松，在两株朴树的高野山，尚有人称独站松的松树存活。跟形式古老的绘画相比较来看，几乎近似，可谓古风犹存。

柳树与樱花树一道，春风一到就相伴织就都城的锦缎，为此，爱护城中树木的人们万万不能将此二者等闲视之。说起樱花树，上野的秋色樱、平川天神殿的郁金樱、麻布笄街长谷寺的石卫门樱、青山梅窗院的拾樱，还有如今不知在与不在却在名胜图中描绘过的名噪一时的涉谷的金王樱、柏木的石卫门樱，或许仍如驹込吉祥寺的并木樱一般，若搜寻来历，还可数出很多。至于柳树，如此名冠都城的好像几乎没有。

隋炀帝在长安营建了显仁宫，在河南开凿了济渠，在宫内堤岸栽植柳树，据说长达一千三百余里。想像一下金殿玉楼的影子在绿波中摇曳，春风中的柳絮如瑞雪纷飞，黄叶在秋风中飘飘起舞的情形，宛如看见青贝屏风、七宝古陶器般，色彩令人炫目。大概没有什么胜过柳丝飘逸在水上的轻松劲吧。东都柳原的土堤凭临神田川的清流，从斜对过的瓮城至浅草瓮城柳树依依，相当茂盛。改建成东京后，不久土堤被铲除，变成了如今所见到的一溜儿的红砖房。

柳桥无柳，柳北先生曾在柳桥新志上，以“桥以柳名而不植一株之柳”记之。从柳北先生同名的书中还可发现，从两国桥始稍稍下游的沟渠上架有一小桥，原先称为柳桥，此处曾经有一株老柳树。而且小林清亲翁曾将此景描绘于东京名胜图中。翻阅图样，但见笼罩着河面的晨雾中，两国桥如施薄墨，在烟霭迷濛的岸边四处，略微斜立着一株枝干粗壮的柳树。在其树阴下，一位身着缟绸便装的男子，把布手巾搭在肩上，脸朝后回望着河水。闲雅之趣自画间流溢而出，仿佛他听见长艇的桨橹声跟野鸭的鸣叫声似的。那株柳树是什么时候枯死了呢？如今河岸的样子发生了巨变，细流已经被埋在地下，因此难以寻觅往日柳桥的踪迹。

从半藏御门往外樱田的护城河，到日比谷马场先和田仓御门外的护城河畔，栽着一溜儿柳树，随处有洒水车停靠。这些柳树大概是明治之后栽植的吧。广重画师当然见过东都名胜锦绘中的外樱田的景色，而在护城河畔的人行道上并未画上一株柳树。只有走下土堤的水泱的柳井旁，有惟一一株柳树。以余

愚见，隔水相望可见对岸的古城石墙与古松，而在堤岸四处植柳，既遮掩了望眼，也限制了视野，有此一虞倒不如不栽算了，更何况此处要栽种西洋式的枫树呢！

东京市老是想模仿西方都市的外观，近来这种枫树还有橡树类移植在各区的路旁，其中最不协调的，莫过于越过了赤坂纪的国坂处的人行道。与赤坂离宫的真正宫殿式的、京都式的方墙相对，竟是异国种科的一棵棵枫树，是何等大煞风景。山手区特别是靠近护城河处的人行道上，林阴树的作用更加微弱。行道树即使没有绿阴，在山手一带，树木仍抬眼可见。林阴树在繁华的下街最具效用。在银座驹形偶人街，柳树的浓阴下，夏夜露天店热闹非凡的场面，相当于在无需风扇，靠自然的凉风自在吹拂，明灿星空下的一大市场。

就都城的树木来讲，除上述之外，有名的还有青山练兵场内的古树，本乡西片街阿部伯爵家的米槠树，同区弓街的大樟树、芝三四蜂须贺侯爵邸宅中的老柯树。事涉烦琐，恕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第四　地图

以布伞为杖，拖着矮木屐漫步在城中时，我总是在怀中放着携带方便的嘉永版的江户切面图。这并非是因为讨厌现如今出版的石版印刷的东京地图，而独爱更古老的木版图。而是由于穿着矮木屐步行在现代街道上，若是边走边对照过去的地

图，可以毫不费劲地将江户的过去与东京的现在，在眼前进行一番比照。

譬如说牛込辨天街边因为拓展道路的缘故，最近已经面目全非，它内街里的小河如今徒存其名，从根来桥这一名字来看，若是跟江户切面图进行核对，我边走边得知此处曾经有根来组同心先生的宅邸时，好像历经了一次历史上的考古大发现，无端地兴奋起来。除了如此这般傻里傻气、毫无助益的兴趣之外，另一桩古代地图所带来的便利，不仅连风花雪月的名胜以及神社佛阁的位置为了特别醒目着上了颜色，而且有时像导游书一般，有从这里开始到哪儿哪儿止共有多少条街以木屋居多的说明文字。举凡东京的地图，精密准确的莫过于陆地测量部的地图了吧。然而打开它一看干巴巴的引不起人任何兴趣，更无从进一步想像风景如何如何了。标示土地的海拔高低的蚰蜒脚般的符号，跟几万分之一或是其他尺度的死板教条的准确与精密，反而失去了当下会意的自由，仅让看图的人留下烦冗芜杂之感。看吧，不准确的江户绘图，像上野樱花盛开处自由地描绘着樱花，像柳原栽着柳树处还添上了柳丝，不仅如此，还描绘了可从飞鸟山远眺日光筑波的群山，就像当即把它描画在云端一样，与临机应变完全相反的制图方式态度并用，便令人津津有味，兴致浓厚，极为平易地领悟其中精要。从这一点出发，不准确的江户绘图，比起准确的东京新地图来，应该说是采用更加直观、且相当印象化的方法绘制的。现代西洋式的制度，悉皆政治法律教育，万般千条，皆同此理。现代的审判制度，恰似东京地图的烦琐一样，则古人大冈越前守的眼

力可谓如同江户绘图。进而言之，东京地图若比方成几何，江户绘图则像是模型。

如此一来，江户绘图成了我脚踩矮木屐夹着布伞散步时不可或缺的伴侣。凭借江户绘图，若是行走在不熟悉的小街上，竟有一种置身于那一时代的心境。其实在现在的东京城中，无论到何处去，只要碰不到从心头恍惚起来不忍离去般美丽或是庄严的风景、建筑，就只好采取种种无奈的方法借此创造出哪怕是几许的兴味。不然的话，就百无聊赖的闲人而言，如今的东京岂是堪可散步的所在么？从西洋文学中去了解思想并加以引进，以此为杠杆，譬如以银座一角的“雄狮”直接拟造了巴黎的咖啡屋，用帝国剧场仿效了歌剧院，如此等等。把东京城天马行空地想像成西洋式的，对某些要人来说或许是一种有用且饶有兴味的方式。然而现代日本的西方式伪文明，就像森永屋的洋点心一样，就像女演员的舞蹈一般，对此感到索然无味且拙劣难捺，对此辈来讲，东京这座都市的兴趣，势必是尚古、是退到从前。我们只要看一下市谷外护城河的人造陆地工程，殚精竭虑也无法预测将来的新景观，如此一来，爱惜之情自然而然地将人带回在这座护城河里藕花十里、飘香馥郁的往昔。

我从四谷瓮城出发，爬上迂回曲折的外护城河堤，恰好那里的拐转处是本村街的坡顶，随着地势逐次下降，极目四顾，从市谷经牛込远眺小石川的高台，这一景观当属东京城中最为美丽的景色之一。市谷的八幡樱业已散落，正是茶树跟农谷神的茶树篱笆茂盛之际，顺着护城河端的大路，从望得到尽头的

牛込小石川的高台，在那翠绿欲滴的新树枝梢，仰望初夏的云气忽悠忽悠浮动的天空，此时我竟然无端回想起天明时代的风流俊逸，那个时代以山手这一带为中心江户的狂歌可谓如火如荼。

狂歌《才藏集》“夏”之卷自不待言，现略录几首：

首　夏　　马场金埒

春花皆落湿成泥，今朝渡云似松鱼。

新　树　　纪躬鹿

花山香袋春已过，唯有嫩叶登花枝。

更　衣　　地形方丸

夏至始脱布棉衣，袖口犹存春纸香。

江户改称为东京时的东京绘图，也跟江户绘图相同，亦能平添我辈脚蹬矮木屐散步的雅兴。

我记得，在小石川父亲家的门牌上写有第四大区第几小区几街几号的字样。东京府像现在这样区划成十五区六郡，就在我出生之时。那以前共分成为十一个大区。我将柳北的随笔、芳几的锦绘、清亲的名胜图，再在此对照东京绘图，一种触摸到明治初年浑沌初开的新时代的感觉，的确令人觉得是一桩赏心乐事。

在城中闲逛不止，打开那个年代的东京地图，各处第森严

的大名邸宅，已基本上为陆军跟海军所征用。下谷佐竹的府邸已成操练场，市谷跟户冢村处尾州侯的藩邸、小石川处水户的官邸就像如今你我所见到的那样，成为陆军的辖区，那些名胜一时的庭苑皆不断因糟蹋而荒废。铁炮洲处白河乐翁公的御下邸的浴恩园，跟小石川的后乐园齐名，堪称江户名苑之一，可是如今海军省的军人云集至此，大有演变成饮酒作乐的俱乐部之势。从江户绘图转移视线，去翻看东京绘图，无论是谁都会如同翻开法国革命史一般，受到极大的冲击。或许，更合适的说法是，我们时常由此而陷入更深的喟叹反思之中。论其缘由，法国的市民并未因为政变而贸然毁坏像凡尔赛宫、卢浮宫的伟大国民性美术建筑。现代官僚式的教育听说总是尊崇孔孟之教力倡忠孝仁义之道，每次经过茶水河街，仰望高挂“仰高”二字的大成殿的正门，竟然听任檐瓦掉落、杂草丛生，任由风雨侵蚀毁坏。至于说到世人，无不对此无动于衷，我辈惟有哑然失色，舍此岂有他哉！

第五　寺宇(略)

第六　水及渡船

法国人爱弥尔·曼友的大作《论都市美》，引发了我的兴

趣，此事曾写入一篇随笔中。爱弥尔·曼友在论及水之美于都市的一个章节里，旁征博引地从世界各国的都城以及它的河流乃至海湾的审美角度，更进一步地涉及运河、沼泽、喷泉、桥梁等的细节。论述这一点时，为弥补其中不足之处，特别谈到辉映在水中的城市灯光之美。

如今若考虑东京城市与水的审美关系，水自江户时代始持续下来绵延至今，亦是保持东京的美观方面最为重要的要素。在缺乏陆路运输之便利的江户时代，天然河流隅田川以及与之相通的几条运河，简直就是江户商业的生命线，这是不言自明的。与此同时对都市的居民来说，增添了春秋四季的乐趣，有时还创造出价值不菲的诗歌与绘画。然而东京今天市内的河流，仅仅为了运输，完全丧失了传统的审美价值。隅田川自不待言，自神田茶水本所的竖川始，市内的河流，对现代的我们而言，已经不再容许古人从船舱的栈桥上乘上长艇舟划往山谷、游至柳岛在深川寻欢尽兴般的风流了，甚至连垂钓、撒网的娱乐都取消了。如今的隅田川不像巴黎的塞纳河能催生美好的情感，也无从联想像纽约的哈德逊河、伦敦的泰晤士河的壮观。东京市的河流跟河湾口品川的入海口一样，既不再美观也不壮阔，更没有往日的繁华，只不过是什么都挂不上号的平庸乏味极的景色而已。非但如此，在东京城区漫步当中，如今尚比较感兴趣的依然是河水流淌、船楫划动、虹桥飞架处的景致。

论及东京的水，首先应区别分析，第一是品川的海湾，第二乃隅田川中川六乡川般的天然河流，第三即小石川区的江户

川、神田区的神田川、王子区的无音川般的细流，第四属流经本所深川日本桥京桥下谷浅草寺等市内繁华街道的纯粹的运河，第五为芝区的樱川、根津区的蓝染川、麻布区的古川、下谷区的忍川般河名佳美的沟渠以及小河，第六乃是围绕江户城池的数重护城河，第七即不忍池、角込十二社般的池潭。古井在江户时代像三宅坂侧的樱井、清水谷的柳井、汤岛天神寺的御福井，自古以来在江户名胜中数得出的数量也不少，自从变成东京后，完全沦落为世人忘却的所在，基本上下落不明了。

东京市是一座拥有上述如许多的海湾、河道、护城河、沟渠，以及仔细考察起来可分为几种水即流动不腐的水跟沉淀不动的死水的，颇富于变化的都市。首先眺望品川的入海口，但见眼下正在进行筑港的大工程，将来会呈现如何的光景，如今是无法想像得出的。迄今为止，我们年深日久熟悉透了的品川的海湾，除了驶往房州的蒸汽船跟拖着圆滚滚的驳船的拖船外，便是跟东京这座大都市的繁荣没有任何直接关联的泥泞的海。退潮时泥浆铺天盖地一眼望不到边，近岸处净是破木屐、装木炭的稻草色，此外还有碟子、小钵跟碗的碎片，再有便是海蟑螂成群结队乱哄哄地爬窜。时常还有挖沙虫的掘开脏得像条阴沟的沙地，提着提桶挖沙虫。在远处的海面上随处可见酱料跟柴火一堆堆地浮游，从岸上远看像是尘芥，而泛舟其间的牡蛎舟跟捞紫菜的小船，只有在强行追忆江户往昔的人眼中，才感到一点儿风趣。对如此这般的现代首府，对既不实用也不起丝毫装饰作用的品川湾，对它的远眺，正好跟面对八山湾而建的百无一用的炮台唇齿相依，仿佛已逝时代的遗物般惨遭摒

弃，给人以悲凉之感。天气晴好之时，白帆与浮云齐飞，连同极目可望的安房上总的山影，对最近的都市人来讲，已经不再像在花川户助三在台词中读到的，不再有那么爽朗快乐的心情了。远眺品川湾的余兴，已经与时光一道灰飞烟灭，不止如此，对能担任它的替身、值得让人玩味新风景的兴致，事至如今还没有培养出来。

芝浦赏月与高轮守夜，已经成为永远消失的世间的童话。那些曾传唱着南品风流的楼台亭榭，如今只空剩下不洁的勾栏女了。明治二十七八年前后，江见水荫子以此地的娼家为素材描写的小说《泥水清水》，当时在砚友社的文坛上当成佳作饱受好评，可如今回想起来，真好像是描写了一则发生在遥远世界的故事似的。

与品川的此等景色不值一看相反，运输船的樯帆跟工厂的烟囱林立的大川口的光景，俨然有一种时常在西洋漫画中所见到的独特趣味，今后或许会出人意料地引起某流派诗人长久的兴趣也未可知。木下、北原白秋诸诗人某一时期的诗篇中，从筑地的旧居处到月岛永代桥一带的生活以及周遭的风景，似乎曾引发他们极大的诗兴，此类作品为数不少。以石川岛的工厂为背景，数艘日本式的运输船跟几艘西洋式的帆船，桅杆连在一起停在江面上，这一风景自然而然会催发诗人独特的诗情。穿过永代桥接触这一河口的风景时，我不由想起都德的动人小说《拉·尼贝勒兹》中的一部分，作品描写了穿梭于塞纳河发货船上的生活情景。在如今的永代桥上，可以说值得回味、让人发思古之幽情的陈迹一点也没有了。因此，我觉得永代桥的

铁桥反而不像吾妻桥跟两国桥般俗气难看。新式铁桥跟新河口的风景是协调一致的。

那是我十五六岁时的旧事。在永代桥的河面上，旧幕府时的军舰作为一艘商船学校的教练船，任其腐蚀地系靠在河面上，当时我跟同级的中学生们像往常一样，从浅草桥的出租游船处借一条小艇，在这一带来回划行，去参观停泊在河川的帆船，曾经从表情严峻的船长那儿领到许多椰子果满载而归。当时我们听说船长曾驾驶这条小帆船远渡重洋远抵南洋，就像读到鲁滨逊的冒险故事般惊心动魄，特别希望将来某一天我们能成为勇敢的航海员。

还有一段当时的趣事。从筑地河岸的出租船主处租了一条四把橹的船，曾远远地划到千住那边，回来时碰上退潮，在佃岛那边下船时，突然跟对面扬帆驶来的一艘大型平底船相撞，幸好没有一人受伤，租来小艇的船舷却撞坏了好多处，而且浆也折断了一根。大家全是靠父母生活的，连划船玩耍的事都要向家里保密，所以，为了探讨出善后之策，当回到船主那儿万一船家提出要船只破损的赔偿金时该如何应付，我们把小船拖到佃岛的砂地上，泡在水中商量对策。最终结局是，当天色暗下来之后，我们把船划回船主的栈桥，在船老板还没有留意到船舷损伤严重时就溜之乎也。我们一行当天曾忍受着饥饿，把船只划到滨御殿的石墙下，静候水面的天光完全黑下来，刚上到船主的栈桥，就打抢似的抓牢预先搁在船老大那儿的手头用品，没有一个儿往后看，一个劲儿往前，一口气跑到银座大

街，才松了一口气。当时，东京市立中学位于筑地区，那一带的船老大除钓鱼船外还出租小艇。如今散步在筑地的河岸，我已经无法确定当时出租船在什么位置。才刚二十年前的少年时代的记忆痕迹，竟是如此疏淡。东京街市的急剧变化，真正让人瞠目结舌。

有关大川一带的风景，其中最有趣味的部分，诚如上述，当推永代河口的远眺为冠首。吾妻桥两国桥等处的远景，过于散漫凌乱，让人无法将兴趣专注于一处，就好像如今站在永代桥上一样。略举几例的话，就像浅野水泥制品公司的工厂跟新大桥对面幸存的老式望火楼一般，也好像是浅草藏前的电灯制造公司跟驹形堂一般，还有像国技馆的回向院那样，信像桥场的煤气仓库跟真崎荷的古树一般，这些工业化的近代风景与江户名胜的悲凉残迹，一幕一幕地完全搅扰了我的思绪，让人思维错乱。如此看来，我选择的是从过去与现在即颓废与进步的现象过于错综复杂的大川一带，到深川小名木川，至猿江里一带，整个地形已经面目全非，江户名胜的残迹难以探寻所在。大川附近从千住至两国，工业的侵略正在不断地渗透。自本所小梅至押上边一带亦同出一辙。放眼新兴的工厂街，时至如今，惟有柳岛的妙见堂跟料理店的桥本店留在视线里。

运河眺望并不限于深川的小名木川附近，就隅田川两岸而言无论身在何处，感受基本上大同小异，万变不离其宗。试举一例，中洲跟箱崎街的出街口之间隔着一条护城河，要眺望

它，从箱崎街的永久桥或是菖蒲河河岸的女桥，河水恰似入海口一般，数不胜数的货船呈现出安营扎寨的景观，在薄暮时分晚风渐弱时，竞相飘起炊烟，这一风景真正禀具江南泽国的风韵。在所有的沟渠运河的远眺中，最富于变化且带来无穷活力的所在，是像中洲那样从四面八方几条涓细的水流以略微宽阔一点的护城河为中心汇合成一处，像深川的扇桥那样，长长的护城河相互交错，形成十字形的地方。本所柳原的新辻桥、京桥八丁堀的白鱼桥、灵岸岛的灵岸桥一带的景观，正是护城河或分或合之处，桥与桥连，水流与水流相击，一不小心船也会跟船接吻。以日本桥为背景，从江户桥上构成菱形的广阔水域一侧，紧连着荒布桥是思案桥，另一侧可望见铁桥，这一河景与沿岸商家的仓库乃至街上桥头的繁华驳杂汇合在一起，在东京市内的护城河景中，是一处展演出最为壮美景观的佳处。特别是年关岁暮时的良宵夜景，穿梭在桥上的车流的灯光，跟沿岸的万家灯火相辉映，通宵在水上光彩摇曳，这一情景比起银座街头的灯光，多彩千倍百倍。

护城河沿岸处处有码头。对城区生活饶有兴趣的人来说，码头的光景亦可令人驻足一见。夏日打神田的镰仓河岸、牛込码头的河岸等处经过，但见拉车的马儿跟马夫一道，在河畔的大柳树下打盹小憩。堆积着沙石、砖瓦跟河泥的地方的阴凉处，肯定摆有卖粗饭跟汤圆的小摊。有时，卖冷饮的也在此歇脚。帮着推货车的车夫的妻子，摆着跟男人一样的姿势站着工作，任他们的婴儿像弃婴一般放在沙地上。每当接触这等场景，总能引发联想起北斋或是米勒遗憾绘画中写实的情趣，不

由对自己不擅长挥毫泼墨感到遗憾。

除上述河流与运河之外，有关东京的水之美，必须探寻一番小溪流的佳趣。四处的溪流往下汇流，逐渐汇成河水般的水流。东京的沟渠往往挂着令人忍俊不禁的跟事实出入太多的美妙的名称。譬如芝爱宕下的青松寺前流经的小溪沟，自古以来便称为樱川，还有如今完全埋在地底下的神田锻冶街的小溪沟名初逢川，桥场总泉寺里手流往真崎的沟渠名思川，以及小石川金刚寺坡下的沟渠人称人参川等。在江户时代，这些沟渠均流经寺院门前、大名宅邸的墙外，总之是容易让人留意到的地方，或许因此对本土的人来讲，就像它们的芳名展示的那样，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吧。然而在如今的东京，实为沟渠却名为河川，实在夸张得令人笑掉大牙。如此一来，其名与实不副的关键处在于，它们不能单独留在沟渠中。继承了江户时代还有更悠久传说的东京市区各处的地名中，像在地势稍低的土地上可见到千仞幽谷般，取有地狱谷、千日谷、我善坊谷等名称，而像地势稍高的所在则仿佛是巍峨的山岳，称之为爱宕山道、灌山、待乳山等等。没有岛屿的地方也称为柳原三河岛、向岛等，没有森林的所在也留下岛林、鹭林的美名。初来乍到东京的乡下人，或是换错了电车，或是城区迷了路，很是愤愤不满，或许会以这些地名的虚伪当成都市让人憎恶的陋习歪风来评判一番。

河川本来只不过是溪流而已。紫氏在某一部大作中是这样

叙述芝区宇田川的：“溜池屋铺的小流往下汇集，从爱宕之下经增上寺的后门，汇流至此。在爱宕之下，屋宇楼阁下的水流汇集之故，宇田川桥处可稍稍领略河川的气象，竟如河面上一般。”可见自古以来，江户城中，小沟汇流终成河川的事不在少数。小沟聚流而汇成河的水流，沿着大道，绕过坡麓，在流淌的过程中，越来越宽广，形成天然河流，一旦汇流到大海边，驳船都可自由行驶。麻布的古川在芝山内的里手附近，河名改为赤羽川，它绕过古刹里的树木跟五重塔高耸的山麓，予人以舟楫之便，不仅如此，红叶时节还一展在四条画派的画中才有的秀丽景色。王子区的音无川滋润过三河岛的阔野后成为山谷堀，同样可泛舟其上。

小溪与河沟，跟架设其上的粗陋的木桥、崩塌已久的寺院外墙、业已枯萎的树篱以及贫困人家的情形相映衬，不断交织成令人抑郁的小街的场景。就像小石川街的小溪流，像本乡本妙寺坡下的小沟，像团子坡下通往根津的蓝染川，这些溪沟流经的小街若是大雨滂沱时，必成汪洋泽国，深受水灾之害。沟川与贫民窟融合成一体的情形，其中最为悲惨的一例，当属从麻布的古川桥至三之桥间的沟渠。由白铁皮板的碎片跟腐烂的房顶板所葺盖的破房子布满了几条街，左右都夹着脏水，斜向的厢房均互对而居。春秋时节的孩子脸天气，每当大雨滂沱数日不止时，从芝区以及麻布的高处像飞瀑一般倾泻而下的脏水，忽然之间在两岸泛滥，浸蚀着从破屋潮烂的土台到转眼就泡坏的榻榻米。当雨过天晴，始自挨雨淋湿的家具、床上的卧具，所有数不清名字的褴褛的物什都像旗帜一般，晾晒在两岸

的屋顶跟窗前。于是，黑得发亮的裸体男人、围着围裙的邋遢不洁的女人还有背着小孩的小丫头，急匆匆地拿笊篱、鱼笼与提桶，捕捉着混杂在浊流中从富裕人家的池中流下来的杂鱼。这一忙碌情景，从街市的桥上望去，在雨后初霁的晴朗天空与阳光下，有时反而显得特别壮观动人。在这种场合所见到的壮观，恰好跟看到军队操练列队或是舞台上古戏跑龙套的众臣一般，一个一个分离开来则显得相当平凡，若集中起来形成一个集体，则形成一种出人逆料的美丽与威严。从古川桥远眺到的大雨后穷苦人家的光景，便是一个例证。

江户城的护城河当推水中之水、美中之冠。然而此事与其诉诸笔端叙述，不如通过绘画之技加以传表。因此，我只暂时列举代官街的莲池御门、三宅坡下的樱田御门、九段坡下的牛渊等自古以来人们赞美有嘉的场所的名称。

至于城池，古往今来为人称道的不忍池的胜景，如今更没有罗嗦的必要。我每年秋天看过在竹台召开的绘画展览会的归途，不是对充满市侩气的展出绘画，而是对向岗的夕阳败池中映出的天然绘画，时常流连驻足。比起现代美术的评论，一个人走开沉醉于自然的画趣中，会更加平和、安详，对此我了若指掌。

不忍池是今天市内所残存的池潭中最后一处了。当年历数为江户名胜的镜池、姥池，如今已无从寻觅。浅草寺院内的辨天山的方池已经变成住家，还有赤坂的溜池也是不留踪迹地埋在地底。据此看来，我不得不担忧起将来不忍池会不会陷入同

样的命运。老树蓊郁生机勃勃的山王处风景胜地，因为有山麓的溜池反映出了它的翠绿，才展示出完整的山水妙趣。若从上野的山到不忍池的水都给掠夺一空的话，那就跟卸下了两只胳膊的偶人无异。都市随着它的繁华也必须越来越大力保护从自然的地势产生的风景之美。长于都市中的自然风景，对该城市来讲，会带来以金钱塑造不出来的风范。巴黎也好，伦敦也好，都见不到广阔如许、清香如许，开放着满池荷莲的花池了。

有关都市的水，我想最后谈一下渡船。渡船随着东京市渐次规划整理，因为深知桥梁之便利，不久也会废止的吧。回溯到江户时代了解一下，元禄九年架建了永代桥，称为大渡的大川口的码头在《江户鹿子》以及《江户爵抔》等古书中，只留下了残迹。与此同理，始自御厩河岸的渡铠渡口到城中多处渡口，明治初年架桥工程竣工后，就一齐绝迹，如今只能通过浮世绘一窥当时的情景了。

不过渡口并非全部都在东京市内消失了芳踪。以两国桥为界，它河面上游有赏富士渡口，其下方遗留有安宅渡。与月岛填海工程完成同时，在筑地的海岸，出现了新的驳船码头。在向岛还有妇孺皆知的竹屋渡，在桥场有桥场渡。在本所的竖川、深川的小名木川一带的河面上，还残存着几处用人货两用船载人的小渡船。

铁路的便利从出生在过去的我们的感情出发，就好像完全剥夺了所谓羁旅之情的纯朴而悲哀的诗情一般，桥梁也是最近

从过去的都市劫掠了渡船之类的古雅舒缓的情趣。在当今世界的都市中，保存着渡船这一古雅情趣的，不就只剩东京了吗？美国的城市中，虽有装截汽车过河的大型趸船，却缺少像竹屋渡那样，给河水冲洗出清晰纹路的漂亮的木船、橡树橹、竹篙等如诗如画的渡船。我并不是为向岛的三国以及白髯等处出现新桥感到悲哀，我只是希望，像不论两国桥之有无其上下游今天犹存渡口那样，在隅田川的其他河道上，永远有像古时那样的渡舟。

喜欢在过桥时凭左右两边的栏杆看宽阔河道上流逝的河水的人，就很容易领会与走下堤岸浮游在水上的野鸭一道随着波涛轻轻摇曳向对岸驶去的渡船的愉快了。且不认在都市的大街有桥梁之便可自由通行车辆，单是站在岸边等渡船的心情，恰好跟不顾通衢大街上铺着光滑的沥青路，而主动地探寻小街以及小胡同的乐趣一样。渡船跟乘汽车与电车疾驰的东京市民的公共生活不再有多少联系。然而渡船若不论时间的消费，对背着沉甸甸的包裹跟跟跄跄地走在街道上的人们来说，可以好好休息一番，而且对我们这样的闲散的晃荡者来讲，可以体味一下现代生活中无法领略的宽慰。

木造的渡船与年老的艄公，现在并列成为将来的东京最为贵重的古董之一。跟古树、寺院、城墙一样，成为值得保存的都市的珍品至宝。都市跟个人的住宅一样，必须时常更新改建以适应那个时代的生活，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们在走访居家时，在客厅的壁龛里看见那家祖传的字画，自然而然会感到高雅，对主人产生敬意。都市在它非变动性的某些方面，也必

须通过极力保存古代传承下来的古迹以保留自己的品位。从这一点看，像渡船之类就并非只是吾等从一个偏狭的退步趣味的角度姑妄论之的一个小话题了。

第七　小胡同(略)

第八　空地(略)

第九　山崖

在为数众多的江户名胜导游志中，属于其中最为古老当属紫氏的一册与《江户匆鹿子大全》，翻看它们，书中在坡、山、洼、沟、池、桥等的分类下对江户的地理、古迹、名胜进行了说明。然而它的分类，像“谷”这一项，编入了日比谷、谷中、涩谷、杂司谷等那样，较之地理其实基于对地名的文字游戏性的趣味反倒更浓。这些是在江户俗文学的所有领域中均可发现的特征。

山崖如同空地跟小巷一样，对我矮木屐之旅平添了不少的兴味。究其原因，悬崖上野矮竹与野芒杂生，蓟草跟乌蔹莓等

各式各样的杂草丛生，从草丛中间或因地而异，有的地方冒出甘泉，地面水如同河沟一般潺潺作响。还有仿佛要倒下来斜生的树木枝干特别是根茎，尤其让人引发绘画的兴趣。如果百草不生、荒无一树，东京市内的山崖笔立刀削的红土，在沐浴着夕晖时宛然像望见堡垒般，将是何等悲壮。

从过去开始市内的山崖好像没有一处取上一个特别的名称。紫氏在她的书中，也未在洼、谷等的分类中设置一章谈论山崖。然而从高低参差东京的地势考虑，山崖古今皆然一成不变地依然耸立在市内各处。

从上野到道灌山、飞鸟山高地的侧面，在山崖中可算是最宏大的了。神田川地界茶水河的绝壁，自古以来就有小赤壁的美誉，可视做山崖最具绘画性的实例。

从小石川春日街到柳街、指谷街的低地，远望本乡的高台，很多地方在未开通电车以前，也就是说在东京市内的地势与风景还未像今天这样破坏之时，本是杂草丛生、草木菁菁的山崖。从根津的低地仰望弥生岗与千駄木的高地，也都是绝壁。在绝壁的顶端，从根津权现那边有一条通往团子坡上的山路。我在东京城区的晃荡过程中，对这条路可谓情有独钟，寄予了最大的兴趣。一边是树木与竹丛的荫蔽，白昼亦显昏暗，一边却特别让人担心脚下行走的路是否会崩塌，往下一看，山崖的中腰生长的树木，透过林木的树梢，仿佛是谷底般低洼处的居家的屋顶看上去很小。但对面却一片空旷、横无际涯、毫无遮拦，可自由自在地极目欣赏飘泊无定白云的行踪。左手边是联结着上野谷郁葱的森林，右手边，可一览无余朝着神田下

谷浅草倾斜的市街，从那里发出的杂沓喧闹的响声因为距离的缘故淡化了许多，不由令人想起一句诗来：“从街上传来那么平和的声响，”心境十分怡然。当代鸿儒森鸥外先生的居邸就在这条路旁，位于团子坡的顶上。我听说，凭倚二楼的阑干，可越过城市的楼宇望见远方的大海，因此先生才把此楼取名为观潮楼。由于我到观潮楼不胜荣幸受到先生热情的接待多是在夜间，所以十分可惜没有过哪怕看一次海潮的机会。作为补偿，我倒是听见令人铭心刻骨的音色深沉上野的钟声。那是初秋的夕暮时分，白天的残暑尚未褪尽。先生大概在用晚餐吧，我由接待的人引着，单独一人在观潮楼上逗留片刻。我清楚记得楼面是八张榻榻米跟六张榻榻米的两居室。在一室的壁龛里，挂着一幅颇有来历的石版印制的大大的“雷”字，字幅下面是一个大大的六角花瓶，让人猜想是古代中国的陶器，花瓶中因为未插一朵花，反而显得标高独具、无比冷峻。客厅中除这条壁龛处的字幅跟花瓶再无其他物什。既无匾额也未放什么案几。诚惶诚恐地瞥了一眼镶放着四扇拉门的敞开的房间，房子正中放着一张案桌，细究起来就跟台子一样，只有一张木板跟四条腿，是一张没有抽屉也没有雕刻装饰的桌子，桌子上也未摆放纸笔墨砚壶。可是从桌后竖立着的六折屏风的下端，可见到用绳子扎好的像是西方的报纸跟杂志的东西的一角，我悄悄伸长脖子探看，全都是大部头般的各式各样的外国书籍，顺着客厅的墙壁高高地垒在一起。竟有人将普通人从未读过的书杂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一眼顺便可见的地方作为装饰，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独门怪癖呀！就《栅草纸》问世之后的先生的文学及

人品，我开始不由自主地深刻反思起来。正在此时，与蓦然涌来的桂花香同时，上野的钟声在拂走残暑的凉凉的晚风的吹送下，让独自呆在四面洞开的观潮楼上等待主人的我惊骇不已。

我回首眺望疏钟来自的方向。从千駄木的山崖上可望见远方广漠的市区，市区如今笼照在苍茫暮霭中显得烟雾迷朦，从那里有不胜枚数的灯光交相辉映，而如云似雾的上野谷的森林上方，尚存一抹淡淡的黄昏的微光，仿佛浅梦一般。我不由得想起夏瓦尔所描绘的圣女夏耐波耶布静静地俯瞰巴黎的画面，那副伟人祠里的壁画所透露的神秘的灰色色调。

钟声不断地敲击，发出长长的余韵。每一次声音中所涌现的森林的影子，越来越阴暗，而低矮的城区的灯光却逐次增强了光亮，车马之声反而如暴风雨般越发高涨，不久就把钟声最后的一抹余韵掩没了。我茫然无着地再度环顾空空如也未置一物的观潮楼内部。于是，在这空无一物的楼上，俯瞰着城中的灯火，侧耳交替倾听着宏钟声与车马的喧嚣，我们的森欧外先生平静地阅读书杂或执笔疾书，联想至此，我第一时间确凿无误地觉得，先生的风貌中蕴含着夏瓦尔壁画中的人物同样的神秘感。

此时，先生口中说“ 让你久等了，失礼失礼 ”，像书生一般爬着二楼的梯子上来。一件平纹白细棉布的衬衣，下面穿着红色竖痕的军裤，所以乍看上去无所事事的鸥外先生，像是周日出租屋的二楼晃晃悠悠的大兵一般。

“ 天热时就数这儿。特凉快！ ”

先生说着边把女仆送来的银制烟缸往我这边推过来，为我

递烟。先生在陆军省的医务局长室跟我聊天时必定向我劝烟如果先生一生中稍微有些奢侈浪费的陋行的话，就只有烟卷了。

此夕今宵，我满腔热忱地问询先生对倭铿（1864～1926，德国哲学字）哲学的思考，晚上九点过后，再度从千駄木的山崖下到根津权现方向，绕过不忍池的后面，站在耸立在此的东照宫里手边的一处山崖上，我数了一阵子树缝间的星星，不久就乘上了广小路的电车。

…………

近来我拖着矮木屐在散步当中，双眼留意的山崖乃是从芝区两株朴树处高野山的里手以及伊皿子台看到海景一带的山崖。两株朴树高野山对面的上行寺，因为有其角先生的坟茔而为人所熟知。我从建有殿堂的山崖上俯瞰像钵底一般的上行寺的墓群，整个情形跟其角先生的墓冢一般令人难忘。贴着白金的古刹瑞圣寺的里手，也有一处颇为幽邃的奇崖，值得我数次拽杖登临。

麻布赤坂一带跟芝区一样，也有不少山崖。出生于山手生于斯长于斯的我，在羡慕特有的轻快潇洒地眺望舟船、桥梁与河岸风景的下街之余，时常把山崖乃至坡道上佶傲不群的风景，夸张成山手之诗。在《隅田川两岸一览》中仅只描绘河道风光的北斋先生，因为曾驻足山手的缘故，不就挥毫泼墨留下了洋洋洒洒的三卷《山复山》么？

第十　坡道

虽有跟前述的山崖有重复之虞，对城中的坡道我还想略提几笔。坡路是平地生起的波澜。平坦如砥的大街走上去不会滑倒不会绊脚，开着车子也平安无事，让人担着行李虽说费用便宜，但对苦于无聊而漫步的闲人来讲委实过于单调了点。如果东京城区的景色一眼望过去一览无余，这种景观只要在有桥梁与舟楫的运河两岸就可见到。至于眺望银座日本桥通衢大道般平整的街路，吾辈则不幸之甚，根本无法体验在西洋的都市中所经历的感受与意兴。哪怕是在西洋的都市里，较之纽约平坦的第五大街，我倒更加喜欢登上哥伦比亚高岗的石阶，比起巴黎的高地更喜欢蒙玛特的高岗。在里昂市，从克罗瓦鲁斯的坡路，越过手工雕刻的古老的石栏杆，俯视眼皮底下索恩河的滨江大道，漫步其上时夏天黄昏时的情趣，至今难以忘怀。每当回忆起那一美景，我总不由得浮想联翩，一如既往地沉湎于毫无边际追忆的梦幻中：为什么法国城市无论到哪儿都那么美好，为什么建构得那么柔情款款地刺激人的幻想。

其时我年尚不及三十，孤身飘然，颇有一股四海为家的豪情，可谓是身在异乡孤客更无怨，到处是青山是忠坟。如今已是十年前的过往，在虽幸鬓发未曾斑白，精魂却已渐颓的现代世间，依旧单身一人无所事事，在如此这般的苦恼中，怀中揣着江户绘图踏着矮木屐，探寻凭吊着早就在狂歌俳句中背得滚

瓜烂熟的江户名胜的遗迹，而心生感慨。将三十未到的我跟现在的我相比，我还是我，依然故我，未得到哪怕一滴清泪。虽然如此，在那些民谣的词句中，毫无情趣且窘困贫苦的茅舍，月光也会一样平等地照耀。徒然悲愤以至身心残败，大概正是贤人之所为。我等居住的东京即使再污秽不堪，只要还栖居在此送走晨昏，在丑陋之中寻觅几分美观，在污浊当中觅见几分意趣，纵然意由心生，无论如何也必须稍许让自己放宽心，自己解放自己。这对原本没有主意的我来讲，反倒成就了聊做矮木屐之旅的一时之计。

东京市已经逐渐在其面积跟人口方面，成为世界屈指可数的大都市。这一盛况，无须步行在银座日本桥般的繁华街道上，站在山手的坡道上远远地眺望市区，谁都可亲眼目睹，感同身受。哪怕是生长在这座都市对其四时的风貌耳熟能详甚至不感到任何新颖珍奇的吾辈，有时在往返于九段坡或是霞关时，不知不觉间就会驻足留跸，面对那巨大的视野而愣神发呆。应该说，东京是一座凭借坡道上的远眺最能恰如其分展示其雄伟的都市。古往今来，在远眺方面，最为名高隆盛的，是自赤坂灵南坂上下往芝区的西久保的江户见坂。前面就是爱宕山，从日本桥的京桥到丸内的景色可一目了然。芝区伊皿子台上的汐见坂，因其天然的地形与适当的距离，品川的御台场依然如故，正如在过去的名胜图中所见，兀然浮现在行人的眼底。这一情形，因之而观此的话，足以佐证古来江户名胜中数得上的地点皆不是名符其实的胜地。

如今推举市内的坡道何处才是远眺的佳处呢？神田茶水河

的昌平坂，跟骏河台岩崎邸门前的坡道一样，高世桥就在眼底，正宜于眺望神田川，皂角坂可遥望牛込曲子込街的高岗乃至富岳，饭田街的二合半坂越过外护城河隔着江户川的河面可远眺小石川牛天神庙的森林。与这一远景正好相对的，是小石川传通院前的安藤坂，与此平行的金刚寺坂荒木坂服部坂大日坂等，均适合从小石川往牛込赤城番街边远望。而且，就这些坡道的远眺而言，最具绘画性的是藏青色的秋天的暮霭中万家灯火初明时，以及高岗上的树木一齐妆上新绿的初夏晴好之日。若夫明月皎洁的夜晚，驻足于牛込神乐坂净琉璃坂左边的内坂以及逢坂等的旁侧，顺着御濠长堤的不断延伸，远望老松婆娑的影子倒映在水面上的风姿，谁都会惊诧于东京城中竟有如此化境。

坡道虽说可以如此这般平添一段远眺的佳趣，但是仍不见得要完全抛开不去眺望。若有诚心意欲在此中搜寻，画趣诗情则随处可得。你不妨看看譬如四谷爱住街的暗込坂、麻布二之桥对面的日向坂等。在上述所在的这些坡道，除了居住在近处的人家之外，再也没人知道它的小名，是一些极其平凡的地方。然而暗込坂是一处车子难以爬上的陡峭蜿蜒的坡路，它的一侧是给全长寺墓地里郁郁苍苍的树林遮天蔽日的、在乱坟岗中杂草丛生的一处特别凄清的山坡。二桥的日向坂，与流经山麓的新崛川的浊水、架设其上的小桥以及斜向掩蔽了山坡的一株朴树的配合，可谓妙趣横生，俨然一幅天然的图景。因长袖和服引发火灾而闻名的本乡本妙寺对面的山坡，也是因为流经其山麓的溪水与小桥之故，而留在我的记忆里。从赤坂食违往

曲子街清水谷折下的陡坡，以及往二番街边树木谷的坡面那样，如同银镰般的下弦月一般，悬于枝头，在冬天的夜晚，在空旷无比的这一带的屋宇间，可远闻犬吠时，真让人难以想像城中竟有如此的清寂之所。山坡往往通过顺着透视地势的倾斜构建的屋宇围墙和树木等，让人大开眼界、美不胜收。还有像旧加州侯土瓦墙外绵延的本乡暗込坂，像麻布长传寺的土瓦墙跟红门处可见的一棵松坂一般，都是这方面的例证。

在坡道中还有神田明神祠里手的本乡的妻恋坂，若不嫌边鄙还有白金清正公边的山坡，以及牛込筑土明神祠里手的土坡，从赤城明神祠后门往小石川改代街方向朝下转的陡峭的斜坡，这些神社后面的山坡，好像总有某些特征似的，每次经过时都会令人无比留恋地顾盼。山坡土地的倾斜度，使院宇内的鸟巢、高大古老的银杏树以及偏殿的屋顶、女墙等，有时连同百姓家的房顶上，有时是小巷的尽头等，从一应不可思议的事物当中显示出万千变化。我在这般静寂的坡路途中，每当发现狭小的出租屋，虽说没什么用处，总是停下脚步，仔细认真地看门牌上的说明。究其原因，那些靠近神社庭院且寂静的陋居，看书看疲了，辛苦得过了头时，悄悄地不事修饰，一身便服，外衣也不用披，像在自己家中一样，从寂静无人的里手步入阒无人迹的院内，或近眺鸽子飞腾，或观赏匾额画中的马儿，什么都不用想，只是茫然待之，或许容易消受世间难堪忍受的时光吧。

东京的坡道中，有不少地方，山坡与山坡形成山谷，以洼地为界相互对峙着。像鲛桥那样，其前后便是寺街跟须贺街的

山坡相向而对。还有小石川敬荷谷那边两边的高岗都形成了山坡。小石川柳街一边从本乡降下来的山坡，另一边是从小石川往下延伸的山坡也相互峙立着。这些所在地势陡急，山坡与山坡的相对参差一旦接近的话，景色就愈发生动，甚至城内偶然出现温泉场街般的所在。

从市谷街抄近道往上至仲之街，有一段相当古老的石板坡，名为金佛坂。麻布饭仓旁边也有一处同样的石板坡，其名为雁木坂。此等石板蹬道，不知怎的，对我而言，总让我想起长崎的街道，因此矮木屐的踪迹每当不大安全地嘎拉嘎拉地踩在角边磨损的石级上，我就在心里窃念：但愿东京市的土木工程别把通行方便的普通的坡路夷为平地就好了！

第十一　夕阳及富士远眺

在东都西郊目黑区有一处名为夕阳岗的所在，在大久保区有座西向天神祠，均因可远眺夕阳之美而为人所熟知。这本是江户时代的旧事，如今还独立特行地拄杖流连于这等偏僻荒凉的山岗去看夕阳，实在是愚不可及之举。然而当我最近频频安步当车探访东京的风景之际，方知这一都市的美景与夕阳间的关系实在不浅。

从壮观的二重桥远眺，越过城墙上的松林，当西边的天空夕阳低垂时，呈现最美丽的景观。暗绿色的松树与晚霞的深紫色，还有傍晚天空的红色，岂止是在东京，它是日本的风土中

特有的色彩。

火烧云时的暮空反射在面临护城河的雪白的土墙上，或是点染着包孕着晚风行驭的驳船的风帆，在此创造出一种出人意表的美韵。可是论及夕阳与东京的美的关系，像四谷辻街青山白金院的大街那样，街道长长的，直朝西边一条路贯穿到底，观赏起来最为方便。神田川以及八丁堀等处的河面，还有像隅田川沿岸即使不待夕阳之美，依凭各处其他的妙趣，亦可表露出相应的特征。与此相反，像从辻街过四谷到达新宿的大街，自芝区白金院至目黑行人坂的街道，老早以前就又空又宽，令人厌烦，没有任何一处足以吸引人的目光，只不过是郊区脏兮兮的过往之路而已，根本没有风花雪月的风情。大风吹拂则因灰尘腾起望不清前方，大雨倾盆时则泥泞不堪，几可没膝。在如此索然无味大煞风景的山手的大街，若算算还有什么有几分美的话，就只有夕阳，只有跟夕阳的这一层关系了。

这些大街与四谷青山白金巢鸭等，尽管地点有变，街道的样式却大同小异，似曾相识。过去四谷街从新宿到甲州街道以及青梅街道，青山区有大山街道，巢鸭经过板桥边绵至中仙道，就算没看过江户绘图也人所共知。或许是如此吧，电车开通后街道面目一新，尽管如此时至今日还有不少地方留有往日驿站路般的感觉。特别是在一条路通到底的大路尽头，远望冬天的落日，在西北向的寒风中瑟缩着步行，不知不觉间感到前程茫茫，心浮气躁。想把电车汽车的喇叭声听成驿路街的铃声，也并非毫无道理。

东京的夕阳之美当推嫩叶初萌的五六月跟晚秋的十一月间

为最佳。山手区自庭院到墙根四处，鲜绿欲滴的树丛经夕阳的赤紫抹染出的奇美，乃是下街的河边难以见到的美景。在山手的树林中，特别是提到古木森森、蓊郁苍翠之处的话，自然必须选择神社佛阁的院内。杂司谷鬼子母神庙、高田马场的杂木林、目黑的不动苑、角筈的十二社等处，这些地方合适从遮天蔽日的嫩叶间看夕阳，与此同时，也适合观赏晚秋的黄叶。踏在夕阳影的落叶中，即便不是沦落江湖的诗人也多少会有几许的感慨。

在此值得与夕阳之美相提并论的，是自市内可望见的富士山的远景。从朝着夕阳的向西的大街，可望见的不只是富士山，还有山腰处紧连着的箱根大山秩父山脉。青山区一带的街道是最适合远眺山景的所在，其他还有九段坂上的富士见街大道、神田骏河台、牛込寺街边等。

从关西的城市即使想看也无法望见富士山。在此江户仔将河上风光与富士远眺并称为东都的骄傲。“西根富士东筑波”一句真可谓道尽了武藏野的风景。文政年间葛饰北斋描绘富岳三十六景的锦绘，其中从江户城中可望见富士的景色大致择录了数十处。它们是佃岛、深川万年桥、本所竖川，还有本所五目罗汉寺，千住、目黑、青山龙岩寺、肝山稳田水车处、神田骏河台、日本桥桥上、骏河街越后屋店前、浅草本愿寺、吕川御殿山，以及小石川的雪中台。我没有把这幅绵绘跟实景一一对照过。因此譬如说深川万年桥或本所竖川畔，在江户时代能否果真望得到富士山，是无从知晓的。然而北斋跟他的门人升亭北寿还有一立斋广重等，他们的古版画时至今日对于寻找东

京跟富士山绘画因缘的人来看，仍不失为一则绝好的导游指南。北寿运用和兰陀风远近法描画的茶水河的锦绘，跟我们如今所看到的景色就毫无二致。经过神田圣堂门前，驻足于面临茶水河大道的最高处朝西望去，左边是越过对岸土堤九段的高岗，右边可看到与兵工厂的树木交织的牛込市谷边的森林。流经其间的神田川自水道桥至牛込扬场边的河岸，在其遥远的视线尽头，我们时常所见到的富岳跟其山麓的连绵群山的风景，跟名胜图没有一处区别。而且富岳远眺的绝美处跟浮世绘的色彩相似相仿的，便是初夏晚秋为夕阳染抹、云霞闪着五色瑰丽的光芒，群山披紫、天空挂红、层林尽染的时分。

世人的趣味大抵属于在日比谷公园的古树上点上电灯就惊呼好漂亮的肤浅的一类，像清夜爱赏月光，春风里爱赏梅花般，敬重本土原有自然美风雅的习惯，如今全部抛到瓜哇国去了。如此一来，东京城区内太阳照没照进来，富士山到底看不看得见，没有一个人对这种事敏感醒悟。就是像我们这样的文学爱好者，把此事挂到嘴上，文坛就会群起攻之，异口同声地指责我造作、讨厌。不过痛定思痛，难道意大利米兰城不是因有阿尔卑斯山的山影而更美，那不勒斯亦因维苏威火山的浓烟而一度在旅行者心中刻下印记么？东京之所以是东京，正在于可望见富士山这一点。我们不可仅以徒然奔走于议员选举视为国民的义务。我们所主张的爱国主义，是永远保持乡土的美好，将尽心尽力于国语精炼纯粹为第一要务。如今东京市的风景正在遭遇不断的毁坏，此时我们切不可大意，真正希望世人切勿轻视首都与富岳的密切关系。安永时期的俳句集《名所方

角集》以富士远眺为题，如此唱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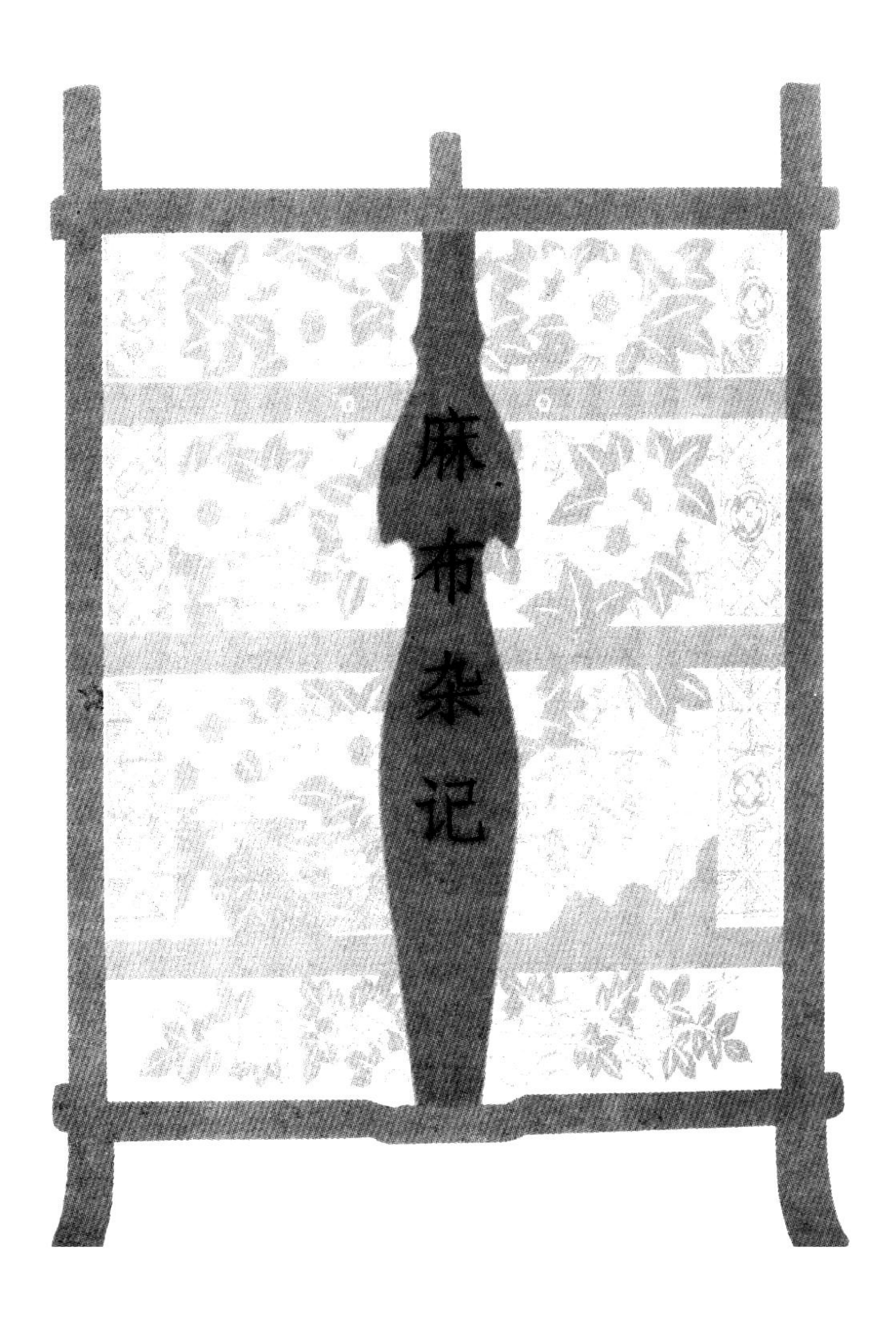
名月皎皎骏河街，富士山影可曾瞻。（素龙）
不尽大雪笼富岳，半是江户城中宾。（立志）
屠苏望富士，令人忘机心。（宝马）

十余年前，乐天居小波山人的麾下聚集了我们这一批木曜会的会员，会员中有位名叫罗卧云的眉清目秀的清客。这位才子在发扬日本语方面不让时人，自号苏山人，吟咏俳句，创作小说，其才情时常令我等汗颜自惭。回归故里时留下一阙，曰：

春光渐失富士岭，不去拜山岂识山。

苏山人在中国湖南本有官衔，岁余染病后，再度来日本游历，没过多久，便殁没于赤坂一本的寓所里。我们仰望富士山时偶尔会想起苏山人的留别赠辞，不由得追思此君，且惆怅不已。

君今乘鹤驾云去，富士山岭雪精魂。（荷风）


麻布杂记



序

收入麻布杂记中的小说、杂录、随笔之类，悉皆受诸家月刊文学杂志的委托而做的一时应景塞责之作，如此而已。五年前从筑地迁至麻布，在此地执笔为文的部分不少，故取此书名。细思之，移至麻布以来五年间，悲哀之事可谓多矣！先是严师森夫子易地更居于千朵山房，继之莫逆之交九穗井上君飘然归山。从那以后，我身边便既没有可以求教的师长，也少了堪可推心置腹、谈笑风生的伴侣。仅以衰病之孤身，落寞之愁绪，文笔之兴岂肯从之，故日渐兴趣萧索，亦无再度刊发拙著的念头。然春阳书楼楼主在大地震过后，频频走访，盛情难拒，终成此一集，呈现诸位。大正十三年甲子岁仲夏病客荷风记于麻布穷巷之陋居。

砂　糖

素病缠身，加之岁月风霜又添新疴，我的健康好有一比，像那漏雨的破屋，或是虫蚀的古树。漏雨的残壁，任由屋柱腐朽，老屋却出人意外地依然风吹不倒，屹立如旧。经虫豸蹦跺的老树树干，经年累月渐渐枯萎，却可怜地绽出新芽。

最近，经常就诊的医生叮嘱我，尽量减少食用含有糖份的饮料及食品。

不知是谁开的先河，说青春的欢乐醉于甘醇的美酒中，比喻悲痛艰辛的经历往往说尝遍世间的辛酸。甜味对嘴的快感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吾身既已历尽沧桑，饱尝浮世辛酸，从今往后，吾嘴还必须断绝甘甜之食。身与心一道为悲惨的情绪所击挫，仿佛咸鱼一般，也算侥幸吧。

中午跟晚上进食时分，我总爱在浓浓的咖啡里加进白兰地酒，或是放进法国柑桂酒，方糖的话则放进三块之多。不只是进餐时，写作疲倦的下午或者读书疲倦的深夜，我亦屡以燃煮咖啡为赏心乐事。

咖啡当中我最钟爱的是土耳其咖啡。土耳其咖啡略微带酸的涩涩的味道，并不只是能跟埃及烟草的香气极佳地调和起来。对欢迎法兰西奥里扬主义艺术的我来讲，哥特建筑以及罗切文学，比才（1838～1875 ，音乐家）、普吕东（1758～1823，画家）等便成为令人浮想起音乐的源泉。

我不大记得初次尝咖啡是在什么时候，可我记得二十五岁那年秋天，在驶往美国的海轮的餐厅里，比起英国式的红茶，我更喜爱法国的咖啡。别说暂留于纽约在法国人的家中生活起居的三年，咖啡与葡萄酒在回国后的几十年直至如今根本没有停用过。

蜀山人在记述长崎往事的《琼浦又缀》中提及咖啡，说是有煎豆的焦臭味不堪品尝。我在柳桥的小馆里学弹三弦时，以及由新桥的艺妓备带毛巾前往温泉晨浴时，在我坚信如此放浪的生涯对江户文人式的著述犹为必要时，我怎么也无法疏远、拒绝咖啡。

每个人的日常习惯与嗜好大致上是从三十岁开始到四十前后定下来的，中年的习惯是永远难以舍弃的，能够一生中不去割舍难以舍弃的中年的习惯与嗜好而终老，这样的人是有福的。进入老迈之年，突然要抛开大半生熟悉的东西真令人难以忍耐，一旦年老色衰，要弃旧从新培养对新东西的感觉，既没有经历也缺少时间。

与咖啡一道，我还必须停止饮用喝了数十年的巧克力酒。数年来我在独居生活中以自由自在为乐，苦于炊食的不便，不

知不觉停食了米饭而只以面包为食。同时，我也不吃甜酸味的酱汤，每天早晨喝上一点甘甜的巧克力酒。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外来食品奇缺的时期，我经多方努力还是买到了法国产的巧克力酒。

喜欢在巴黎的街上散步的人都知道，那则写有巧克力黄油炸鱼庸俗的广告牌，就张挂在穿梭于塞那河船舷边上，还在街道各处的广告塔中与戏剧或曲艺的招牌混杂在一起。我每天早上洗脸前在卧床上支起上半身想啜饮暖和和的巧克力酒时，总要打量一下昨晚放在枕边随便翻过就睡去了的巴黎的报纸和杂志，很显然一片狼藉，有时还不由自主地想起十几年前的往事。

在巴黎的出租屋里，早上醒来想喝巧克力酒爬起身子时，在窗外的小街飘过笛声，那是叫卖羊乳女郎的声音。还有索尔本大钟浩荡的钟声。在里昂的下榻处，每天早晨耳熟能详的洛恩河河水的水声，这一切与刚刚起泡的巧克力酒的热雾一道，如今想来还那么历历在目。可是医生的警告如今已经全部掠夺了我饮食方面所有的快乐与追忆，饴口之物不分东西方，对我的身体而言全然成了百无一用之物。

我确实记得是卢森堡画廊。克罗德·莫奈的名画中有一幅描绘午餐时佳人们已经起身离去，在靠近花坛树荫下的餐桌上，留下空空的酒杯与盛放点心果盘的情景。我之所以突然想起这幅油画，并非是由于透过树叶夏日阳光垂落在雪白桌布上那一色彩的妙不可言，而是因为呈现在这幅作品中的充满幸福祥和、富于诗情以及对生活的热望与充实感。

父亲在世时在大久保的家中那张巨大的紫檀桌上总是放着装有中国圆包子与果品的青瓷杯与藤编的篮子，我将它与室内的风景与书画匾额中的题诗等同视之，不断赞赏文人画的形式与精神。

喜爱浮世绘的人兴许知道在蕙斋与北斋的印刷品中，有几幅描绘江户特有点心蔬菜果实等的佳作。描绘了樱花散落的竹廊上，置有载放着草味年饼糕的盆子；在水草萤笼等旁配上果蔬，或是在银杏叶飘落的临时茶棚的茶几上画上丸子。对这些佳作的鉴赏兴趣须赖以狂歌与俳句一定程度的素养，俗人如今岂可奢论。

我记得柏延在谈及老之乐中有这样的佳句，“葛糖甜，水草清，疑是江户飞鸿惊”。作者的名字已不记得，在这类江户式的名句里还有“隅田川远远飘来一块绿瓜皮”的佳句。

既有诗文之兴，食品在口舌之外又另添一种别样的趣味。在明人袁随园的全集中，就有大谈特谈烹调之法的食谱。明治初年一位名叫西田春耕的文人画家，著有《嗜口小史》一书，详载当时文达之士的饮食嗜好，这一切都足以让人回想起当时文化的成熟。

我们在当今的社会中强说口舌之趣，无异于援木求鱼。医生禁止我食用甜品，或许对我而言是再快乐不过的事。因为我再没有必要早早地登上都城的酒楼喟叹杯盏间的陋俗，也大可不必为跑遍整个银座区找不到一点咖啡的味儿而愤愤不平。

1921 年 9 月稿

写 作杂记

目　黑

前天还有大前天都是霪雨霏霏。那雨可不是等闲的雨，而是暴风骤雨式的。转眼间大雨滂沱，眨眼间又云收雨霁，雨脚收去之后又来一顿豪雨。云收雨霁之后，从云层间可以望见青湛的天空，阳光朗照广宇。那可是不亚于盛夏强烈的阳光。休停了的蝉，忽然一齐鸣叫起来。庭院也好室内也好，跟被热气蒸腾过的浴室一般。

时令是九月初旬。是在九月一日过后，翘盼九月十号来临的某个台风季的午后。

听到住在下涉谷的友人失去爱子的消息，我和 A 君俩人前往凭悼。

A君是从蛎壳街的单位提前收工跑到我家跟我一同出发的，预料到暴雨的天气还有郊外难以寻访的门牌号和道路的泥泞，我们俩人用电话相约同行，那天早上谁也没有约定，在惠

比须车站下车我遇到穿着短上衣的友人，说是已经悼丧归来，接着用手指了指远处树下的墙根，红土路并不像想象中那么泥泞，从淋湿的草丛中虫儿在鸣唱。

在小小的灵柩前致意过后， A 君与我抬头仰望无须担心下雨的阴沉沉的天空。在郊外屋宇间的墙根小道上，被雨打落的树叶凌乱了一地，踏着不合时令的落叶绕过火药库的后边，往行人坡的方向走去，那不合时令的落叶催生了游兴，在树下经过时有着汗珠的额头上，迎面吹来的风凉嗖嗖的让人打颤。

当夕阳落下西天时 A 君说，我好多年没去参拜不动尊了。

那是向《三田文学》杂志寄稿《矮木屐》之时，我肩扛照相机访晤世田谷豪德寺的归途中，当时我到目黑转了一圈，正是短暂的秋日，秋日西沉，暮色四合的时分，我急冲冲的往停车场方向赶去，在半路上看到硕大的月盘从大崎的森林升起。

那以前究竟是什么时候记不大清楚了，父母牵着手好像在大黑家或是别处那一带的茶楼里用过餐，目黑还是一处杂草丛生的繁茂之所，在回家的车上所看到的景色，回想起来无比的神秘。

今年已经接近四十岁了，这一年一恍就过了一半，四十年间来到目黑，细数起来这次也只不过是第四回而已。

人生五十载能望见中秋明月，细数起来能有几回呢？回过头重翻年少时爱读书札的日子，数一下又有几次呢？人生日常事务中不带一点哀愁的事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不由发此浩叹。

哈哈大笑过后，A 君与我落座在茶棚的桌几前，命人端上正宗的小酒。

年仅二十四五岁的女老板肤色白皙、脸圆圆的前来致意，我们准备了各种小吃，有毛豆、煮鸡蛋，今天真是凑巧呀。这正是在柳浪先生的小说中好像出现过的女老板。随即她端来了海带。

周围四处都湿淋淋的，蔽日的蓬顶也破烂不堪，芦荻低垂的池中，池水像泥土一样混浊，向日葵跟凤仙花还有鸡冠花都湿淋淋地倒在地上。

没有鸟叫，被听惯了的蝉声遮敝，连流瀑的声音也听不到，院内一片寂然，雨水的低洼处浮现出石灯笼与新栽樱树的倒影。

有三四个工人肩扛原木走在铺满了的石子路上，一看就知道是修缮朱漆的楼门。

不用重新漆也可以呀。

真不想像弄得跟井头那样庸俗不堪。碰巧在广重先生的名胜图中幸运看到过此景，我站起身来开始细读刻在石灯笼上的久远岁月。

A君则手拿正宗的清酒伏案沉思。

夜　归

电车已经无影无踪了，走在夜深人静的街上，推开栖居的家门，抬头仰望屹立在黑暗中我家屋顶与庭院的树木，此时我一如既往地，情绪顿时稳定下来感到恋恋难舍，这一情绪在从

宴席或从剧院等处归来时感受越发浓厚。

经过门廊时，我总会翻一下邮箱，在接到久疏音讯故友的书简时，我不待进入家中就直接开封读信，借着月光还有星光，有时是就着邻居家渗漏的灯光高举起信纸展阅。这些偶然的机遇在平淡的家居生活，突然充溢了诗意，我觉得欣喜无比，始而觉得人生如此美好令人怀念。

静静地插进钥匙、打开门锁，穿过家中的门廊时，我知道从庭院那边飘过来淡淡的花香，那是一时忘了放在石头上盆栽的花吧。花的芳香在空气干燥的寒冷的冬夜最易感知，在豪雨过后，湿润的泥香跟草叶的味道也极易闻到，不管怎样在微风拂过或是阳光朗照的白天，感觉上是若有若无的一种味道。

只有在夜深人静的寂寞里感知这一若有若无的香气，在香气的簇拥下打开漆黑的门口进入没有人气的家中，顺手推开卧室的房门。

秋天的夜晚跟临近冬天时，蟋蟀侥幸地趁人外出不在之机偷偷地潜入长椅下或是屏风的角落，唱起夜曲，从紧闭的窗户缝隙间，月光像银丝般渗了进来。

没取帽子，依然套着外套，我往前摸索着，点亮了灯火。

桌子上是依然摊开着的书札、写了一半的草稿、扔在一旁的笔和烟管，长椅上是留着已经成为过去的某日午睡残梦的羽绒被，脏旧的台布上是扔在一旁的粗袜，还有残破屏风的画面，这一切构成了凌乱的室内的景象，是我一个老书生的生活，透过我瘦骨嶙峋的手指点亮的灯火，无比落寞、无比安宁地展现在我的眼前。

悔恨、忧愁、希望与妄想，所有中年的感概风起云涌，我喜欢这种沉郁深夜的感慨，正因为有此一番感慨，夜深独归时世间再也没有比我的书斋，对孑然一身的我来说更令人怀念所在了。

冬　至

一年当中白天最短的便是冬至。日短于是夜就最长。

今天就是冬至呀，提及此事我不由想像年迈之人平稳安静的生活。想像着即使辛劳亦不用抛头露面悠然自得地静候天命的老人身影。从这一点出发，在一年四季的节令中除了冬至节、春节、七夕牛郎织女节、中秋节等，相比之下令人难以忘怀之事更多。

冬至在阳历里面相当于十二月二十日前后。十二月是东京冬季最美丽的时节，寒气还并不那么严酷，跟十一月阴雨连绵不断的夜晚相比，做好了冬天全部准备的十二月反而并不那么寒冷。

十二月份晴好的日子能持续很久。秋天到冬季气候频频变化的年份里，一到十二月天气基本上稳定下来，所有的树叶都落得干干净净，因此阳光的照射非常好，冬青树、扇骨树等常绿树种的树叶像蜡制精品一般熠熠生辉，苍穹在小阳春时分愈发显得青湛，一望无余，因为小阳春时节不知怎的亭午的阳光如同夏日照得人眩目。

十二月比春天略胜一筹，是庭院中小鸟的叫声最为喧闹的时节。绽放着像白玉盏那样洁白花朵的树荫中，莺儿在啼唱。栗耳矮脚鹎啄着南天竹果在廊檐间鸣叫。莴雀跟鹡鸰边啄着水洼边的青苔在庭院间鸣啭。鸽子在叽咕，四十雀在引伴。一年下来听惯了的鸟声比起平素增添了几许欢乐的气氛。

十二月确实是当着南轩晒被的好季节，在日照充分的廊檐间看见水仙福寿草含饱欲放不由得令人想起杜甫的佳句：“天时人事日相亲，冬至阳生春又来。”

十二月是蔬菜的味道最美而价格最低廉的时节，萝卜很可口，芜菁很鲜味，赤车使者也很诱人。在书桌旁靠近火炉读书煮着柚味的酱汤，这一乐趣也属于十二月。庭院的一角还有忘了收的石榴果，以及草丛中的瓜蒌，还有在树丛的阴影下，栀子花果折射出冬日夕阳的美丽，还有十二月。

若想闭门谢客独自一人饱食贪睡的话，这种蛰居之乐没有什么时节胜过冬天，冬至节是我最喜欢的日子。

落　叶

菊花好早就把它的盛事让给了山茶，尖锐的伯劳鸟鸣声取代了腔调古怪的鹎鸟叫，从十一月中下旬至十二月初便是落叶的时节，黄叶、红叶落满一地根本无暇打扫，所以落叶便堆积在庭院或街道的四处，在小巷的居室中连凉晒台的花盆跟瓦间的杂草一道，落叶横陈。

我是何等地喜欢落叶，已经详尽记述在拙著《断肠亭杂稿》当中，在此用不着罗嗦，只要记载一下随着年事增长，喜爱落叶之情愈发深切也就够了。

四年前我卖掉大久保的房子迁移到筑地的小巷中恰好是落叶最多的十二月份，山手的老院子自不待言，落叶从屋顶从廊檐，铺满了一地。为了安度病后的余生，我只留下必须的生活费与藏书的一部分，其他所有的从珍藏在仓库先人遗爱的古董字画到庭院的盆景，这些传家之物我想全部卖光好一生轻松，因为病后孤独的身体缺少修缮房屋的气力，藏书只有任由虫咬，此外更无他途，多年交往的名叫竹田屋的旧书店老板将每天到大久保的府上搬家具、用具和运出去卖的东西跟留下来的东西分得清清楚楚。

整院落叶在充当用具以及包装材料时，比铺上一层草席或是一圈薄边还更经济管用。误将花瓶和杯盏掉在地上时铺满一地的落叶就像被褥一样软绵绵的，所以没留下一丝痕迹。终日忙着在树下丢字画、弃古书，根本没有时间为干枯的落叶而落泪。

十二月不觉到了冬至这一天，那一年冬至的傍晚下起了雪，我迁往筑地解开行李，衣物、被褥中飘进了落叶，器皿中也飘进了落叶，书箱中还有落叶翩翩起舞。一片片，一片片，都是熟透了的树叶，即使是同一种枫叶我也能根据它的色泽、形状马上判断是立在老宅哪一边的树叶子，继而回想起听雨赏月时的情景来。在筑地才一年半又迁到如今栖身的麻布的家中，那之后晒书时，我从平时忘记翻阅的书简间发现了老房子

的落叶，不由得愁绪顿生。我之所以对大久保的老屋思念不已，是因为在此我留下的青春记忆，是因为每念及父母的恩情便对自己的不孝之罪悔疚不已。再也没有什么感慨饱尝声色之乐、浅涉艺术堂奥更痛苦的了，夹杂在藏书当中老房子的落叶，对如今的我来说比起老书更令人怀念。

我初次对落叶生发非同一般的感激之情，是二十四岁时前往美国的时候，开始读波德莱尔的诗也是这个时候，往年的记述都已收在旧述之中。在远涉重洋前，没有一则对落叶感性的记忆，兴许是因为没有达到所谓的可以接触世纪末忧郁的年龄吧。

我喜爱如今居住麻布的这一所在，是因为我家附近全是山坡与陡崖，可以看到很多的树木与杂草，同时由于排成一溜儿的富豪之家的树木争相从围墙的顶部朝路上伸展枝干，所以一迈出家门，鞋子马上就淹没在落叶当中。

在市兵卫街的街道上，沿着原南部侯宅邸的围墙，粗大的樱树连绵排满了半条街，樱树跟朴树不待霜降一到秋天都落叶纷纷，比其他树都早，这样我移居麻布之后，每年就比普通人多了更早感受秋天的机会。从灵南坡往下耸立在美国大使馆围墙银杏树的黄叶，飘飘漫漫直扑人面。初到葵桥，对面三年街的坡道上也屹立一颗古老的樱花树，无论是冰川明神山王庙还是芝山山奥都跟我家相距不远，卜居现代的东京市内能如此亲近落叶可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落叶是隐栖闲居生涯的挚友，阵雨飘洒的傍晚经过落叶小径独自回到家中，站在门口看到雨伞上停着两三片落叶时，心

境是何等清寂。站在寒月笼罩的庭院中，看到从乔木的顶端，树叶纷纷飘落，在月光中闪烁飞翔，可谓是悲凉之极。

至于在风停天阴的寒日近暮时分，边撒着斑鸫的饵食，边踏着散落在空院中叶子那悄悄的脚步声，其清寂简直可以与古人清池蛙跳声的清寂媲美。

1921 年 12 月



十年一别京都行

一

大病之后我有十年没有从东京往外跨出一步。

1913 年夏天，庆应私塾演讲会在大阪召开时，我前往发表讲演便是旅行的终结。今天是 1922 年 10 月朔日，听说本市的川松延子率领旗下的演员赶赴京都，以知恩院的门楼为自然的舞台尝试野外的表演，这大概是戏曲界闻所未闻的壮举。为声援这一壮举，与松延子深交的文人作家约定当天携手西行，因此我在阔别十年后迈出了东京的家门。

十年前去大阪时，丸之内的东京火车站工程才进行到一半，确实是在 1915 年春松本泰君再度游历英国时，还有翌年已故的上田博士荣归京都时，还有 1919 年松居松叶子崇尚欧美漫游征途时，我相送他们到丸之内的火车站站台为止，可是从未从这里乘过火车。

我的旅行就是从今天或许完全被人遗忘的汐留的老火车

站，听说是从建于 1872 年石造的新桥站开始的。如此想来，我不禁莞尔。同时我的身体就跟老车站完全一样，已经是昨日黄花，我岂能意识不到我们的那个时代业已远去。

二

游览京都这是第四次， 1897 年时我跟随父母远游南清，途中顺便参观了这座城市，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 1909 年在此安度过清秋的数日。第三回是庆应私塾大阪演讲会的归途偶然巧遇祇园的祭祀典礼，得以目睹其盛况。如今仍历历在目的，是那些铺在居家的栏杆上连绵的红毛毯的古旧颜色和悬挂在山形彩车上法国葛布兰式花壁毯的模样，还在幽暗的蜡烛灯影中觑见岛原艺妓的身影，以及临街客厅的彩绘拉门。在二十世纪的世界里神秘之极，简直难以相信它的存在，我在赠给东京友人的名信片中就记述过我们若要探讨乡土美与传统艺术为何物，务必亲身接触京都的风景与生活。

从那以后十年过去了，阔别十年所见到京都的街景是道路增宽了，改建了桥梁堤岸，增加西式的商店，居室的屋顶也变高了等等，跟十年前的光景比起来，不少地方已经失去了京都优雅的情趣，比如出町桥一带清寂的街头景色，那可是只要一度观赏过就终身难忘的奇景，如今即使再度寻找也不可能寻觅到了。

可是在京都，所幸的是还有东山的翠峦，不容许现代文明轻易地入侵。回望西山北山，好像也未受到都市发展的剧烈侵

害。鸭河上还残留着几座日本式的古桥。在粟田御桥的围桥外，如同蛟龙般盘根错结的令人惊愕不已的古樟树，跟十年前观赏时没有任何变化。耸立在堀川岸边的老柳树，仍然朝京都原来的光线幽暗的居家门口降下落叶。在白川的小溪中，女子仍在浣纱。大体上讲如今的京都不像东京那样破坏得严重，在每年都亲眼目睹上野以及芝山内树木枯死景象的东京人眼中，京都仍然是一座不着尘俗的古都，依然厚厚地包裹在松树千年的翠绿中，青苔日渐增厚。

小孩的风俗跟街上的光景相同，如今很多地方仍未失去传统的趣味，西洋式的头发除了冈崎公园附近跟大街上的咖啡店外几乎很少见到，步行在古都夜晚的小巷中，我还没有看到在银座大街随处可见的色彩艳丽的和服和刺绣腰带。

在汽车跟人力车不通坡道的拐角，以及沿着寺院古旧土墙的小径等处，当我每次看到好像是去买东西的京都女子小巧的身影时，望着她们在铭仙或是节线织的外褂系上围裙的朴素打扮，不知何故我总会想起东京街上的女人们二十年前古老的风俗。

对年老体衰的人来说，能给予最大安慰的莫过于对过去的追忆，我之所以不改初衷想永远留在京都就是因为如此。

三

京都的街道今后能否一直保持过去乃至现在幽静娴雅的情趣，这并非我一个人应该思考的问题，而应该是包括京都市民

在内的广大国民应该考虑的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民众的生活状态与社会组织发生了急剧变化的今天，残留在京都的古神社寺院庭园里树木的存亡，引伸开来讲便是国民有关未来思想观念上的重大问题。从等级制度的社会开始到尚未到来的民众政治社会，对史记以及古代美术的保护，其方法有必要引起更进一步的提醒和考虑。

一天我在经过粟田神社附近一家寺院的院落时，目睹了一群穿着木屐玩棒球的学生，面对古木庭园似乎没有顾忌的举动，损害都市的风景并非只是浑身铜臭的资本家，像没有常识的学生跟发情期的野狗同样是山水林泉的破坏者，也实在令人愤恨。

四

我喜欢游览京都，自然尊敬僧侣爱惜艺妓。缁衣与红唇是京都活生生的宝物。如若没有这两种东西的存在，如今的京都也就没有任何所在可供择定为让人沉思的博物馆了。

从幽邃的寺庙内院漏出僧侣颂经的声音与梵钟的响声，与古雅的佛塔浮图佛家建筑相映成趣，在此创造出玄妙渺远的宗教艺术之美。就东山鸭水的佳境美景而言，如果取消绫罗红裙的色彩，其风趣只要看一下名家的绘画就足以觑见堂奥。把京都做为艺术之都进行鉴赏时，我们没有必要议论现代佛教徒信仰与学识如何如何，至于艺妓的操守如何如何就更无须寻问了，只要对不受现代空气加害的僧侣与艺妓的生活表达感谢之

情就足够了。

与流水、松籁的交响相得益彰的诵经声，与樱花丹枫相映成趣的罗衩红裙的美，头一次到京都来就可以寻觅得到，它是日本固有感觉美的极致，也就是说是秀丽的国土山川与民族传统生活的一种美妙神秘艺术的中和。

五

在名胜古迹中，引得游览者万人齐凑前来拜谒以及相反待遇的分为两种。

金阁寺、永观堂、下加茂的神社是属于前者，而像诗仙堂、三千院、修学院等可以列入后者当中。

名胜古迹的庸俗化就像看古董店的古器皿一样，艺术家的作品也跟名胜古迹同样遭遇，再也没有比大众喜欢更能伤害作品的品味了，作品的生命只可以依赖有限的极少数人的理解与同情才能守护下来。

有一天我在寻访鹿谷的法然院后进入银阁寺，侧耳倾听导游员的解释时，偶然有感于上述所思，不禁裹足不前。

六

往东山攀爬的林间小径处处立着官厅的训示，为了保护这

片秋林的景致应具有该爱惜树木的意识。

在东京市内类似的官厅训示在大部分场合反而叫人反感，引起轻侮之念，除此用处外没有任何用途。像我们一直在皇城河的树间司空见惯的招牌，比如“不可爬上此坡！警视厅”就是其中的一例，这就像在已经枯死的行道树的枝干上竖一个木牌，写上什么“爱护树木”之类的话一般滑稽之极。

可是一旦来到京都，在东山的林间游荡，不论是谁都会当然地首肯官厅的训示：请在此永远保护林中的幽趣。与此同时，也可以推想一般游人对名山草木采取过何等粗暴冷漠的举动。看到人家的墙内成熟的果实就投掷石块，看到鲜花绽放马上就想摘取枝条，碰到猫狗在路旁玩耍，就拿枝条驱赶。此类举动或许是国民性之所然，两千年来的教化根本不具备改变这一陋习的力量，吾国吾乡之风土美仅能依靠官厅的权力才得以保存。

七

人生在世并不只是因为外邪入侵，自身内部生病也并不鲜见。让山林庭园的草木枯死也并不只因为熟客的跋涉，树木本身也有树木的垢病。加之风雨鸟兽与昆虫不时加害于树木，这点自不待言。

京都四府与地方的林木局在林中挂出招牌努力地保护东山的一草一木，对单独在此游览的人进行提醒，不仅如此，进一步对草林本身，恰巧跟农夫对稻子，学者对书卷一样蒙受恩泽，不

只是我们国内的雅客，就是世界的旅行者也会感谢这份辛劳。

法国政府不惜重金花了大量的医药费，以保护枫丹白露森林的古树。安纳特尔法朗士在随想录中通过“佳述”与“静思”这两段表达了情境之美世间无双的含义。

东京市内的庭院、路旁的草木，因为煤烟和尘埃已经失去了鲜活的颜色，一旦远离病树的陋相来到松柏苍翠的京都，我首先就不期然地想起安纳特尔法朗士的佳树静思一语。

祇园的垂条樱大部分枯萎了，粟田御所的大樟树也可见枝干枯萎的迹象，每次从树下经过，我都禁不住不明所以地暗自发愁。

八

十月一日智恩院三门演出时的壮观，亲身参与此事的许多人的记录已经刊载于《新演艺》及其他的杂志中，翻一下就十分清楚。

我在此仅只记述当天携带相机的新闻记者妨碍演出的故事。野外表演如名所示是在光天化日下的公开演出，并非祭礼的排列。野外剧既然是演出就必须具备可以观赏的艺术，这一点跟在普通剧院内举行的表演没有任何区别。不同的是，是否在建筑物的内部，野外剧在艺术这一点上，既然跟普通的演出相同，那么，观众与戏曲间就有必要有一种不可侵犯的境界，从演戏的性质上讲这是无可奈何的，就好像做政坛演说不容许

在群众面前登上讲台与辩论者齐肩并立。然而当天携带相机的新闻记者们不把维持秩序者的制止当回事，闯进不容许进入的区域内要拍摄里面的表演。

我在此并非责怪称之为相片族的报社职员的粗鲁行径，相片族本来就不是能明晓事理的人物，我只是责怪命令照片族外出的新闻编辑的当事人。

平时容许出入剧院的新闻记者，也是不允许从剧院的贵宾席拍摄舞台表演的，其原因众所周知乃是妨碍演出。若是以野外剧是走出剧院在公开场合进行来辩解的话，新闻记者就只不过是表白他们是不理解演戏为何物的无知文盲而已。

九

从松树、杉树茂密的河原远方，可以望见朱漆的牌坊，那是下加茂的牌坊。

车子沿着靠竹林的平坦街道往北行驶。

左右目力所及直至山路，稻穗金黄，在秋天的晴空下荡着金波。

白色的野菊与红色的杂草花，在农家的围墙、田畦与道旁斑驳地绽放。

车子经过门口宽敞的房子前面，在黑漆漆的廊柱上挂着纸罩的吊灯，这便是平八茶馆。

道路经过房舍中间，突然曲折迂回驶过流水湍急的小桥。

左右的山峦逐渐迫近，耸立在前面的比睿山越来越近，看上去开始显得越来越险峻，牛车跟大原女的身影多了起来。

先前沿着公路远眺的谷川的溪流，仅只可以从树林间听到它的水响。

树枝常常碰到车蓬，车子沿着破开山腰的险路行驶，感到空气十分清爽、冷彻。

山峦叠障，道路分成很多岔，道路分岔处立有路标，跟石头融为一体，字体看上去相当古雅。

汽车好几次给对面赶过来的牛车还有大原女让道。

在不可思议的地方时常看到两三间屋舍，在好像没有路的地方可以望见牌坊与寺庙的屋顶。

再往前走就到了车子开不过去的石子路，那边还有人家。在土墙旁边，看见刻有三千媛的石头。

石径在杉树林间蜿蜒，树林越发幽深，斑驳地漏下阳光，在长满青苔的石阶上开着一扇门。

听见人的脚步声，便有连续的狗吠声。

诚惶诚恐地叩打着寺院的门户，等待老尼出迎的是我跟松筵君俩人。

时间是 9 月晦日下午，也就是智恩院演出的前一天。

十

从东京出发时我没想到我会如何热爱京都。

1909年旧地重游时，我听说导水工程的竣工与河滩乘凉恰好是前年废止的，为此相当惋惜。悲悯之余本以为京都也会像东京一样，丢失传统的节令的日子为期不远。还有在市内观赏途中，在观赏东大谷门外松林的美丽时，不得不让人愤恨耸立在里边的某富豪的邸宅破坏了风水。东京的街道早晚会呈现出类似于东京日比谷的景色吧，我抱着这一遗憾踏上了东归之途。那之后我一次也没计划过到内地旅行，每天目睹东京市的巨变，我推测不只是京都，国内所有的城市都会饱受时代潮流的冲击，不断变得像东京跟它的近郊那样。所幸的是这一推测失效了，我怎么能不立马爱上京都，感谢京都。此外对过早推测的武断，深为愧疚。

一国之内不可不存国民原有的习俗。城市里也应该保存城市特有的情调。一个缺乏特有情调的都市，就跟接触一个没有品行节操的人一样。匹夫难以深交，没有特征的城市是不适合讲求长住之策的。如今的东京便是如此，腰缠万贯之徒把宅邸、门户建得十分宽敞，简直跟欺君愚民无异，居住在这里的市民一年比一年粗鄙暴躁，也就是情理之内的事了。

在1910年秋天，隅田川洪水泛滥，加之第二年浅草大火，我以此二难宣告江户的古迹以及江户情趣的终了。从那以后，每一年随着市建工程的进展，随着市民生活状态的变化，仅仅十年间东京市已经沦落为世界上最丑的城市。

那是1919年的春天，我在深夜沿着八丁堀的沟渠赶回筑地的乔居之所，在半路上我听到每家每户编织竹帘的机杼声在幽暗的小街幽巷里回响，以为春光已逝夏日将临时的市景情调

尚可一掬，反而牵动了我的愁思。第二年迁居到现在居住的麻布家中，那年秋天还在邻居家的竹林听到莺声燕语，看到门前的树上鸟儿飞来。不过三年，如今在鸟雀的外院要看见小鸟的影子已是稀罕事了。

此次重游京都令我恰似老夫归卧故山般深感慰藉，这不单只是因为山水烟霞之故，在街中不闻报童的叫卖声，电车上没有粗暴的乘客，路上不见倒闭的骡马，剧场内消失了新进文士先生的身影，这一切都可视为聊可安慰的种子。就东京人而言，离开东京羁旅在外能感受远甚于家园的乐趣，不能不说我的运气相当好了。

十一

在东京，当艺人经过时，人们都会双眼发光，围堵观看，当中还有人破口辱骂。在公园的长椅上，年轻男女并肩拥坐，见此情形不回头的人几乎没有，这个世界比东京更加红眼病的地方大概很少了。

而在京都还有合乘的人力车，即使看到艺妓与客人同乘一辆车而去，往来的行人也并不做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来到京都聘约祇园的艺妓，跟东京在新桥玩耍是全然不同的情调。这大概跟在美国的城市看见一群西洋舞女，与在巴黎的蒙马特望见时的区别相似。在教义严格的社会里这些红粉阵中的儿女看上去是如此可怕粗俗，而来到蒙马特，先于道德的

判断，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德加波奈尔、累特莱克等的名画，以及缪塞、波德莱尔和龚古尔等的诗章。

把艺术除外，仅只留在巴黎绝非是了解巴黎的妙方。畅游京都饱览山水殿堂之美，自然要与脂粉之气接近，究其原因，乃是因为祗园的教坊早就是依靠山阳、星延、三溪诸位名家的诗文，与东山鸭川的胜景一道完全融会成一体，保存了这一古雅的风貌。

此次动身西游，我预先往行李里塞入了一册成岛柳北的戏曲《京猫一斑》，原因不外乎都市的名胜图太大部头，而其他的可当成导游书的又很难找到。柳北先生的戏文道尽了我所要说的妙处，摘录如下以代替我记述之笨拙：

> 西京之地若无祇园之妓，则可能减杀了几分繁华。祇园之妓若无东山之胜，则可能减杀了几分声价。天下之山多矣。然若东山之清秀温雅、峻峭望爱、可登可乐者，世罕匹敌。盖因东山之春宜有采花傍柳之乐。秋宜有观枫采蕈之游。宜于绿阴纳凉之夏，于红楼望雪之冬，四时之景少见。而鸭东脂粉之光彩夺目婵娟可观者，亦共岚光峰影之奇，能助之者非邪。然则妓辈皆赖山灵之余泽，谓衣食亦不可无。余东人也，非喜西土者。然至东山之胜，则爱玩，得娱乐。故此游每必对山择楼而寓，旦暮欣赏，思有与一良友相晤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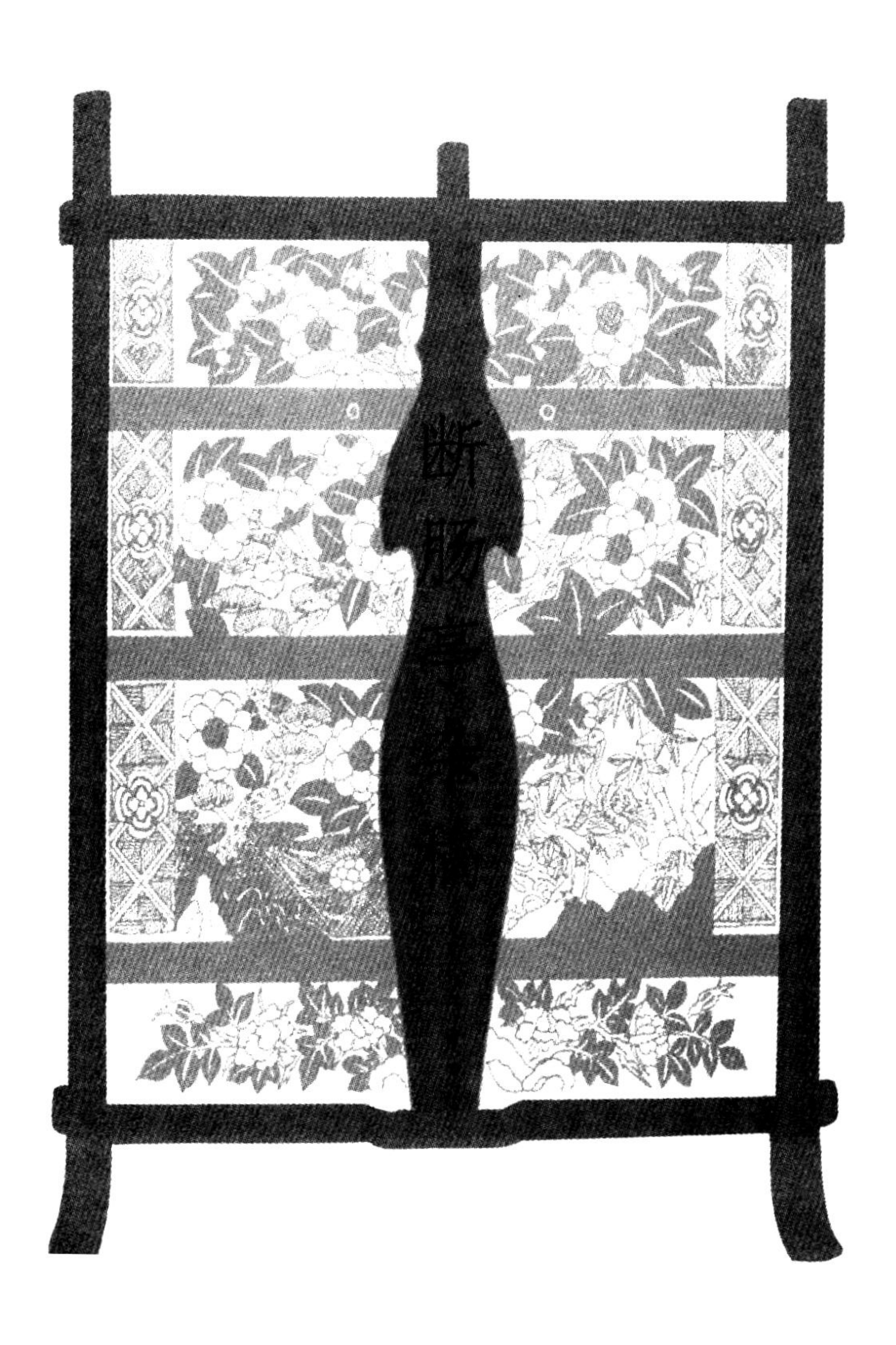
又云：

世间不可无者文字也，而文学之游非酒则亦无乐也，既有酒亦不可无妓，是古今达士之定论然也。然有酒有妓未免其凡且俗，必佐以山水清秀之兴而后无可遗憾。四条之地固为名媛丽姝之渊丛，楼肆亦富芳醑佳肴，山秀水清亦世之稀所。宜哉！文士墨客来此间游者，皆风咏忘归以赞叹为乐乡。呜呼！翠峦清流之胜，乐妓拉酒以载傲游者，岂非荡子冶郎之渔香窃香一辈人乎。三溪子京华杂吟。今录其二以告风流：

“红袖当筵银烛明，青衣行酒影徘徊。丝声清绝肉声艳，合奏三弦双鼓来。”

“月落凫川第几桥，晓烟罩柳白于绡。街头千点玻璃影，照到天明红未消。”

1922 年 11 月稿


断腸

来 青 花

金色的棣棠花早早地凋落，新树的阴影转眼间缩小了，盛开过好久的映山红的花色渐渐退萎时，松树的蓊绿却长久绵延，金色的花粉随风吹来如同轻烟般飞舞。时令进入五月，月半也已过去。若是喜爱花卉的人偶访我的陋宅，就会发现在蝶影片片的闲庭一隅，异样的花香脉脉地飘荡。而且其香气既不如梅花梨花般高雅疏淡，也没有丁香蔷薇般清凉可人，既不似百合香气浓重令人生烦，人或许以为是邻家的空地上烤苹果煮蜂蜜的香气流溢过来。这便是先考大人来青山人往年从沪上携带归来的一种江南奇花，乘着初夏的清风生机勃勃地绽放着略带甜味的香气之故。

起初种在盆钵中，后栽入地下，就迅速繁盛起来，二十年的今天已经爬到来青客的檐边，在秋暑的傍晚竟至能遮蔽斜阳晒窗。在常青花木中，其叶片跟冬青相似。园丁称之为黄心树，我们当时还未晓黄心树属何物，一日位于座右的的荻家先生翻阅字典，在《古今集》中发现一古语名为“三木”，其实情不详。如此一来，吾等以为园丁所言不足为信。我反复揣摩

先考之诗稿，也未发现一首谈及此种名花异卉。向母亲问询，自然也不知晓其名。在此我自做主张，暂以来青花三字冠之。

五月薰风动帘，门外频频有卖花声飘过，也是慢悠悠的。树影满庭，斜欹青苔之上，乘清夏之逸兴遄飞，微觉花香袭来时，我竟然忘记了在来青花旁边晾晒着先考大人所珍藏的唐本，忘了打开朗读，忘了日晒当头。来青花花盘大如灼桃，分为六瓣，其色非黄非白，恰似雕磨过的象牙。且其花瓣肉质丰厚，略施胭脂正好比是佳人的红爪笋尖。花心颇大，状若菊花，胭脂色浓时疑是淡紫。一花方落一花即开，过了五月进入六月霖雨之季花季始尽。相对此花，端坐其馥郁的香风之中，秦淮秣陵的诗歌顿时浮现，犹觉在胸臆中飘荡。我们初赏菩提花常想像北欧牧野人家的光景，在橄榄树的花前思念起南欧海岸的风光，在紫丁香花的氤氲里，巴黎庭院之美仿佛就呈现在眼前一般。月夜将荻影与芒影自动铺描在大地上制成水墨画，见此情景，谁不会联想到诗歌谣曲中洒脱的风情呢！我跟茉莉花相对，与来青花为友，又怎能不想起先考大人曾经日夜捧在手中把玩诵阅的中国古诗、乐府、艳史之类呢！先考深深敬慕中国的文化，乘南船北马游踪遍及十八省尚觉不足，于是万里迢迢地将异乡的花木携归故土，在故园中移植，悠然自在地享受着余生。一旦爱上一物，再进一步便必然如此，进入三昧之境即是此意。我私下反省凭我疏懒的性情恐难达此意境，不觉汗颜。

1918 年 6 月

晒　书

五月的某一天，在进入梅雨时节前，我抢先择了一吉日良辰，挑了一个天气晴朗轻风爽快的日子，将先考的书斋窗牖洞开，摊书晒放。偶阅袁才子的《随园诗话》，见随园体衰无子，来访的宾朋动辄以此事非难他。随园深为厌之，赋诗一首：

厌得人询得子无，
些些小事不关渠。
逍遥公有儿孙累，
未必烟云得自如。

王次回引其佳句“最是厌人当面问，凤凰何日却将雏”，饱赏其卓越诗风。

此明清两大家，俱不以老而无子自悲。第五卷中记述了衡山令许公的仆人，一位名叫张彬的，二十有余，除咏诗赋句外，一无他好。书中记载，他的主人予其婚礼之资，让张彬娶妻成家，而张彬竟拿那些钱财悉数购置诗书。如此狂癖，方能

深谙物之蕴奥。

人一旦坎坷不遇，陷入孤独寂寞的悲苦之境中，聊以自慰的唯有书杂而已。至于妻室，能如书杂般宽慰人心者，能有几人！以本人之浅识经验观之，每思张彬之贤，总难免深嘲自家之愚。

1918 年 6 月



雷 阵 雨

白子鱼、蛎鹬、火灾、吵架，加上富士筑波远眺，雷阵雨也是东京的名产之一。

浮世绘中描绘雷阵雨的佳构可谓汁牛充栋。在津津有味地描绘市井特色的佳作中，锹形蕙斋的《祭礼图》首屈一指。它描绘熙攘人群碰上雷阵雨将花车弃之街头，观光的男女俱狼狈四散的画面，在我所见过的骤雨图中，可推为冠首。次之者亦可数画师国芳的《御厩川岸雨中即景》。

狂言稗史的作者们，时常将缔结男女奇缘的媒介写成骤雨。清元调净琉璃的诗句中，在一阵急雨中与惊雷结下金兰之交，与大河深为契阔相互簇拥的，其盛名人皆共知便是雷阵雨。常磐津的净琉璃中，二代传人治助刻意将盆栽的树移到雷阵雨中，且以无缘闻其曲声而深以为憾。

有一年我在浅草代地河岸小住。当时，从筑地乘电车到茅场街时，看上去炎炎烈日的天气，眨眼之间就大雨滂沱。经过偶人街来到两国桥，大川的河面自望湖楼下可谓水天一色。总是穿着矮木屐不拿伞步行，而苦于无法走到柳桥渡便坐在电车

中躲雨。浅草桥已在身后，前往须田街的路途中忽然电光一闪划亮了街道，且雷鸣不止，强风助阵，乾坤逐渐暗了下来，爬过九段来到半藏门天空方才放晴。虹垂中天，宫渠的垂柳鲜碧如洗。在这块不堪久住之地，偶尔认为东京也不错的，就是因为能不时接触到此一佳景之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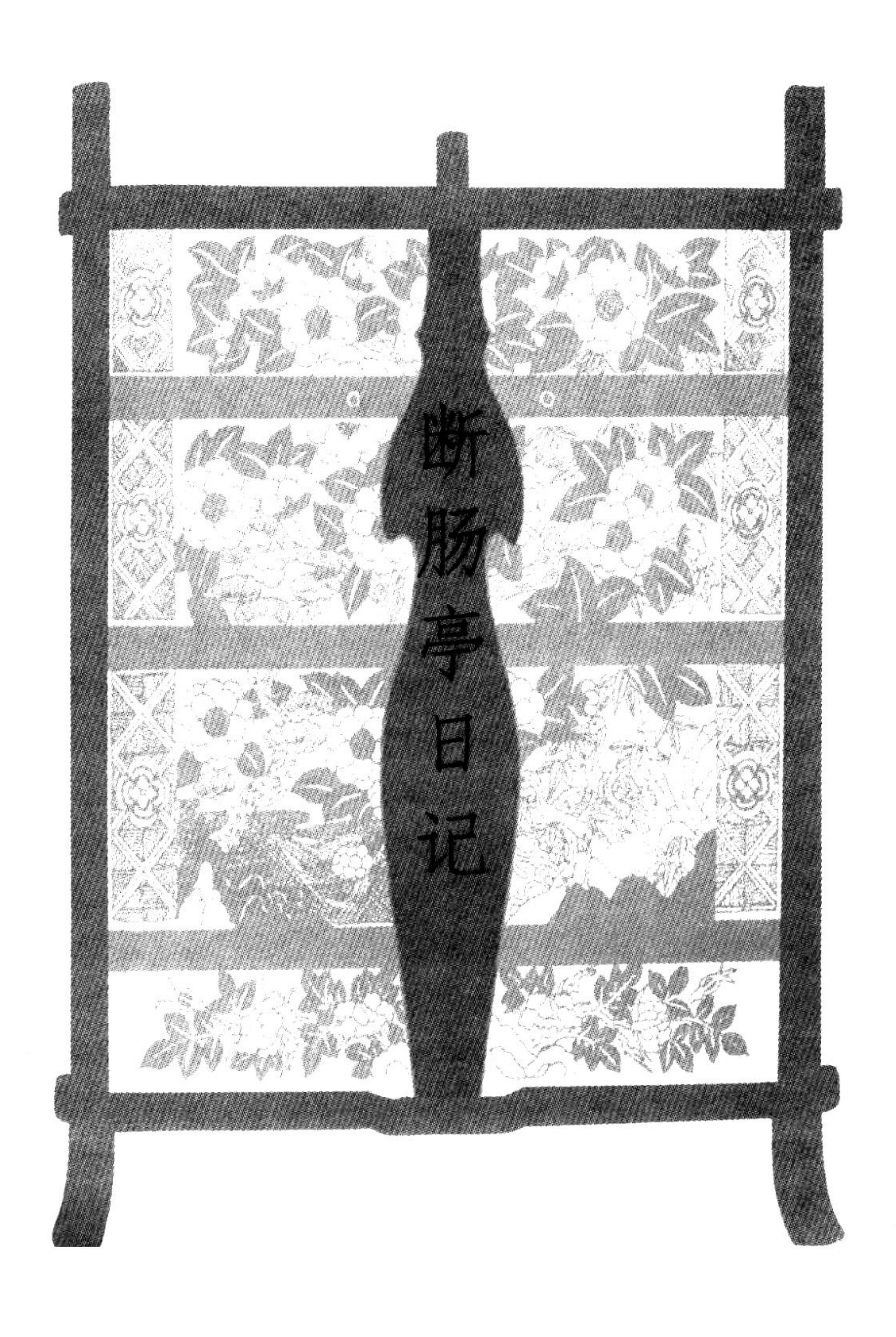
巴黎的盛夏是没有雷阵雨的。晚春五月之际，丽都儿女竞攀奢华，赶赴朗夏赛马场时，每当骤雨袭来，红团粉阵一片杂沓的景象，我记得在文豪左拉的小说《娜娜》里就有过精彩的描述。

雷阵雨在纽约也是罕见的。盛夏的一夕我在哈德逊河畔的绿阴下散步时，曾有一次在码头的船上避过骤雨。

中国咏颂雷雨的诗句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以东坡的《望湖楼醉书》为冠首，唐韩偓的《夏夜雨》、清吴锡麟的《澄怀园消夏杂诗》等，佳作不少。由此可见两地的风土景色颇有相似之处。

吾之断肠亭，奴仆日渐散去，园丁来事日稀，院落中树草兀自菁菁，遮蔽轩檐，青苔埋阶，草没残墙。年年鸟雀昆虫奔凑，彼之逝去徒令人不快。雷阵雨袭来时凭窗远望，平日不畏人迹的小鸟直往树林间仓皇逃逸，望此不觉兴至。迸巢不久，间有雀仔跟蝉虫迷失家途钻进室内，此景亦不鲜见，亦足慰无聊人生之一大快事矣！

1918年 8月


断肠亭日记

《断肠亭日记》当初是始于 1917 年 9 月 16 直至翌年春天，我不时用铅笔草于笔记本上，或写或停。不久自二三月份开始一改旧习，决定日不间断地执笔不辍，直至前年为第一卷。俟誉抄到格子本后，日积月累，终成数卷，止于 1933 年春已煌煌十七卷矣！

回看日记竟数卷，
终是一堆废纸篓。

五十有五荷风老人书

断肠亭日记

1917年 9月 16日

秋雨涟涟一如梅雨。入夜换挂壁上画幅。

碧树如烟覆晚波，清秋无尽客重过。故园今即如烟树，鸿雁不来风雨多。（姜逢元）

等闲世事任沉浮，万古沧桑眼底收。偶□心期归图画，口口芦荻一群鸥。（王一亭）

先考大人所藏画幅中，一亭王震之芦雁图，余爱玩不已。

1918年 8月 8日

懒于执笔。清扫屋后的储库。贵重的家具、什皿经母亲大人大量运往西大久保威三郎处去后，所剩皆难搬之物。平日也想一见，今日终于卸开储库地板的盖板打量，板底下深黑的角落堆有杂物笼等，中有纸包。拔开一看，乃是父亲往年自上海带回的陶器文房之类。依此窃思之，母亲大人实不以赠余以先人遗爱之物什为快，故暂隐置于地底幽处。若果如此我第一个当绝无守护旧宅之必要。哪里都成，或再次往筑地、浅草，移

至让亲戚睦眷见不着面的陋巷方可。哎，我曾数几思定将此旧宅为终焉之地，终不能久留于此。可悲可悲。

1919年3月8日

正午雨霁。伴妓八郎游于墨堤。见樱花点点绽放。憩于百花园于素陶器上题句。园中雨后草色如染。至人金亭，饮蚬汁后食晚餐。龛间悬有渡边省亭题笔的画幅。乍看去笔致清丽洒脱，如同真迹。我在此旗亭小酌，乃是1909年春与挚友哑哑子及滨街的私娼一道，从秋叶县的有马温泉归来途中。屈指已速逝十一年矣！入金亭的老板娘见有客来，无论是谁，皆鞠躬致意，此风与当年无异。其健康之态令人钦羡。晚餐过后凉风习习一片清寂，雇车而归。

1919年7月20日

暑气愈炽。上屋顶的凉台乘凉。放眼俯看小巷里的芜杂，便可知日本人的生活一如既往，不讲究秩序且懒惰不洁。世人皆频仍力说日本濒临现代生活之危机，若窥见如此实况，当知市民生活依然如故，自甘堕落，惟存丑陋，没有个人意识的觉醒，跟封建时代的生活毫无二致。

1920年正月3日

大晴天。市内电车杂沓，相当难乘上车子。步行至芝区爱宕下的西洋家具店。麻布的新居竣工的早晨，计划过一种西方式的生活。日本式的寝具被褥早晚费事，收进取出事务繁缛，

不堪烦累。

1921年11月5日

百合子来访。于风月堂用晚餐，在有乐座站着看戏，相携至家时，看到街上卖号外的奔走传呼。向路人打听，原来是首相在东京车站为刺客所害。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一位大臣的生死亦等同于牛马之死，未引发任何激动。杀人者本恶人，被戮者属未提防。与百合子在炉边饮柑桂酒一盏后就寝。

1923年9月朔日

忽然爽雨歇而风愈烈。天空依然阴霾不散，时而细雨如烟。日近午时忽然天地鸣动。我坐在书架旁看《嘤鸣馆遗草》，架上的书帙跌落下来，大为惊愕，起身开窗。门外尘烟蒙蒙，几难辨咫尺。儿女鸡犬之声渐频。尘烟是因门外人家的瓦如雨下。我亦徐徐地做逃走的准备。大地亦不时再次震动。我手把书卷，推开外门来到院落中。过了几分钟，大地两次震颤。身体摇颤不已，一如站在船上。倚着门廊，张皇地回顾吾家，但见惟有屋瓦少许滑落，而窗扉未落，略为平稳下来。中午用餐到外大街的山形酒店，餐厅的墙壁坍塌，餐桌跑到了路上，两三位外国人坐在椅子上。用餐后回到家中，因余震未歇，不能入内。坐在庭中惟有战战兢兢而已。黑云压城的天空到傍晚才慢慢放亮，半轮月芽露出头来。在酒店用罢晚膳，登上爱宕山观看市内的灯火。十点过后，登上江户见坡要回家时，赤阪溜池的火焰已经延及葵桥。河原崎长十郎一家光临寒舍，在我家

住宿。葵桥烈焰爬上了灵南坡，至大村伯爵家隔壁的所在方熄灭。离草庐仅一街之隔。

1926 年正月 12 日

阴天无风，日影稀薄，不时映窗。天空好像眼看就要下雪的样子。下午樱川街的女子来访，出门欢迎，相与笑谈中，到用餐时分，遂同往山形酒店用晚餐，再相伴回书斋畅谈，漫长的冬夜不竟很快就到了二更。相约明日由我去造访共享晚餐后再别。此女之事对放荡无羁的我来讲，多处应反省自问，心有愧疚，故直到如今在执笔之际颇为踌躇。不过相逢之事几乎每夜不漏，极尽缠绵，几成难舍难分之势，我不想包藏，且记下事情原委，以资日后一噱。

女子名叫阿富，父亲已年过七十。曾经在下关拥有工厂，一度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如今零落，屈居在芝区樱川街的小巷里，由老妻管饭，以出租二楼房屋为生。女儿阿富属羊，今年三十有二，看上去二十七八的样子。十八岁时嫁与某人，生有子嗣，然感情不合，之后慢慢感情破裂，最终只好主动地干了私娼，在筑地一带的酒肆中出入，在地震之际为议会壮士福田某某所骗，仅同居了一年时间，去年二月前后终于逃出虎口，回到父亲膝下。因缺少衣服化妆之资，一时自暴自弃，由于对下海的深浅也了然于心，故再度冲出江湖，在勾栏女出没的馆肆穿梭，不期与我相遇相知。此女在父亲漫天挥霍之际，自由自在地成长，因此模样、气质均跟粗俗的冯妇不同，勉强还过得了我的眼。她细瘦的身材，苗条如柳，眼睛一眨一眨

的，大似夜珠，鼻翼修长笔直，脸若敷粉，细嫩如面，极尽凄艳之美。其神其状，与我年轻时在巴黎小巷中不时碰到的女子相仿，与早些年在新富街见过的艺妓阿澄也神似，面貌姣好，出人一筹。在我从前亲昵过的女子当中，阿澄跟阿富的面貌是最惹人爱怜的。曾盛传八重次是倾城美女，因是越后女子却少了一段江户情韵；白鸽银子是时兴的美人胚子，丰满艳丽，可肩部平窄，身子略肥，引为憾事。前年震灾后，家中使唤的阿荣人皆谓美人胚子，看上去给人一种缺乏表情的偶人的感觉。当然阿富既已年过三十，加上久落风尘，在色海沉浮，其容貌难免衰颓，而正是这种颓唐的风情，在性喜不健全的颓唐诗趣的我的眼中，却奉若天仙，窃思堕落女神亦不过如此。去年十二月初，初次邂逅，日后则情深如海，如膝似胶，每天不是我去看望，就是她来串门，虽说没有那么多上心的话来谈，惟有怨恨漫长冬夜更深人静的情形，恰似二十前后的恋人般，每思至此，犹觉内心羞怯、脸色发烧。人无论到什么年岁都是很难断色欲的，我实在对此惊愕不已。

1926 年正月 22 日

正午送阿富归，自虎门赴三菱银行，约二时许独自归家。清洁卧室后沐浴更衣，日将行暮。用过老媪送来的晚餐后，依旧在灯下删订旧稿。寒气凛冽，水管直冻至正午。四邻寂寂无声，夜晚沉沉如年。炉上汤沸声一如雨点声，灯火荧然较之平日仿佛更为明亮。昨天买来的瓶中的蔷薇，花业已开尽，惟余薰香满室。搁笔掷掾静静饮啜咖啡。偶尔翻开置于室隅之书箧

盖，竟有曾随兴挥毫过三四回的独居七律，中有语道：“花影一瓶香一榻，不妨清绝是孤眠。”如此观之，我今夜孤坐的情怀，竟至全然如彼。予数年前移居筑地之时，时而不堪鳏居的寂寞。不过从震灾过后，年岁渐老，竟无由反其道而行之，喜欢起独眠的清绝来。家中蓄有妻妾时，室内荡漾着脂粉味，瓶中的花香反而没那么馥郁。阶前散落着细碎的毛发线头，全然破坏了草庐的清趣。此乃难以容忍之处。不过话又说回来，又不可能完全断绝人欲。这亦是人生一大乐事。独居的清寂虽难以弃舍，蓄妾之乐也不是轻易摆脱得掉的。治学固然趣味盎然，放荡更让人精神畅快，如此说来，吾身耽溺于乐事多矣。蜀山人在《拥书漫笔》的序文中，引清人石庞天语，谓人生有三乐，一为读书，二为好色，三为饮酒，此外皆落落不如此。诚然。

1926年5月5日

废除深川冬木街的名称，合成龟住街一名。冬木街的居民有悲于此，提出照原样保存旧名之愿，并调查同一街区的逸事，印行冬木街的沿革史，惠赠一部到我处，担任调查执笔的是岛田筑波先生。遍访震后各处，街名改称实不鲜见。小石川的御扫除街就改成了八千代街。夜晚赴歌舞伎剧院。小波先生招待丹麦大使看戏。归途中与小波三一诸人一道，于数寄屋桥畔之陀蕃亭饮茶。风凉月皎。

1927年7月4日

细雨霏霏。相比昨日之炎热，今天肌寒一如晚秋。看温度

计，正午显示为华氏七十八度。不知怎的内心郁闷。依在床榻上读《恕轩遗稿》。薄暮时分起身往山形酒店用餐，心情稍有和悦，前往银座太讶，葵山君已到，等候了多时。歌舞伎座狂言方蟹助福藏二人，并高岛屋弟子开松来会。归途于电车中不时见有乘客捧读《东京每日新闻》的晚报，中有小说家芥川龙之介自杀的新闻。说是因患神经衰弱症而服毒自尽的，终年方三十六岁。我跟芥川先生没有交往，只有一次震灾前，在新富座的酒肆里偶然跟他同席。他的为人尚且不知，其自杀原因更无从知晓。我内心悄悄地追想我三十六七岁时的往事，对自己无事活到今天，感到不可思议，惟此而已。归家入浴洗汗，即刻就枕。雨尚未停歇。阿久思前想后，烦燥不已，后不知不觉沉入梦乡。

1927 年 10 月 8 日

雨。参谒春阳堂黄物。正午女仆阿久又来，说无论如何得给五百块钱，久缠不去。这天还有邦枝小姐同来，代之罗嗦许多，并不时以恶语相向，情形宛然一如阿富。无奈之余，说及只好一同去警署，才挫其气焰，悻悻离去。时至今日，若稍有不慎，最令人恐惧者，莫过于悍妇。世人多惧咖啡女郎，诚然入理。这之前，针对我的阅历，社会曾着意数落、轻侮了我一番，然而明晓众口烁金之利，亦不堪惭愧。举凡夸耀自家艳事并以此自恃，乃谬误之源。切当慎重。

1928 年 2 月 5 日

天空阴沉欲雪。得日高先生信，即刻回信送走。薄暮阿歌

携来饭菜，一如每夜。此女不似艺人，忠厚老实，待人热忱。自去年秋天起，余观其性情，一直内心丰足地侍奉于我。女人实乃不可思议之存在。阿歌以年仅越二十有二三之身，以年届五十平日病恙缠身的我为依靠，且不露任何悲愁总是情绪饱满地笑着度日

过去如此小妾性质的女子，是不会善加珍惜的。到了现代，自反抗观念普及开来之后，在东京这座称之为民权主义的都市里，尚残存如此古风的女子，实乃出于意想之外的奇事。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吧。当年出入风花雪月的场所时，见一年轻女子把后半辈子托付给一位年老体衰的东家，慎重地没有一丝轻浮地忠厚度日，曾甚为蔑视，斥之为因利欲二字而不惜浪耗不可能二度重来的青春岁月不晓世事的愚笨女子。如今仔细想来，切不可一言以蔽之。此等女子，生来心弱气短，不善张扬，内心指望着与其混入浊流中遭人白眼，不如以朝露之身，靠一位感情深厚之人，安稳地度日更为妥贴。生来就缺少进取精神缺少奋斗意志的，自然能开此忍辱之悟。

在文化发达的国度里这是不可能一见的。在西方，纽约市加奥一带此类女子为数不少，在巴黎也不时瞥见此等风月中人。余已届老境，在艺术上的野心消失殆尽之际，尚且见到吾国现代的女子对文学政治等特别热衷且投身其中，此类女性日渐增多，在内心窃喜之余，能偶然邂逅如此可怜可爱的人儿，实乃老来之福。在人生末路身心俱倦的黄昏，蓦然遭遇巡礼女子的歌声，当时心境何等慰藉与苍凉，我的心境便与此相仿佛。

1929 年 2 月 11 日

天晴风冽。上午前往中洲。打脚气及梅毒的针液。途中乘车过丸之内时，青年团列队自幸边街蜿蜒至马场先门。前辈似的男子高举着或是写有“旧本魂”或是“忠君爱国”的旗子。这天是纪元节，可能是游至二重桥外去朝拜宫城的。近年此类示威游行大为流行。浮表上看似乎是国家主义极盛的表现，实则对于国家的基础日增危险。无论何事，假饰外表虚张声势，终会一败涂地。然而处身如今世间，不论何事，都动辄大喊“忠君爱国”之类。治疗梅毒的广告中都大书着爱国的文字。归途在银座用饭，过牛笼街回家。

1931 年 2 月 12 日

晴。风和日暖。订正并誊抄前年春际开始执笔的《朴树物语》。午后三点往三菱银行，在神乐阪中河亭小饮。园香大木户趋前而来。欢情不再如当初相见时。真是可悲。园香初在牛门若宫小路时称为山子。去岁正月 24 日在中洲医院的归途，在尾泽药房里的名为新春日的大厅里，初始相会。我曾因此艺妓钱财散尽，然而也再度煽起我久已荒废的创作兴趣，那里我偶然题写了《噩梦》、《绣球花》,得以写成短篇小说,便是因为与此艺妓相识相厚。大概有一得必有一失，正是人生常事吧。

1931 年 11 月 20 日

晴好无风。下午往中洲医院请药，未几暮色苍茫。过新大

桥乘电车至终点站锦丝堀。自四之桥步行，出到五桥，沿城渠至大岛桥。开辟了新路，电车来回穿梭，在工厂当中处处有公园。我在震灾后未曾一度拽杖至此，兴趣不由得还很新鲜。震灾前，从菊川桥往东，工厂的煤烟沟溪的臭气熏人，几乎让人不能穿行。可是今天来此一见，工厂的院内还算比较清洁，道路铺上了水泥，货车驶过不见尘烟弥漫，沟渠的水也少了臭气。渡过扇桥，乘上往返于新开公路上的电车。从小名木川岸边至洲崎游廓前的路途间，有一块空旷之地。沟渠横陈，烟囱入云，在远方的地平线处屹立，跟目黑涩谷的郊外完全光景不同。过洲崎时已是暮云四合，城廓外毗邻的酒店已是灯火灿烂。在银座下车，至风月堂用过晚餐，初更时分始归家。名古屋安藤次郎先生赠来当地汲古会出版的《外郎异谈》。

1935年3月11日

晴天。风犹存寒意。翻阅拙作的法语译本。译者埃利舍夫生于俄国首都的富商之家，明治四十年曾到东京游历，进帝国大学研修日本文学，获学士学位。我于1909年春在麻布霞街伊东海军中将家的茶会上初识埃得舍夫。埃利舍夫栖租于本乡西片街，每周一次将漱石门下的文士们招至家中，开茶话会。他学过长谣，还学过手舞，有一晚在茶会席上，他还跳过《御所车》跟《春梅》给我们看。回国时我对此尚不大知晓。欧洲大战结束后，俄国革命时期他逃往巴黎，才幸免一死，说是家产丧尽，贫困潦倒。据说，那之后在巴黎曾做过日语教授，现在担任吉美尔东洋美术馆的馆员以糊口维生。思到他不幸的一

生，则我国近年的暴政似堪可忍耐。

1935年10月25日

晴天。三点过后前往丸之内的三菱银行。乘电车至浅草雷门，到公园散步。过千束街时遇上春天仅在我家雇佣了一个月的女人。说是住在松竹剧院对面名叫浅草公寓的公寓里。在她的诱劝下到她家喝茶。说是右邻住的是舞女，左邻是咖啡店里的侍女。对面是娼妓模样的小妾，一过半夜12点，透过墙壁常可听到娇滴滴的声音或是哭泣声。天色黑得很早，出到外面，走过公园里的大路登上待乳山。山的侧面眼下正在浇水泥修工程。连接圣天街的山脚下已成了西式的新公园。山上的圣天大殿虽是新近落成，但我却未往前再踏足百步。树木仅栽植了小樱树二三十株。走下石阶，经过圣天街的猿若街，街道焕然一新，不存一丁点可睹物思旧的余痕。从新建的今户桥边，沿山谷堀的北岸散步。河沟在行至四五百米处止住，其水源进入土管埋入地下。河渠上新建的桥梁甚多。第一座是今户桥，第二座是圣天桥，第三座是吉野桥，第四座是地方桥，第五座是山谷堀桥，第六座是纸洗桥，第七座是地方新桥，第八座是地方桥，第九座是日本堤桥，河流在此桥下成为暗河。

行到日本堤东侧的小街时，看到一间堆有旧杂志的铺面有两间房大小的书肆，推开门进去一看，里面坐着看上去六十出头的店老板，店里净是明治二三十年间的杂志，《顿智会杂志》足有十余册。翻开一看，宫武外骨先生编辑的部分还有小林清亲先生的漫画，以及外骨曾遭三年囹圄之苦的记述。秃头老板

说话的精气神，俨然是纯粹的江户下街的做派，令人想起过去的租书店老板，顿觉一种异地遇故知的感觉，将上述杂志以及其他几种杂志按老板开的价买了下来。出了大马路，就接近老城门了。

1937年3月18日

天阴风寒。前往土州桥，从木场走向石场在银座用餐。回到家中看到郁太朗寄来的信，报知大久保家中母亲重病消息。母亲跟威三郎一家住在一起，我不想前往探望，决心即使万一出事也不再露面。这不是今天我突然定夺、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在1874年年末离开余丁街的老房子搬到筑地的陋巷时，早就有此觉悟。我离开余丁街的来青阁时，就把那天当成了母亲的忌日

往威太郎那里，过去二十年都未曾书信往还，这次也没回信。知道当时威三郎所采取的态度究竟如何的如今只有酒井晴次一人，酒井已久无消息，可谓生死未卜。

1937年9月8日

南风轻拂，尘烟迷蒙。早上远远听见民众的欢呼声，从午睡中醒来，洗过脸时打开门一看是堂弟永井素川，一身夏服头戴巴拿马帽，说是西大久保伯母大人生命垂危马上跟我一道乘车前往，我曾经有事露过几回面，而且这是我一生的愿望，如此等等，语言轻柔，确实是毫无成见的劝说方法。我平时在心底便有了深深的觉悟，就彬彬有礼地回答让素川先行，我告诉

他我换一下衣服锁好家门，然后再前往探望，请放心好了。在游泳池游了一会儿就穿着浴衣出门来到浅草在松喜堂吃过晚饭，步行至驹形的河岩，夜色阑珊时才回到家中。

1937 年 9 月 9 日

下午雷鸣雨袭。酒井晴次前来告知母亲于昨晚断气的消息，酒井知道我跟威三郎的关系只来告诉了我事情的经过，说是葬礼除了我之外，由威三郎一家举行。一同出门在银座酒楼吃晚饭，在尾张街街角与酒井分手，在不二地下室跟空庵小田及其他诸位会面，雨停后凉气袭来。

（栏外用红笔写道）母亲大人鹭津氏，名恒。于文久元年辛酉九月四日出生于江户下谷御徒街，是硕儒毅堂先生的千金，明治十年（1877）七月十日嫁与毅堂的弟子永井久一郎为妻。生有一女三男，昭和十二年（1937 年）九月八日傍晚逝世于东京西大久保的家中，葬于杂司谷墓地永井家的陵墓里，享寿七十有六。特此追悼。秋雨绵绵，夜来独泣，今年的秋风夺我母命。

1937 年 11 月 3 日

下雨。从所谓的大日本中央文化联盟处邮送来以公爵鸟津某某的名义委任我担任该联盟评审员的善于辞令的印刷品。我马上回信，啊，我焚笔断文之日应不远矣。这一天我还接到了奇怪的明信片，一个名叫成岛武夫的人以柳北先生曾孙的名义，希望我归还昭和二年（1927 年）从大岛隆一先生处借阅

的柳北先生的日记和其他文稿，当时我已将它们还给了大岛先生，大岛先生竟对陈岛武夫说文稿至今还在永井那里，对此二位我分别寄信。入暮之后，雨消停歇，我来到银座三号的不二地下室用过晚餐，厅内有空庵通田的二子，我跟空庵一同步行至玉景，在九州亭小憩后回家。夜晚转暖有如春霄，从车中眺望番场河岸的夜景十分迷人。

1938 年 10 月 25 日

多云少风。秋来屡有提笔写小说之意，多因虑及社会风向遂束笔洗黑。自执笔完成《葛饰情话》后直到如今未曾向几而坐，仅只以读书跟校订旧著聊慰平生。晚上本想去浅草溜一趟，因骤雨阻隔于是留在家中。三更雨霁星明。

1939年 7 月 2 日

星期天。晴。枇杷熟了，石榴花开。四月时下种的风仙、大波斯菊类，因不适应地气，多未生芽，形将枯死。连雁来红也未发芽。初夜时分在日本桥花村用餐再往浅草。歌剧院下周上演战争题材的歌剧，因此来了一位普通服装的宪兵，检查预演。可知这一程度的干涉越来越苛刻严酷。谷中先生来，与女舞蹈演员一道，与森永交谈。归途月光如水。

1940 年 5 月 1 日

晴。早晨岩波店店员来谈。清扫庭院。午后平井来谈。黄昏至土州桥医院。院长深恐我自炊自饮过分疲劳，频频解说进

院静养的必要。本来想去浅草一访，因想起院长忠告，经过银座时就打道回府。我未雇女佣，过着单独炊饮的生活，发端于前年即 1938 年立春日，今已满整三年矣！

1942 年 3 月 1 日

多云但和暖。午后执笔。薄暮时分受岛中氏之邀抵上野莺谷的盐原楼。上野地铁站里面，小卖店鳞次栉比，但见有一对年轻男女相互俯偎，一副难以离舍的神情，两人皆热泪盈眶地沉默多时，只是一味地站着。两人的服饰容貌都相当出众。看上去似乎是中产阶级的子弟。我旁观了一会，想到如今的世上还有不忘恋情的人存在，不由窃喜。去年走笔题写的小说题目，是对恋爱的描写，因之我的喜悦尤为深切。我从远处凝视着两人的姿势、态度、表情，且有心尾随他们，但是约定的时间临近只好作罢，急匆匆地爬到车站出口，出口处有两部人力车在待客，我跳上了一辆。老车夫说每天的赚头就是五元上下。到了盐原，谷崎先生已至。岛中先生伴着《中央公论》的一位编辑松下先生前来。老板娘似的角色年岁在四十前后。女仆皆青春貌美，如花似玉。佳肴中留在记忆中的有烤鲷鱼、樱花望潮鱼、鲜鱼片、海鳗汁、荞麦面等，还端出了饭后米糕、豆馅糯米点心。应时珍馐可谓应有尽有。旗亭的这家盐原楼在我年轻时曾是艺人聚集的温泉旅馆。当时我跟神田讲武所的一位名叫小胜的女子时常来此结巫山云梦。门前的地面上秋荻猎猎，当时夜深人静时露湿衣袂的风情至今仍刻骨铭心。当时我感觉根岸一带依然古风犹存，仿佛有根岸古风的雅韵。

1943年 2月 5 日

立春是名不符实的，风犹寒彻，天气晴朗如洗，下午从丸之内乘上前往箕轮的电车抵达浅草。在合羽桥畔遇见两三年前受雇佣歌剧院的舞女。说是才刚从劳军表演的漂泊之旅归来。说是看见腌咸菜店有家常小笋卖，一买竟要百余元。我在浅草一带散步时总是携带着重重的包着布的箱子，碰见好物什就买回去。家常咸物之类，我家附近往浅草去的小巷里，美味者甚多。到歌剧院的后台休息室一看，二楼舞女的房间里，大伙儿仿佛沐浴过后，一角有三个人在玩骨牌，另一角一位哼着曲子的男子跟他的舞女情妇对着火盆，烤着干鱼之类的，正兴高采烈地吃着。日暮时分我出来乘地铁。

1943 年 5 月 17 日

细雨如烟。菊池宽设立的文学报国会，一声招呼也没打，就把我塞进其会员的名册。该会会长正是我深恶痛绝的德富苏峰。我本来想斥责武断地滥用他人名义的报恩会的不义，回过头想，若此反而可能增加竖子之名，遂作罢不顾。晚间雨霁，前往浅草买食品，归途在芝口的金兵卫小憩。女老板将配给的糙米放在一升装的坛中用竹棒捣杵，说是捣上一小时左右就成精白米了。

1944 年（荷风老人六十有六） 1月 2 日

星期天。晴好。跟贺年片一道，频频抵达的便是针砭时势的信件。悉皆未曾谋面之士的飞鸿。总括起来其大意可摘录如下：

现政府的方针依然模糊不定，究竟以什么为中心大事，相当不明确。现在包括文学杂志都禁止发行，以此推测，好像学术文艺乃无用之长物一般。文学无用观是妨碍思想的推进，阻碍文化的进步的。无异于把现代日本带回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如此愚不可及之举不知能否能得逞！若能得逞，则国家终究走向衰亡。如此一意孤行于愚昧举止的国家，单凭武力，就能成为东亚一霸么？现政府的小命可谓不再长久。云云。

下午，凌霜先生前来访晤。送给我苹果酱等。晚上翻阅从凌霜子处借来的依田学海的《谈海》。

1944 年 3 月 31 日

昨日小川来访，说是歌剧院面临解散，定于明日举行最后的表演，请务必前往之类。 5 点过后用罢晚餐，先乘地铁继而从田原街借黄昏的天光安步当车。一进入二楼舞女们的大房间，但见舞女们的梳妆镜台一个不剩，收拾得干干净净，只有两三个娘亲似的老婆子前来，拿着布包、道具、雨伞等离去。八点过后，终曲奏起，等待观众起身离去，馆主田代旋太郎把一群男女聚集在舞台上，说着告别的话，他在替后台乐队等致辞时，感慨万千，大放悲声。继之男女艺人四五十号一同含泪饮泣。舞女中回到房间收拾行装准备回去的也嘤嘤低泣。他们各自将住址的号码写在纸上相互交换以示惜别，这一情形跟几

天前报纸上关于解散的报道出现时我前来暗中观察时的情景迥然有别。我也不自觉地差点挤出了老泪。回想起来，我头次进入这里的后台，看到舞女们裸裎着玉体换衣服而惊喜万分，是在 1937 年的岁末，不觉也匆匆过去七年时光。歌剧院在浅草戏曲最时兴的高潮期，留下无数浅草风韵的浪荡冶游的情趣，成为最后的乐土，随着它的解散，那种牵人心旌的情怀就再也不能一掬其中滋味了。我六十岁时偶然发现这块别有洞天之所，有时几乎是每天都来游玩，那些业已成为永不回返的梦幻。我一人悄悄走出后台，但见冷风拂面的天空中挂着半轮残月，道路一片迷朦。乘地铁归去时，行进在关门闭户的商店街上，泪水不期然地夺眶而出，打湿了衣衫，可是我的头依然不自觉地转向六区的方向。直到去年，从歌舞伎剧院突然关门时起，对什么事情都特别感伤，目睹都市情调的消殒，同时我也祈愿此老朽之身尽早地故去。歌剧院后台的艺人们有的是那么素朴木讷，有的淫荡无赖为世人斥为无用之徒，却不像站在现代社会前沿的那些人那么狡猾奸诈、那么强横私欲、那么傲慢无礼。若与其深交确有值得可爱之处。如此一来，我在感慨世事多舛之时，必访此馆，与他们一道同饮同餐、倾心杂谈，以求得虚妄的慰藉，成为我一生中的常事。然而如今我晚年最后的安心处，都被解散，化为乌有，不觉悲从中来！

1945 年 1 月 16 日

晴天。早晨 10 点警报。下午木户先生来访。说是浅草商店街的火灾烧到了中段旧大增料理店，还有一间照相馆，说是

还延及到宇治里料理店一带。另外据街头巷议，说是马尼拉的陷落已为时不远，应该会在本年 8 月左右结束。读《西洋绘画简史》。

1945 年 3 月 30 日

街委会的男会员跑来惊呼罹灾的处所已经焚烧，请集中到仲街的国民学校去。前往一瞧，幸逢对面牙科医生岩本先生及其家人。用过一块饭团，饮过茶，旭日初升，霞光四射，寒风不再烈似昨夜，然而今天仍寒彻肌肤。我计算首先到代代木的杵屋五叟家去暂谋置身之所，于是前往三河台电车站，可是根本不见电车运行的样子。到六本本的岗亭打听，说是从青山一丁目到涩谷站有电车，于是我依言来到涩谷，可是省线的卖票处十分混杂，难以近前。在寒风簌簌中站在路上等公车前来，过了半个多小时，在上午 10 点过后终于来到五叟家中，跟他一起用午饭。饭后五叟携二子去看珍奇馆的焚烧旧址，我钻进被炉内一睡。昨晚一直站在路上提着布包一直走到青山一丁目，弄得筋骨酸疼、困乏不堪。嗨，我就身上这一套衣服，成为无居家无藏书之身。我曾经隐栖于珍奇馆，亲近于文墨，细数起来，已历二十六年之久。然而这两三年随着老境逼迫，日渐不堪扫尘庭之累。因为战争可供雇佣下仆的几乎没有，而且园丁也不来，在大雪纷飞堆塞路径的早晨，若无清扫之人往往一筹莫展，如此情境，常使我一念起来，恨不得马上卖了藏书，一身轻松地往进老人公寓，真的是不如等死于公寓一室洒脱些。昨夜又遭火患，无一物随身，反而不知老后安心之基础

何在。如此则三十余年前我游历欧美时，购得的诗集小说及枕旁之书卷恐怕再也不能到手，如此想来爱惜之情难以忍受。暮昏时分，五叟携三子归来，叙说市内见闻。大致如下：

> 昨夜烈火几乎将东京整个市区化为灰烬。北自千住，南到芝区，几乎到了田街。浅草观音堂、五重塔、公园六区的演出街、吉原游廓均烧毁，芝增上寺及灵庙均化为乌有。在明治剧院避难的悉数烧死。本所深川的街道、龟井户天神、向岛一带、玉井的色里均归为乌有。到了午夜两点就寝。熄灯后闭上眼睛尤见火星在黑暗中纷纷飞舞，尤闻风声啾啾呜咽个不停。不久幻影慢慢消失，不觉进入梦乡。

1945 年 5 月 5 日

阴天。上午前往麻布区公所。途中经过市兵卫街的旧宅颓迹，见一队士兵正在四处挖大大的地洞。向一士官模样的男子询问，市民原有房地的烧残处，军队可以随意征用，详情请向麻布区公所防卫科咨询。军部如此横暴放肆，愚昧之至，真令人万分愤慨，只剩将它们完全抛弃这一招了。我们为了复仇，惟有对日本采取冷漠、不关心的态度。

1945 年 6 月 2 日

拂晓三时半许在小雨淅沥中，与菅原夫妇一道，再次前往涩谷站，仍取不得车票，情形与昨日相仿。想尽方策回到驹

场，上午 8 点第三次前往，终于好不容易从车站职工那里领到车票。其手续之不便以及繁琐芜杂，实出人意表。国内公务人员之素质低下仅由此则可见一斑。跟菅原夫妇一道，在宅氏兄弟的相送下，挤进涩谷站的剪票口已是下午一点半左右。乘山手省线，过品川站，抵东京站，乘上罹灾灾民往大阪的专列。乘客不如想像中那么拥挤，我们三人均有位落坐，实是不幸中之万幸。下午四时半列车开始离开站台。发车时也不鸣汽笛，没有任何声响就离都市而去，其悲凉之感尤觉沉厚。到滨松时太阳完全下山，又是细雨霏霏。我在 1921 年秋跟亡友左团次一行共赴京都游玩，那之后就一次也未接触过东海道的风景。真是感慨无量，无从起笔。

1945 年 6 月 28 日

晴天。旅馆的女老板说，燕子昨日离巢未归，恐怕今天有不祥之兆，必有变异，须做好避难的准备。果然是夜两点许，冈山街遭空袭，火光冲在，一时四方火起。警报的鸣笛未鸣，市民尚在睡眠中，突然听到爆炸声始仓皇逃后。我走在旭川的堤岸上靠近铁桥，匍匐在河滩的沙地上，方可九死一生。

1945 年 8 月 14 日

晴天。早晨 7 点谷崎润一郎来邀，往东出行。过两三街到一座桥。隔溪远眺，似乎与冈山后边乐园一带的景色类似。之后向人打听，方知此处乃流经冈山的旭川上流。其水色山影相似得惊人，实在令人诧异。正午受邀至谷崎家的房舍用过午

饭，是用小豆米做成的东京味道的红饭。我在谷崎的劝诱下，几乎要离开冈山移居此一宝地了。然广崎冈山等处的市街已次第化为焦土，人心日益浮躁不稳，米粮之外日用的蔬菜已不再配给，外乡的灾民几乎难以找到食物，虽事已至此也不便长久搅扰谷崎一家。我说明早我回冈山到车站看看问问车票的事，明早 5 点若不到就难以从命了。我把此事告知谷崎，回至旅馆暂作午休。上灯时谷崎那边遣人过来，说是津山街买来了牛肉叫我赶紧过去。匆忙赶到小野旅馆，日本酒还暖乎乎的。老板娘不善酌饮。谈话颇多意兴。九点过后辞别回到客舍。深更时分警报鸣起，卧床懒起。

1945 年 8 月 15 日

天阴风凉。客舍的早饭是鸡蛋、葱汁、烤小桃花鱼、茄香菜等。火车票是经谷崎君之手想法购得的。饭后抵谷崎君的寓所。杂谈当中火车时刻临近。约定再会的佳期，相送时同行在小道上到停车场，乘上上午 11 点 20 分的火车。可是车中并不十分杂沓。凉风从窗口吹入，比起炎热的来路，就好忍受多了。在新见车站换乘，出发之际食用谷崎夫人赠送的便当。在白米上盖上海菜加牛肉。不由欣喜自胜。食后稍有睡意小盹，经过几处山间的小站，很快就把西总社跟仓敷的车站抛在后面。在农家的庭院里，夹竹桃花正盛，稻田间可见莲花绽放。下午两点安全抵达冈山站。在焚烧过街道的水管旁洗脸，走走歇歇回到了三门的寓舍。S 君夫妇告诉我，今天正午电台广播说，日美战争忽然结束，已经发表了公告。真是太好了！日暮

时分染坊的婆子前来，拿来鸡肉、葡萄酒等，在停战的庆祝席上大家均酩酊大醉后就寝。

（栏外毛笔添写）正午战争结束。

1945 年 8 月 17 日

晴天。读到天皇降书。自停战协议发表后，门巷清寂。几乎难以窥知市区动静。邻居说，他想去津山到车站去了一趟，可是员工不上班，似乎火车几乎都停运了。

1945 年 8 月 18 日

食品越来越缺乏。早上喝汤，中午跟晚饭仅有稀饭跟蔬菜进口。虽说如此，由于不再听到空袭警报的声音，已是莫大的幸福。晚饭后，月色迷人，遂同 S 夫妇同登三门神社的小山。夜色清凉如水。归途中与染衣店的老婆婆相遇。此媪特别热情，看上去人缘极好，不仅为我周旋借宿的二楼房间，而且其后不时送赠蔬菜小麦粉之类。是夜买了黄瓜酸解馋。

1945 年 9 月 22 日

天阴无风。窗外的山芋地里终日虫声不绝，种过马铃薯的旱地耙得很匀，冬菜已经萌芽。因不堪忍受稀饭裹腹，只好昼夜卧床读书消磨时间，在不太寒冷的时候，本想提起笔写一两篇放着，由于空腹之故缺乏气力，加之阅读的书籍也不多，就翻开了帝国文库本的《高僧传》，可是兴趣平平不堪卒读。因为没死才无奈地活着，应该说是表达了我的一生，近暮时分雨

淅沥地下起不见止歇。邻居家的广播报导在 17 日半夜的风雨中，九州一带损失更大。

1945 年 9 月 28 日

昨夜风雨袭来，直至今晨十点左右才平静下来，可是天空依然阴沉沉地，海面跟山顶都阴暗一片。吃午饭时，听到窗外的山芋地里，邻居家的交谈。说是昨天早晨，天皇陛下穿着晨服，带着随从数人乘着不大起眼的轿车来到赤坂灵南坂下的美国军营，跟麦克阿瑟元帅会面，听说战败国的命运与天子蒙尘的坏消息其惨状可以说到了极点。我不由想起中国历史中的一页，当南宋朝室灭亡时，其天子到金国的大营中求和就那样成了俘虏，不由哀从中来。几年前日美战争开始时，德意志成立了独裁政体，愤恨贿赂流行世道的人们，聚拢起来安慰各自难以排遣的愤慨之情。这种奇奇怪怪的社会中想见的无不可以见到，足以令人解颐之事不仅浅草的戏剧未能很好设计，就是目睹长脚的马、有冠的鸟时，也不可能站得远远地避开，这是太平盛世的百姓无法了解之处。吃着配给的米，忍受着空腹的饥饿便是日本人的特权么？有时不由得解嘲一番，事实上它比起预想程度更深，我们时至今日就是在梦中也无法推测日本的天子会微服屈尊来到美国兵营去请和谢罪。细想起来在幕府灭亡时，将军德川庆喜所采取的态度比起今天的天皇陛下来更为名誉扫地。今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的理由何在呢？在幕府瓦解时，幕府的家臣愿意牺牲性命有一批忠贞的臣子，与此相反在昭和时期的现代可以说军人与官吏中缺少一位堪与胜海舟媲美

的智勇双全的好臣子。今天日本可能灭亡的征兆显著表现在1923年东京地震前后社会的各方面的表现。我并非一位世人所谓的爱国者，也不是一位英美的崇拜者，只是看见被虐待的人常感到悲悯，仅只不过是我不能抑制救助弱者平抑强者的感觉罢了，在此我记下无用的赘言，让笔尖磨损的笔更加难以走笔，探究出其原因所在。

1946年1月16日

晴天。早晨把行李堆到卡车上，五叟的妻子长男、女儿乘次车于上午十一点后离开热海，我跟五叟的次子以及田中老人乘上一点四十分从热海出发的临时列车，乘客并不拥挤，傍晚六点抵达市川站。日已西垂，暮色四合，步行至菅野258号的出租房里。卡车好久不到，八点过后，五叟的老婆来告知汽车在途中老是发生故障，她就从横滨乘省县电车到此。长子十点过后抵达，说是卡车已很难行进，车已到目黑车库，司机明朝修好车随后赶来。没有被褥，没有粮米，只好急忙向邻家借用，熬过了这可怜的一夜。

1948年1月9日

天气晴暖。下午乘省县电车到达浅草站，又乘开往三轮的电车从菊屋桥进入公园。战灾后三年，我今天首次踏上东京的土地，菊屋桥角宗元寺门前的石质布袋和尚依然无恙，木马馆一如往昔，旁边的小屋墙上挂着招牌，上面是女性的裸体，洛克歌剧院上演着跟原来的歌剧院相似的歌舞剧与戏剧，木板上

写着六十元一张票，公园内外散步的人络绎不绝，跟战争前一样，又乘省县电车回去在龟户平井一带的街道上自在地散步。

1949 年 10 月 11 日

天晴，没有云翳。下午突然想起一事，至新桥乘地铁出虎门上灵南坡，在老房子周围散步。灵南坡美国大使馆后门前是美国宪兵的巡察处，正对面是日本警察的小房子，市兵卫街大道两侧的深院大宅成了美国将军的住宅。从我老家拐角的府第大门上，如今已改成克罗耐尔某某五百 ×× 号，在老房子的宅基上看到两三个建筑工的身影正忙着设计日本住宅。门前的田岛先生入住在假普请平家建的房子里，恰好他的妻子站在纸拉门外向我致意，我就沿着山坡上的小路前往道源寺坡方向。在长谣大师山田顺平的未曾烧尽的老宅门前依然如昔地挂着往时的门牌，走下坡路，西光寺已经改建一新，山崖下箪笥街的小巷里没有人家，荒败的旧地都成了菜园，但见葱叶青青。山崖被杂草深深地覆盖，在战灾之后，前来探寻反而减少了几分凄惨的感觉，就像我 1920 年从筑地迁移时那样，周围一片清寂，从灵南坡上这一带几乎没有行路人。东久尔官邸内的房屋已经焚烧殆尽，门前路旁的老樱树半枯着留了下来。从箪笥街的小巷来到电车大道，两侧皆是临时板房的商店毗连，直通到溜池大街，我不由想起一幕旧起光景。突然一家商店中有人喊我的名字，往前一看，原来是以前常来此买东西的药店老板。赤坂电话局邻居的盆景店西花园已变成了花店，菊花簇簇排在一起，在溜池四角乘上前往新桥的电车，恰好碰上一对美国步兵

抗着军旗过来，电车停止运行达二三十分钟之久。步行到新桥时，日已西垂，暮霭苍然。银座大街上已是灯火通明，行人熙攘。偶然遇上旧友万本先生。两人到不二屋喝茶，出门时已是七点，从有乐街乘省县电车回家。

1952年11月3日

天晴。早上八点岛中先生乘坐新买的汽车前来迎接。早上十点先是抵达文部省的人事处，从那里直到接受文化勋章前经过如下。从坂下门进皇城，在皇宫大门处乘电梯被引至楼上的一个房间，由冈野文相介绍给首相等诸位。聆听过接受勋章的程序礼仪的说明后，到另一大厅拜见玉座，玉座右侧的窗边是吉田首相，左侧站着冈野文相，由吉田首相颁发装在箱中的勋章和奖状。

再回到起初仿佛休息室的房间，由相关的部局官员解开勋章绶带，挂在受奖者的脖子上，不一会儿被带到餐厅。

餐桌上已摆好就席者的名录。紧靠我的左席是高松宫宣仁亲王，他的左边便是天皇陛下，我的右邻是梅原先生。酒是一色的日本酒，佳肴是肉汁灼海虾、炸方头鱼、牛肉炖蔬菜。水果是夹栗泥布丁，还有葡萄、香蕉。用餐完毕在旁边的房间饮用咖啡跟日本茶，尽心畅谈，熊谷博士谈结核病的话题、治疗的话题。朝永博士谈到原子物理学，以及实验机械的费用宠大的问题。辻博士提出一大假想说亲鸾上人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安井先生谈到法国画家罗特累克跟邻木春信版画。以上诸位的谈话可谓妙趣横生，我便不再多言。平生木讷的我感觉

到因此反而卸下了重担，走到门外是报纸摄影记者等候摄影，之后在起初的会客厅再饮日本茶，至此勋章授与仪式结束，时间是下午三点。乘岛中先生的汽车到山王下的八百善。静候相矶凌霜子、川尻清潭先生、久保田万太郎先生光临举行晚宴。

1952 年 12 月 31 日

天晴。特别文化贡献者，准备给年薪五十万日元，其后便不再有任何通知。不知为何，值得一哂。晚上跟银座曼哈顿的三位吧女一道参拜浅草观音堂。回家时已是拂晓三点半。月明星稀。

